



# 藻集

857.63  
925-34

3

蛤  
藻  
集

老  
舍  
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3 0619 6152 4

集 藻 蛤

版初月一十年五廿國民  
版四月三年五十三國民  
角九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老舍

印翻准不\*棧作著有

(104P.)

給 D213

## 序

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一中篇；都是在青島寫成的。取名「蛤藻」無非見景生情。住在青島，看海很方便：潮退後，每攜小女到海邊上去；沙灘上有的是蛤殼與斷藻，便與她拾着玩。拾來的蛤殼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於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來再送到水中去。記得在艾爾蘭海邊上同着一位朋友閒逛，走到一塊沙灘，沙子極細極多，名爲天鵝絨灘。時近初秋，沙上有些斷藻，葉短有豆，很像聖誕節時用的 *Mistle-toe*。據那個友人說，踩踐這種小豆是有益於脚的，所以我們便都赤足去踏，豆破有聲，怪覺有趣。在青島，我還沒遇上這樣的藻，於是和小女也就少了一種赤足的遊戲。

設若以蛤及藻象徵此集，那就只能說出奇的蛤殼是不易拾着，而那有豆兒且有益於身體的藻也還沒能找到。眼高手低，作出來的東西總不能使自己滿意，一點不是謙虛。

讀者若能不把牠們拾起來再馬上送到水中去，像我與小女拾海藻那樣，而是像蛤殼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評，便榮幸非常了！

老舍序於青島。二十五年雙十節

# 目次

老字號	一
斷魂槍	二
聽來的故事	三
新時代的舊悲劇	四
且說屋裏	五
新韓穆烈德	六
哀啓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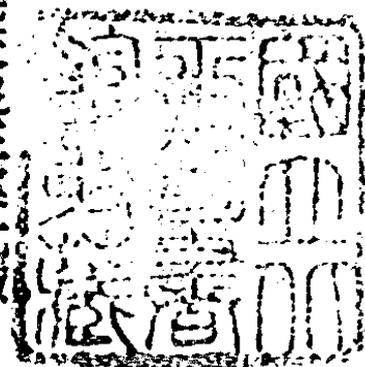
## 老字號

錢掌櫃走後，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現在很拿點事——好幾天沒正經吃飯。

錢掌櫃是綢緞行公認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認的老字號。辛德治是錢掌櫃手底下教練出來的人。可是他並不專因私人的感情而這樣難過，也不是自己有什麼野心。他說不上來爲什麼這樣怕，好像錢掌櫃帶走了一些永難恢復的東西。

周掌櫃到任。辛德治明白了，他的恐怖不是虛的。「難過」幾乎要改成咒罵了。周掌櫃是個「野雞」三合祥——多少年的老字號——要滿街拉客了。辛德治的嘴撇得像個煮破了的餃子。老手，老字號，老規矩——都隨着錢掌櫃的走了，或者永遠不再回來。錢掌櫃那樣正直，那樣規矩，把買賣作賠了。東家不管別的，只求年底下分紅。

多少年了，三合祥永遠是那麼官樣大氣：金匾黑字，綠裝修，黑櫃藍布圍子，大杌凳包



着藍呢子套，茶几上永放着鮮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燈節纔掛上四隻宮燈，垂着大紅穗子；此外，沒有半點不像買賣地兒的胡鬧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沒有打過價錢，抹過零兒，或是貼張廣告，或者減價半月；三合祥賣的是字號。多少年了，櫃上沒有吸煙捲的，沒有大聲說話的；有點響聲只是老掌櫃的咕嚕水煙與咳嗽。

這些，還有許許多多可寶貴的老氣度，老規矩，由周掌櫃一進門，辛德治看出來，全要完。周掌櫃的眼睛就不規矩，他不低着眼皮，而是滿世界掃，好像找賊呢。人家錢掌櫃，老坐在大杌凳上合着眼，可是哪個伙計出錯了口氣，他也曉得。

果然，周掌櫃——來了還沒有兩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戲的棚子；門前繫起血絲胡拉的一座彩牌，「大減價」每個字有五尺見方，兩盞煤氣燈，把人們照得臉上發綠，好像一羣大煙鬼。這還不夠，門口一檔子洋鼓洋號，從天亮吹到三更；四個徒弟，都戴上紅帽子，在門口，在馬路上，見人就給傳單。這還不夠，他派定兩個徒弟專管給客人送煙遞茶，哪怕是買半尺白布，也往後櫃讓，也遞香煙；大兵，清道夫，女招待，都燒着煙捲，把屋裏燒

得像個佛堂。這還不夠，買一尺還饒上一尺，還贈送洋娃娃，伙計們還要和客人隨便說笑；客人要買的，假如櫃上沒有，不告訴人家沒有，而拿出別種東西硬叫人家看；買過十元錢的東西，還打發徒弟送了去，櫃上買了兩個一走三歪的自行車！

辛德治要找個地方哭一大場去在櫃上十五六年了，沒想到過——更不用說見過了——三合祥會落到這步田地！怎麼見人呢？合街上有誰不敬重三合祥的伙計們晚上出來，提着三合祥的大燈籠，連巡警們都另眼看待。那年兵變，三合祥雖然也被搶一空，可是沒像左右的鋪戶那樣連門板和「言無二價」的牌子都被摘了走——三合祥的金匾有種尊嚴！他到城裏已經二十來年了，其中的十五六年是在三合祥，三合祥是他第二家庭，他的說話，咳嗽與藍布大衫的樣式，全是三合祥給他的。他因三合祥，也為三合祥而驕傲。他為鋪子去索債，都被人請進去喝碗茶；三合祥雖是個買賣，可是照顧主兒似乎是些朋友。錢掌櫃是常給照顧主兒行紅白人情的。三合祥是「君子之風」的買賣，門筧上常坐着附近最體面的人；遇到街上有熱鬧的時候，照顧主兒的女眷們到這裏向老掌櫃

借個座兒。這個光榮的歷史，是長在辛德治的心裏的。可是現在？

辛德治也並不是不曉得，年頭是變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鋪戶說，多少家已經把老規矩捨棄，而那些新開的更是提不得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過規矩。他知道這個。可是因此他更愛三合祥，更替牠驕傲，牠是人造絲品中唯一的一匹道地大緞子，彷彿是假如三合祥也下了橋，世界就沒了，現在三合祥和別人家一樣了，假如不是更壞！

他最恨的是對門那家正香村掌櫃的，踏拉着鞋，叨着煙捲，鑲着金門牙。老闆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兒裏還帶着，幾個男女小孩，成天出來進去，進去出來，打着南方話雞雞叭叭，不知喊些什麼。老闆和老闆娘吵架也在櫃上，打孩子，給孩子吃奶，也在櫃上。摸不清他們是作買賣呢，還是幹什麼玩呢，只有老闆娘的胸口老在櫃前陳列着是件無可疑的事兒。那羣伙計，不知是從那兒找來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綢緞的。有的貼着太陽膏，有的頭髮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絲眼鏡。再說那份兒厭氣：一年到頭老是大減價，老懸着煤氣燈，老磨着留聲機。買過兩元錢的東西，老闆便親自讓客人吃塊酥糖；不吃，他能往

人家嘴裏送什麼東西也沒有一定的價錢，洋錢也沒有一定的行市。辛德治永遠不正眼看「正香村」那三個字，也永不到那邊買點東西。他想不到世上會有這樣的買賣，而且和三合祥正對門！

更奇怪的，正香村發財，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難道買賣必定得不按着規矩作纔行麼？果然如此，何必學徒呢？是個人就可以作生意了！不能是這樣，不能三合祥到底是不會那樣的！誰知道竟自來了個周掌櫃，三合祥的與正香村的煤氣燈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牠們是一對兒！三合祥與正香村成了一對！這莫非是作夢麼？不是夢，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櫃的辦法走。他得和客人賄扯，他得讓人吸煙，他得把人誑到後櫃，他得拿着假貨當真貨賣，他得等客人爭競纔多放二寸，他得用手術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來一塊！他不能受這個！

可是多數的伙計似乎願意這麼作。有個女客進來，他們恨不能把她圍上，恨不能把全鋪子的東西都搬來給她瞧，等她買完——那怕是買了二尺塘布——他們恨不能把

她送回家去。周掌櫃喜愛這個，他願意看伙計們折跟頭，打把式，更好能在空中飛。

周掌櫃和正香村的老闆成了好朋友。有時候還湊上天成的人們打打麻雀。天成也是本街上的綢緞店，開張也有個四五年了，可是錢掌櫃就始終沒招呼過他們。天成故意的和三合祥打對仗，並且吹出風來，非把三合祥頂爬下不成。錢掌櫃一聲也不出，只偶爾說一句：咱們作的是字號。天成一年倒有三百六十五天是紀念大減價。現在天成的人們也過來打牌了。辛德治不能管理他們。他有點空閒，便坐在櫃裏發楞，面對着貨架子——原先架上的布匹都用白布包着，現在用整幅的通天扯地的作裝飾，看着都眼暈，那麼花紅柳綠的三合祥已經沒了，他心裏說。

但是，過了一節，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櫃了。節下報賬，雖然沒賺什麼，可是沒賠。周掌櫃笑着給大家解釋：「你得記住，這是我的頭一節呀！我還有好些沒施展出來的呢。還有一層，紮牌樓，賃煤氣燈……那個不是錢呢？所以呀！」他到說上勁來的時節總這麼「所以呀」——日後無須紮牌樓了，咱會用新的，還要省錢的辦法，那可就有了賺頭，所以呀！」

辛德治看出來，錢掌櫃是回不來了；世界確是變了。周掌櫃和天成、正香村的人們說得來，他們都是發財的。

過了節，檢查日貨嚷嚷動了。周掌櫃瘋了似的上東洋貨。檢查的學生已經出來了，他把東洋貨全擺在大面上，而且下了命令：「進來買主，先拿日本布；別處不敢賣，咱們正好作一批生意。看見鄉下人，明說這是東洋布，他們認這個；對城裏的人，說德國貨。」

檢查的學生到了。周掌櫃臉上要笑出幾個蝴蝶兒來，讓吃煙，讓喝茶。「三合祥，衝這三個字，不是賣東洋貨的地方，所以呀！諸位看吧！門口那些有德國布，也有土布；內櫃都是國貨綢緞，小號在南方有聯號，自辦自運。」

學生們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櫃笑了：「張福來，把後邊剩下的那匹東洋布拿來。」布拿來了。他扯住檢查隊的隊長：「先生，不屈心，只剩下這麼一匹東洋布，跟先生穿的這件大衫一樣的材料，所以呀！」他回過頭來，「福來，把這匹料子扔在街上去！」

隊長看着自己的大衫，頭也沒擡，便走出去了。

這批隨時可以變成德國貨，英國貨的日本布賺了一大筆錢。有識貨的人，當着周掌櫃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櫃會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貨去！難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嗎？」然後對買主：「什麼人要什麼貨，白給你這個，你也不要，所以呀！」於是又作了一號買賣，客人臨走好像直怪捨不得周掌櫃。辛德治看透了，作買賣打算要賺錢的話，得會變戲法和說相聲。周掌櫃是個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這兒幹，他越佩服周掌櫃，心裏越難過。他的飯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穩一些，他得離開這樣的三合。祥。

可是，沒等到他在別處找好位置，周掌櫃上天成領櫃去了。天成需要這樣的人，而周掌櫃也願意去，因為三合祥的老規矩太深了，彷彿是長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力。辛德治送出周掌櫃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塊心病。

對於東家們，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計的資格，是說幾句話的，雖然不一定發生什麼效力。他知道哪位東家是更老派些，他知道怎樣打動他。他去給錢掌櫃運動，也託

出錢掌櫃的老朋友們來幫忙。他不說錢掌櫃的一切都好，而是說錢與周二位各有所長，應當折中一下，不能死守舊法，也別改變的太過火。老字號是值得保存的，新辦法也得學着用。字號與利益兩顧着——他知道這必能打動了東家們。

他心裏，可是，另有個主意。錢掌櫃回來，一切就都回來，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麼也不是。他想好了：減去煤氣燈，洋鼓洋號，廣告，傳單，煙捲；至必不得已的時候，還可以減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筆開銷。況且，不出聲而賤賣，尺大而貨物道地。難道人們就都是傻子嗎？

錢掌櫃果然回來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氣燈，三合祥恢復了昔日的肅靜，雖然因為歡迎錢掌櫃而懸掛上那四個宮燈，垂着大紅穗子。

三合祥掛上宮燈那天，天成號門口放上兩支駱駝，駱駝身上披滿了各色的綵條，駝峯上安着一明一滅的五彩電燈。駱駝的左右關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錢，湊足了十個人就開彩，一毛錢有得一匹摩登縐的希望。天成門外成了廟會，擠不動的人。真有笑嘻嘻夾走

## 一匹摩登綉的嗎！

三合祥的門凳上又罩上藍呢套，錢掌櫃眼皮也不擡在那裏坐着。伙計們安靜的坐在櫃裏，有的輕輕撥弄算盤珠兒，有的徐緩的打着哈欠，辛德治口裏不說什麼，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兒能不進來一個買主。偶爾有人在外邊打一眼，似乎是要進來，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邊走去。有時候已經進來，看了貨，因為不打價錢，又空手走了。只有幾位老主顧，時常來買點東西；可也有時候只和錢掌櫃說會兒話，慨嘆着年月這樣窮，喝兩碗茶就走，什麼也不買。辛德治喜歡聽他們說話，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曉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會回來了；這條街只有天成「是一個買賣」。

過了一節，三合祥非減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淚和錢掌櫃說：「我一人幹五個人的活，咱們不怕！」老掌櫃也說，「咱們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準備次日幹五個人的活。

可是過了一年，三合祥倒給天成了。

## 斷魂槍

「生命是鬧着玩，事事顯出如此；從前我這麼想過，現在我懂得了。」

沙子龍的鑲局已改成客棧。

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砲聲壓下去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半醒的人們，揉着眼，禱告着祖先與神靈；不大會兒，失去了國土、自由與權利。門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槍口還熱着。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麼用呢；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啊！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祕，有了火車呀，穿墳過墓的破壞着風水。棗紅色多穗的鑲旗，綠鯊皮鞘的鋼刀，響着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聽說，有人還要殺下

皇帝的頭呢！

這是走鑲已沒有飯喫，而國術還沒被革命黨與教育家提倡起來的時候。

誰不曉得沙子龍是短瘦、利落、硬棒，兩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可是，現在他身上放了肉。鑲局改了客棧，他自己在後小院佔着三間北房，大槍立在牆角，院子有幾支樓鶻。只是在夜間，他把小院的門關好，熟習熟習他的「五虎斷魂槍」。這條槍與這套槍，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帶，給他創出來：「神槍沙子龍」五個字，沒遇見過敵手。現在，這條槍與這套槍不會再替他增光顯勝了；只是摸摸這涼滑、硬而發顫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難過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間獨自拿起槍來，纔能相信自己還是「神槍沙」。在白天，他不大談武藝與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

在他手下創練起來的少年們還時常來找他。他們大多數是沒落子的，都有點武藝，可是沒地方去用。有的在廟會上去賣藝；踢兩趟腿，練套傢伙，翻幾個跟頭，附帶着賣點大力丸，混個三吊兩吊的。有的實在閒不起了，去弄筐果子，或挑些毛豆角，趕早兒在街上論

斤吆喝出去。那時候，米賤肉賤，肯賣膀子力氣本來可以混個肚兒圓；他們可是不成；肚量既大，而且得喫口當事兒的，乾饅饅辣餅子嚥不下去。況且他們還時常去走會：五虎棍、開路、太獅少獅……雖然算不了什麼——比起走鏢來——可是到底有個機會活動活動，露露臉。是的，走會捧場是買臉的事，他們打扮的得像個樣兒，至少得有條青洋縐褲子，新漂白細市布的小褂，和一雙魚鱗洒鞋——頂好是青緞子抓脚虎靴子。他們是神槍沙子龍的徒弟——雖然沙子龍並不承認——得到處露臉，走會得賠上倆錢，說不定還得打場架。沒錢，上沙老師那裏去求。沙老師不含忽，多少不拘，不讓他們空着手兒走。可是，爲打架或獻技去討教一個招數，或是請給說個對子——什麼空手奪刀，或虎頭鉤進槍——沙老師有時說句笑話，馬虎過去：「教什麼？拿開水澆吧！」有時直接把他們逐出去。他們不大明白沙老師是怎麼了，心中也有點不樂意。

可是，他們到處爲沙老師吹騰，一來是願意使人知道他們的武藝有真傳授，受過高人的指教；二來是爲激動沙老師：萬一有人不服氣而找上老師來，老師難道還不露一兩

手真的麼？所以沙老師一拳就砸倒了個牛！沙老師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並沒使多大的勁！他們誰也沒見過這種事，但是說着說着，他們相信這是真的了，有年月，有地方，千真萬確，敢起誓！

王三勝——沙子龍的大夥計——在土地廟拉開了場子，擺好了傢伙，抹了一鼻子茶葉末色的鼻烟，他掄了幾下竹節鋼鞭，把場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沒向四圍作揖，又着腰念了兩句：「脚踢天下好漢，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圍掃了一眼：「鄉親們，王三勝不是賣藝的；玩藝兒會幾套，西北路上走過鑲，會過綠林上的朋友。現在閒着沒事，拉個場子陪諸位玩玩。有愛練的儘管下來，王三勝以武會友，有賞臉的，我陪着。神槍沙子龍是我的師傅；玩藝地道！諸位，有願下來的沒有？」他看着，準知道沒人敢下來，他的話硬，可是那條鋼鞭更硬，十八斤重。

王三勝，大個子，一臉橫肉，弩着對大黑眼珠，看着四圍。大家不出聲。他脫了小褂，緊了緊深月白的腰裏硬，把肚子殺進去。給手心一口吐沫，抄起大刀來：

「諸位，王三勝先練趟瞧瞧。不自練，練完了，帶着的扔幾個；沒錢，給喊個好，助助威。這兒沒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弩出多高，臉上繃緊，胸脯子鼓出像兩塊老樺木根子。一蹶脚，刀橫起，大紅纓子在肩前擺動。削砍劈撥，蹲越閃轉，手起風生，忽忽直響。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轉，身灣下去，四圍鴉雀無聲，只有纓鈴輕叫。刀順過來，猛的一個蹶泥，身子直挺，比衆人高着一頭，黑塔似的收了勢。「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圍稀稀的扔下幾個銅錢，他點點頭。「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舊是那幾個亮而削薄的銅錢，外層的人偷偷散去。他嚥了口氣。「沒人懂！」他低聲的說，可是大家全聽見了。

「有工夫！」西北角上一個黃鬍子老頭兒答了話。

「啊？」王三勝好似沒聽明白。

「我說你——有——工——夫！」老頭子的語氣很不得人心。

放下大刀，王三勝隨着大家的頭往西北看。誰也沒看起這個老人；小乾巴個兒，披着

件粗藍布大衫，臉上窩窩瘍瘍，眼陷進去很深，嘴上幾根細黃鬚，肩上扛着條小黃草辮子，有筷子那麼細，而絕對不像筷子那麼直順。王三勝可是看出這老傢伙有工夫，腦門亮，眼睛亮，眼眶雖深，眼珠可黑得像兩口小井，深深的閃着黑光。王三勝不怕，他看得出別人有工夫沒有，可更相信自己的本事，他是沙子龍手下的大將。

「下來玩玩，大叔！」王三勝說得很得體。

點點頭，老頭兒往裏走。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膊不大動；左脚往前邁，右脚隨着拉上來，一步步的往前拉扯，身子整着，像是患過癱瘓病。蹭到場中，把大衫扔在地上，一點沒理會四圍怎樣笑他。

「神槍沙子龍的徒弟，你說好，讓你使槍吧；我呢？」老頭子非常的乾脆，很像久想動手。

人們全回來了，鄰場耍狗熊的無論怎敲鑼也不中用了。

「三截棍進槍吧？」王三勝要看老頭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隨便就拿得起來的傢伙。

老頭子又點點頭，拾起傢伙來。

王三勝弩着眼，抖着槍，臉上十分難看。

老頭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兩個香火頭，隨着面前的槍尖兒轉，王三勝忽然覺得不舒服，那倆黑眼珠似乎要把槍尖吸進去！四外已圍得風雨不透，大家都覺出老頭子確是有威，爲躲那對眼睛，王三勝耍了個槍花。老頭子的黃鬍子一動：「請——王三勝一扣槍，向前躬步，槍尖奔了老頭子的喉頭去，槍纓打了一個紅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將身微偏，讓過槍尖，前把一掛，後把擦王三勝的手，拍拍，兩響，王三勝的槍撒了手。場外叫了好。王三勝連臉帶胸口全紫了，抄起槍來，一個花子，連槍帶人滾了過來，槍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頭子的眼亮得發着黑光，腿輕輕一屈，下把掩檔，上把打着剛要抽回的槍杆，拍槍又落在地上。

場外又是一片彩聲。王三勝流了汗，不再去拾槍，弩着眼，木在那裏。老頭子扔下傢伙，拾起大衫，還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過來拍了王三勝一下：「還

得練哪，夥計！

「別走！」王三勝擦着汗：「你不離，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樣，你敢會會沙老師？」

「就是爲會他纔來的！」老頭子的乾巴臉上皺起點來，似乎是笑呢。「走；收了吧；晚飯我請！」

王三勝把兵器攏在一處，寄放在變戲法二麻子那裏，陪着老頭子往廟外走。後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們罵散。

「你老貴姓？」他問。

「姓孫哪，」老頭子的話與人一樣，都那麼乾巴。「愛練；久想會會沙子龍。」

沙子龍不把你打扁了！王三勝心裏說。他腳底下加了勁，可是沒把孫老頭落下。他看出來，老頭子的腿是老走着查拳門中的連跳步；交起手來，必定很快。但是，無論他怎樣快，沙子龍是沒對手的。準知道孫老頭要喫虧，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孫大叔貴處？」

「河間的，小地方。」孫老者和氣了些：「月棍年刀一輩子槍，不容易見工夫說真的，你那兩手就不壞！」

王三勝頭上的汗又回來了，沒言語。

到了客棧，他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師不在家，他急於報仇。他知道老師不愛管這種事，師弟們已碰過不少回釘子，可是他相信這回必定行，他是大夥計，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說，人家在廟會上點名叫陣，沙老師還能丟這個臉麼？

「三勝」沙子龍正在牀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嗎？」

三勝的臉又紫了，嘴唇動着，說不出話來。

沙子龍坐起來，「怎了，三勝？」

「栽了跟頭！」

只打了個不甚長的哈欠，沙老師沒別的代表。

王三勝心中不平，但是不敢發作；他得激動老師：「姓孫的一個老頭兒，門外等着老

師呢；把我的槍，槍，打掉了兩次！他知道「槍」字在老師心中有多大分量。沒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客人進來，沙子龍在外間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勝去泡茶。三勝希望兩個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孫老者沒話講，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龍。沙子龍很客氣：

「要是三勝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紀還輕。」

孫老者有些失望，可也看出沙子龍的精明。他不知怎樣好了，不能拿一個人的精明斷定他的武藝。「我來領教領教槍法！」他不由的說出來。

沙子龍沒接碴兒。王三勝提着茶壺走進來——急於看二人動手，他沒管水開了沒有，就沏在壺中。

「三勝，」沙子龍拿起個茶碗來，「去找小順們去，天匯見，陪孫老者喫飯。」

「什麼？」王三勝的眼球幾乎掉出來。看了看沙老師的臉，他敢怒而不敢言的說了

聲「是啦」走出去，撇着大嘴。

「教徒弟不易」孫老者說。

「我沒收過徒弟。走吧，這個水不開茶館去喝，喝餓了就喫。」沙子龍從棹子拿綬子搭連，一頭裝着鼻煙壺，一頭裝着點錢，掛在腰帶上。

「不，我還不餓」孫老者很堅決，兩個「不」字把小辮從肩上掄到後邊去。

「說會子話兒。」

「我來爲領教領教槍法。」

「工夫早攔下了，」沙子龍指着身上，「已經放了肉！」

「這麼辦也行，」孫老者深深的看了沙老師一眼：「不比武，教給我那趙五虎斷魂槍。」

「五虎斷魂槍？」沙子龍笑了：「早忘淨了！早忘淨了！告訴你，在我這兒住幾天，咱們逛逛各處，臨走，多少送點盤川。」

「我不逛，也用不着錢，我來學藝！」孫老者立起來，「我練趙給你看，看夠得上學藝不夠！」一屈腰已到了院中，把樓鴿都吓飛起去。拉開架子，他打了趙查拳：腿快，手飄灑，一個飛腳起去，小辮兒飄在空中，像從天上落下來一個風箏；快之中，每個架子都擺得穩，準，利落；來回六趟，把院子滿都打到，走得圓，接得緊，身子在一處，而精神貫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勢，身兒縮緊，好似滿院的亂飛的燕子忽然歸了巢。

「好好！」沙子龍在階上點着頭喊。

「教給我那趟槍！」孫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龍下了台階，也抱着拳：「孫老者，說真的吧；那條槍和那套槍都跟我入棺材，一齊入棺材！」

「不傳？」

「不傳！」

孫老者的鬍子嘴動了半天，沒說出什麼來。到屋裏抄起藍布大衫，拉拉着腿：「打攪

了，再會！

「喫過飯走」沙子龍說。

孫老者沒言語。

沙子龍把客人送到小門，然後回到屋中，對着牆角立着的大槍點了點頭。他獨自上了天匯，怕是王三勝們在那裏等着，他們都沒有去。

王三勝和小順們都不敢再到土地廟去賣藝，大家誰也不再爲沙子龍吹騰；反之，他們說沙子龍栽了跟頭，不敢和個老頭兒動手；那個老頭子一脚能踢死個牛。不要說王三勝輸給他，沙子龍也不是「個兒」。不過呢，王三勝到底和老頭子見了個高低，而沙子龍連句硬話也沒敢說。「神槍沙子龍」慢慢似乎被人們忘了。

夜靜人稀，沙子龍關好了小門，一氣把六十四槍刺下來；而後，拄着槍，望着天上的羣星，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嘆一口氣，用手指慢慢摸着涼滑的槍身，又微微一笑，「不傳！不傳！」

## 聽來的故事

宋伯公是個可愛的人。他的可愛由於互相關聯的兩點：他熱心交友，捨己從人；朋友託給他的事，他都當作自己的事那樣給辦理；他永遠不怕多受累。因為這個，他的經驗所，以比一般人的都豐富，他有許多可聽的故事。大家愛他的忠誠，也愛他的故事。找他幫忙也好，找他閒談也好，他總是使人滿意的。

對於青島的櫻花，我久已聽人講究過；既然今年有看着的機會，一定不去未免顯着自己太別扭；雖然我經驗過的對風景名勝和類似櫻花這路玩藝的失望使我並不十分熱心。太陽剛給嫩樹葉油上一層綠銀光，我就動身向公園走去，心裏說：早點走，省得把看花的精神移到看人上去。這個主意果然不錯，樹下應景而設的果攤茶桌，還都沒擺好呢，差不多除了幾位在那兒打掃甘蔗渣子、橘皮和昨天游客們所遺下的一切七零八碎的

清道夫，就只有我自己。我在那條櫻花路上來回踟躕，遠觀近翫的細細的看了一番櫻花。櫻花說不上有什麼出奇的地方，牠豔麗不如桃花，玲瓏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簡直沒有什麼香味。牠的好處在乎「盛」：每一叢有十多朵，每一枝有許多叢；再加上一株挨着一株，看過去是一團團的白雪，微染着朝陽在雪上映出的一點淺粉。來一陣微風，櫻樹沒有海棠那樣的輕動多姿，而是整團的雪全體擺動；隔着松牆看過去，不見樹身，只見一片雪海輕移，倒還不錯。設若有下判斷的必要，我只能說櫻花的好處是使人痛快，牠多、牠白、牠亮，牠使人覺得春忽然發了瘋。若是以一朵或一株而論，我簡直不能給牠六十分以上。

無論怎說吧，我算是看過了櫻花。不算冤，可也不想再看，就帶着這點心情，我由花徑中往回走，朝陽射着我的背。走到了梅花路的路頭，我疑惑我的眼是有了毛病：迎面來的是宋伯公！這個忙人會有工夫來看櫻花！

不是他是誰呢，他從遠遠的就「嘿嘍」，一直「嘿嘍」到握着我的手。他的臉朝着

太陽亮得和春光一樣。

「嘿，嘿，嘿，」他想起說什麼，只就着舌頭的便利又補上這麼兩下。

「你也來看花？」我笑着問。

「可就是，我也來看花！」他鬆了我的手。

「算了吧，跟我回家溜溜舌頭去好不好？」我願意聽他瞎扯，所以不管他怎樣熱心看花了。

「總得看一下，大老遠來的；看一眼，我跟你回家，有工夫；今天我們的頭兒逛勞山去，我也放了自己一天的假。」他的眼向櫻花那邊望了望，表示非去看看不可的樣子。

我只好陪他再走一遭了。他的看花法和我的大不相同了。在他的眼中，每棵樹都像人似的，有歷史，有個性，還有名子：「看那棵『小歪脖』，今年也長了本事；嘿，看這位『老太太』，居然大賣力氣；去年，去年，她纔開了，哼，二十來朶花吧！嘿，嘿！」他立在一棵細高的櫻樹前面：「『小旗桿』，這不行呀，淨往雲彩裏鑽，不警枝子！不行，我不看電綫桿子，告訴

你！然後他轉向我來：「去年，牠就這麼細高，今年還這樣，沒辦法！」

「牠們都是你的朋友？」我笑了。

宋伯公也笑了：「哼，那邊的那一片，幾時栽的，哪棵是補種的，我都知道。」

看一下！他看了一點多鐘！我不明白他怎麼會對這些樹感到這樣的興趣。連樹幹上抹着的白灰，他都得摸一摸，有一片話。誠然，他講說什麼都有趣；可是我對樹木本身既沒他那樣的熱誠，所以他的話也就打不到我的心裏去。我希望他說些別的。我也看出來，假如我不攔他拉走，他是滿可以把我說得變成一棵樹，一聲不出的聽他說個三天五天的。

我把他硬扯到家中來。我允許給他打酒買菜；他接收了我的賄賂。他忘了櫻花，可是我並想不起一定的事兒來說。瞎扯了半天，我提到孟智辰來。他馬上接了過去：

「提起孟智辰來，那天你見他的經過如何？」

我並不很認識這個孟先生——或者應說孟秘書長——我前幾天見過他一面，還是由宋伯公介紹的。我不是要見孟先生，而是必須見孟秘書長；我有件非秘書長不辦的

事情。

「我見着了，他。」我說，「跟你告訴我的一點也不差：四稜子腦袋；牙和眼睛老預備着發笑，唯恐笑晚了；臉上的神氣明明宣佈着：我什麼也記不住，只能陪你笑一笑。」

「是不是？」宋伯公有點得意他形容人的本事。「可是，對那件事他怎麼說？」

「他，他沒辦法。」

「什麼？又沒辦法？」宋伯公咬上嘴唇，像是想着點什麼。

「沒辦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點驚異。

「你看，我這兒不是想哪嗎？」

我不敢再緊問了，他要說一件事就要說完全了，我必須忍耐的等他想。雖然我的驚異使我馬上問他許多問題，可是我不敢開口：「憑他那個神氣，怎能當上秘書長？」這句最先來到嘴邊上的，我也嚥下去。

我忍耐的等着他，好像避雨的時候渴望黑雲裂開一點那樣。不久——雖然我覺得

彷彿很久——他的眼球裏透出點笑光來，我知道他是預備好了。

「哼！他出了聲：『夠寫篇小說的』」

「說吧，下午請你看電影」

「值得看三次電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價值：「你知道孟秘書長是我大學裏的同學？一點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學。那時候，他就是個重要人物。學生會的會長呀，作各種代表呀，都是他。」

「這傢伙有兩下子？」我問。

「有兩下子？連半下子也沒有！」

「因為——」

「因為他連下半子沒有，所以大家得舉他明白了吧？」

「大家爭會長爭得不可開交，」我猜想着：「所以讓給他作，是不是？」

宋伯公點了點頭：「人家孟先生的本事是凡事無辦法，因而也就沒主張與意見，最

好作會長，或作菩薩。」

「學問許不錯？」沒有辦事能幹的人往往有會讀書的聰明我想。

「學問哈哈！我和他都在英文系裏，人家孟先生直到畢業不曉得莎士比亞是誰。可是他畢了業，因為無論是主任、教授、講師，都覺得應當，應當，讓他畢業。不讓他畢業，他們覺得對不起人。人家老孟四年的工夫，沒在講堂上發過問。哪怕教員是條驢呢，他也對着書本發楞，一聲不出。教員當然也不問他；即使偶爾問到他，他會把牙露出來，把眼珠收回去，那麼一笑。這是天字第一號的好學生，當然得畢業。既准他畢業，大家就得幫助他作卷子，所以他的試卷很不錯，因為是教員們給作的。自然，卷子裏還有錯兒，那可不是教員們作的不好，是被老孟鈔錯了；他老覺得M和N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把name寫成Name，在他一點也不算出奇。把這些錯兒應扣的分數減去，他實得平均分數八十五分，文學士來碗茶……」

「畢業後，同班的先後都找到了事；前些年大學畢業生找事還不像現在這麼難，老

孟沒事。有幾個熱心教育的同學辦了個中學，那時候辦中學是可以發財的。他們聽說老孟沒事，很想拉拔他一把兒，雖然準知道他不行；同學到底是同學，誰也不肯看着他閒起來。他們約上了他，叫他作什麼呢？可是教書他教不了；訓育，他管不住學生；體育，他不會，他頂好作校長。於是他作了校長。他一點不曉得大家爲什麼讓他作校長，可是他也不驕傲，他天生來的是饅首幌子——饅頭鋪門口放着的那個大饅頭，大體面，木頭作的，上着點白漆。

「一來二去不是，同學們看出來這位校長太沒用了，可是他既不驕傲，又沒主張，生生的把他攆了，似乎不大好意思。於是大家給他運動了個官立中學的校長。這位饅頭幌子笑着搬了家。這時候，他結了婚，他的夫人是自幼定下的。她家中很有錢，兄弟們中有兩位在西洋留學的。她可是並不認識多少字，所以很看得起她的丈夫。結婚不久，他在校長的椅子上坐不牢了；學校裏發生了風潮，他沒辦法。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內兄由西洋回來，得了博士；回來就作了教育部的祕書。老孟一點主意沒有，可也並不着急；倒慌了教育局

局長——那時候還不叫教育局；管牠叫什麼呢——這玩藝，免老孟的職簡直是和教育部秘書開火；不免職吧，事情辦不下去。局長想出條好道，去請示部秘書好了。秘書新由外國回來，還沒完全把西洋忘掉，「局長看着辦吧。不過，派他去考查教育也好。」局長鞠躬而退；不幾天，老孟換了西裝，由饅頭改成了麵包。臨走的時候，他的內兄囑咐他：不必調查教育，安心的念二年書倒是好辦法，我可以給你辦官費。再來碗熱的……

一二年無話，趕老孟回到國來，博士內兄已是大學校長。校長把他安置在歷史系，教授。孟教授還是不驕傲，老實不客氣的告訴系主任：東洋史他不熟，西洋史他知道一點；中國史，他沒念過。系主任給了他兩門最容易的功課，老孟還是教不了。到了學年終，系主任該從新選過——那時候的主任是由教授們選舉的——大家一商議，校長的妹夫既是教不了任何功課，頂好是作主任；主任只須教一門功課就行了。老孟作了系主任，一點也不驕傲，可是挺喜歡自己能少教一門功課，笑着向大家說：我就是得少教功課。好像他一點別的毛病沒有，而最適宜當主任似的。有一回我到他家裏吃飯，孟夫人指着臉子說他：

「我哥哥也溜過學，你也溜過學，怎麼哥哥會作大校長，你怎就不會？」老孟低着頭對自已笑了一下：「哼，我作主任合適！」我差點沒斃死，我不敢笑出來。

「後來，他的內兄校長升了部長，他作了編譯局局長，叫他作司長吧，他看不懂公事；叫他作秘書吧，他不會寫；叫他作編輯委員吧，他不會編也不會譯，況且職位也太低。他天生來的該作局長，既不須編，也無須譯，又不用天天辦公。『哼，我就是作局長合適！』這傢伙彷彿很有自知之明似的。可是，我倆是不錯的朋友，我不能說我佩服他，也不能說討厭他。他幾乎是一種靈感，一種哲理的化身。每逢當他升官，或是我自己事業上失敗，我必找他去談一談。他使我對於成功或失敗都感覺到淡漠，使我心中平靜。由他身上，我明白了我們的時代——沒辦法就是辦法的時代。一個人無須為他的時代着急，也無須為個人着急，他只須天真的沒辦法，自然會在波浪上浮着，而相信：『哼，我浮着最合適。』這並不是我的生命哲學，不過是由老孟看出來這麼點道理，這個道理使我每逢遇到失敗而不去着急。再來碗茶！」

他喝着茶，我問了句：「這個人沒什麼壞心眼？」

「沒有，壞心眼多少需要一些聰明；茶不錯，越燜越香！」宋伯公看着手裏的茶碗。——在這個年月，凡要成功的必須掏壞；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制度。掏了壞，成了功；可不見就站得住。三搖兩擺，還得栽下來；沒有保險的事兒。我說老孟是一種靈感，我的意思就是他有種天才，或是直覺，他無須用壞心眼而能在波浪上浮着，而且浮得很常久。認識了他便認識了保身之道。他沒計畫，沒志願，他只覺得合適，誰也沒法子治他。成功的會再失敗；老孟只有成功，無爲而治。」

「可是他有位好內兄？」我問了一句。

「一點不錯；可是你有那麼位內兄，或我有那麼位內兄，照樣的失敗。你，我不會覺得什麼都正合適。不太自傲，便太自賤；不是想露一手兒，便是想故意的藏起一招兒，這便必出毛病。人家老孟自然，糊塗得像條駱駝，可是老那麼魁梧壯實，一聲不出，能在沙漠裏慢慢溜達一個星期！他不去找縫子鑽，社會上自然給他預備好縫子，要不怎麼他老預備着

發笑呢。他覺得合適。你看，現在人家是秘書長；作秘書得有本事，他沒有；作總長也得有本事，而且不願用個有本事的秘書長；老孟正合適。他見客，他作代表，他沒意見，他沒的可洩露，他老笑着，他有四稜腦袋，種種樣樣他都合適。沒人看得起他，因而也沒人忌恨他；沒人敢不尊敬他，因為他作什麼都合適，而且越作地位越高。學問，志願，天才，性格，都足以限制個人事業的發展，老孟都沒有。要得着一切的須先失去一切，就是老孟。這個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看將來的總統是給他預備着的。你愛信不信！

「他連一點脾氣都沒有？」

「沒有，純粹順着自然。你看，那天我找他去，正趕上孟太太又和他吵呢。我一進門，他笑臉相迎的：『哼，你來得正好，太太也不怎麼又炸了。』一點不動感情。我把他約出去洗澡，喝他那件小褂，多麼黑先不用提，破的就像個地板擦子。『哼，太太老不給做新的嗎？』這只是陳述，並沒有不滿意的意思。我請他洗了澡，吃了飯，他都覺得好：『這澡堂子多舒服呀！這飯多好吃呀！』他想不到給錢，他覺得被請合適。他想不到抓外錢，可是他的太太

替他收下「禮物」，他也很高興：「多進倆錢也不錯！」你看，他歪打正着，正合乎這個時代的心理——禮物送給太太，而後老爺替禮物說話。他以自己的胡塗給別人的聰明開了一條路。他覺得合適，別人也覺得合適。他好像是個神祕派的詩人，默默中抓住種種現象下的一致的真理。他抓到——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古以來中國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

「先喝一盅吧？」我讓他。

他好像沒聽見。「這像篇小說不？」

「不大像，主角沒有強烈的性格。」我假充懂得文學似的。

「下午的電影大概要吹？」他笑了笑。「再看看櫻花去也好。」

「準請看電影。」我給他斟上一盅酒。「孟先生今年多大？」

「比我——想想看——比我大好幾歲呢。大概有四十八九吧。幹嗎嘔，我明白了，你怕他不夠作總統的年紀再過幾年，五十多歲，正合適！」

## 新時代的舊悲劇

「老爺子！」陳廉伯跪在織錦的墊子上，聲音有點顫，想擡起頭來看看父親，可是不能辦到；低着頭，手扶在墊角上，半閉着眼，說下去：「兒子又孝敬您一個小買賣！」說完這句話，他心中平靜一些，可是再也想不出別的話來，一種渺茫的平靜，像秋夜聽着點遠遠的風聲那樣無可如何的把興奮、平靜、感慨與情緒的激動，全融化在一處，不知怎樣纔好。他的兩臂似乎有點發麻，不能再呆呆的跪在那裏；他只好磕下頭去。磕了三個，也許是四個，頭，他心中舒服了好多，好像又找回來全身的力量，他敢擡頭看看父親了。

在他的眼裏，父親是位神仙，與他有直接關係的一位神仙；在他拜孔聖人，關夫子，和其他的神明的時節，他感到一種嚴肅與敬畏，或是一種敷衍了事的情態。唯有給父親磕

頭的時節他纔覺到敬畏與熱情聯合到一處，絕對不能敷衍了事。他似乎覺出父親的血是在他身上，使他單純得像初生下來的小娃娃，同時他又感到自己的能力，能報答父親的恩惠，能使父親給他的血肉更光榮一些，爲陳家的將來開出條更光潔香熱的血路；他是承上起下的關節，他對得起祖先，而必定得到後輩的欽感！

他看了父親一眼，心中更充實了些，右手一拄，輕快的立起來，全身都似乎特別的增加了些力量。陳老先生——陳宏道——仍然端坐在紅木椅上，微笑着看了兒子一眼，沒有說什麼；父子的眼睛遇到一處已經把心中的一切都傾瀉出來，本來不須再說什麼。陳老先生仍然端坐在那裏，一部分是爲回味着兒子的孝心，一部分是爲等着別人進來賀喜——每逢廉伯孝敬給老先生一所房，一塊地，或是——像這次——一個買賣，總是先由廉伯在堂屋裏給父親叩頭，而後全家的人依次的進來道喜。

陳老先生的臉是紅而開展，長眉長鬚還都很黑，頭髮可是有些白的了。大眼睛，因爲上了年紀，眼皮下鬆鬆的搭拉着半圓的肉口袋；口袋上有些灰紅的橫紋，頗有神威。鼻子

不高，可是寬，鼻孔向外撐着，身量高。手脚都很大；手扶着膝在那兒端坐，背還很直，好似座小山兒，莊嚴、硬郎、高傲。

廉伯立在父親旁邊，嘴微張着些，呆呆的看着父親那個可畏可愛的旁影。他自己只有老先生的身量，而沒有那點氣度。他是細長，有點水蛇腰，每逢走快了的時候自己都有些發毛咕。他的模樣也像老先生，可是臉色不那麼紅；雖然將近四十歲，臉上還沒有多少鬚子；對父親的長鬚，他只有羨慕而已。立在父親旁邊，他又渺茫的感到常常襲擊他的那點恐懼。他老怕父親有個山高水遠，而自己壓不住他的財產與事業。從氣度上與面貌上看，他似乎覺得陳家到了他這一輩，好像對了水的酒，已經沒有那麼厚的味道了。在別的方面，他也許比父親還強，可是他缺乏那點神威與自信。父親是他的主心骨，像個活神仙似的，能暗中保祐他。有父親活着，他似乎纔敢冒險，敢見錢就抓，敢和人們結仇作對，敢下毒手。每當他遇到困難，遲疑不決的時候，他便回家一會兒。父親的紅臉長鬚給他膽量與決斷；他並不必和父親商議什麼，看着父親的紅臉就夠了。現今，他又把剛置買了的產

業獻給父親，父親的福氣能壓得住一切；即使產業的來路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也被他的孝心與父親的福分給鎮下去。

頭一個進來賀喜的是廉伯的大孩子，大成，十一歲的男孩，大腦袋，大嗓門，有點傻，因為小時候吃多了涼藥。老先生看見孫子進來，本想立起來去拉他的小手，繼而一想大家還沒都到全，還不便馬上離開紅木椅子。

「大成，」老先生聲音響亮的叫，「你幹什麼來了？」

大成摸了下鼻子，往四圍看了一眼：「媽叫我進來，給爺道，道……」傻小子低下頭去看地上的錦墊子。馬上彎下身去摸墊子四圍的絨繩，似乎把別的都忘了。

陳老先生微微的一笑，看了廉伯一眼，「癡兒多福！」連連的點頭。廉伯也陪着一笑。廉仲——老先生的二兒子——輕輕的走進來。他纔有二十多歲，個子很大，臉紅而胖，很像陳老先生，可是舉止顯着遲笨，沒有老先生的氣派與身分。

沒等二兒子張口，老先生把臉上的微笑收回去。叫了聲：「廉仲！」

廉仲的胖臉上由紅而紫，不知怎樣纔好，眼睛躲着廉伯。

「廉仲」老先生又叫了聲。「君子憂道不憂貧，你倒不用看着你哥哥盡孝，心中不安，不用積善之家自有餘福，你哥哥的順利，與其說是他有本事，還不如說是咱們陳家過去幾代積成的善果。產業來得不易，可是保守更難，此中消息。」老先生慢慢搖着頭，「大不易言！箝食瓢飲，那乃是聖道，我不能以此期望你們；騰達顯貴，顯親揚名，此乃人道，雖福命自天，不便強求，可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我不求你和你哥哥一樣的發展，你的才力本來不及他，況且又被你母親把你慣壞；我只求你循規蹈矩的去作人，幫助父兄去守業，假如你不能自己獨創的話。你哥哥今天又孝敬我一點產業，這算不了什麼，我並不因此——這點產業——而喜歡；可是我確是喜歡，喜歡的是他的那點孝心。」老先生忽然看了孫子一眼：「大成，叫你妹妹去！」

廉仲的胖臉上見了汗，不知怎樣好，乘着父親和大成說話，慢慢的轉到老先生背後，去看牆上掛着的一張山水畫，大成還沒表示是否聽明白祖父的話，媽媽已經攜着妹妹

進來了。女人在陳老先生心中是沒有一點價值的，廉伯太太大概早已立在門外，等着傳喚。

廉伯太太有三十四五歲，長得還富泰。倒退十年，她一定是個漂亮的小媳婦。現在還不難看，皮膚很細，可是她的白胖把青春埋葬了，只是富泰，而沒有美的誘力了。在安穩之中，她有點不安的神氣，眼睛偷偷的，不住的，往四下望。胖臉上老帶着點笑容；似乎是給誰道歉，又似乎是自慰，正像個將死了婆婆，好脾氣，而沒有多少本事的中年主婦。她一進屋門，陳老先生就立了起來，好似傳見的典禮已經到了末尾。

「爺爺大喜！」廉伯太太不很自然的笑着，眼睛不敢看公公，可又不曉得去看什麼好。

「有什麼可喜！有什麼可喜！」陳老先生並沒發怒，臉上可也不帶一點笑容，好似個說話的機器在那兒說話，一點也不帶感情，公公對兒媳是必須這樣說話的，他彷彿是在表示。「好好的相夫教子，那是婦人的責任；就是別因富而驕惰，你母家是不十分富裕的，

「哦，哦……」老先生似乎不願把話說到家，免得使兒媳太難堪了。

廉伯太太胖臉上將要紅，可是就又掛上了點無聊的笑意，拉了拉小女兒，意思是叫她找祖父去。祖父的眼角擦到了孫女，可是沒想招呼她。女兒都是陪錢的貨，老先生不願偏疼孫子，但是不由的不肯多親愛孫女。

老先生在屋裏走了幾步，每一步都用極堅實腳力放在地上，作足了昂舉闊步。自己的全身投在穿衣鏡裏，他微停了一會兒，端詳了自己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向大兒子一笑。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才難，才難，但是知人惜才者尤難！我已六十多了……」老先生對着鏡子搖了半天頭。「懷才不遇，一無所成……」他捻着鬚梢兒，對着鏡子細端詳自己的臉。

老先生沒法子不愛自己的臉。他是個文人，而有武相。他有一切文人該有的仁義禮智，與守道衛教的志願，可是還有點文人所不敢期冀的，他自比岳武穆，他自己這麼

形容，紅臉長髯高吟「大江東去」的文人。他看不起普通的白面書生。只有他，文武兼全，纔擔得起翼教愛民的責任。他自信學問與體魄都超乎人，他什麼都知道，而且知道的最深最好。可惜，他只是個候補知縣而永遠沒有補過實缺。因此，他一方面以爲自己的懷才不遇是人間的莫大損失；在另一方面，他真喜歡大兒子——文章經濟，自己的文章無疑的是可以傳世的，可是經濟方面只好讓給兒子了。

廉伯現在作偵探長，很能抓弄些個錢。陳老先生不喜歡「偵探長」，可是偵探長有升爲公安局長的希望，公安局長差不多就是原先的九門提督正堂，那麼偵探長也就可以算作……至少是三品的武官吧。自從革命以後，官銜往往是不見經傳的，也就只好承認官便是官，雖然有的有失典雅，可也沒法子糾正。況且官總是「學優而仕」，名銜縱管不同，道理是萬世不變的。老先生心中的學問老與作官相聯，正如道德永遠和利益分不開。兒子既是官，而且能弄錢，又是個孝子，老先生便沒法子不滿意。只有想到自己的官運不通，他纔稍有點忌妬兒子，可是這點牢騷正好是作詩的好材料，那麼作一兩首律詩或

絕句也便正好是哀而不傷。

老先生又在屋中走了兩趟，哀意漸次發散淨盡。「廉伯，今天晚上誰來喫飯。」

「不過幾位熟朋友。」廉伯笑着回答。

「我不喜歡人家來道喜！」老先生的眉皺上一些。「我們的興旺是父慈子孝的善果；是善果，他們如何能明白……」

「熟朋友，公安局長，還有王處長……」廉伯不願一一的提名道姓，他知道老人的脾氣有時候是古怪一點。

老先生沒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別都叫陳壽預備，外邊叫幾個菜，再由陳壽預備幾個，顯着既不太難看，又有家常硬飯的味道。」老先生的眼睛放了光，顯出高興的樣子來，這種待客的計畫，在他看，也是「經濟」的一部分。

「那麼老爺子就想幾個菜吧；您也同我們喝一盅？」

「好吧，我告訴陳壽；我當然出來陪一陪；廉仲，你也早些回來！」

## 二

陳宅西屋的房脊上掛着一鉤斜月，陣陣小風把院中的聲音與桂花的香味送走好遠。大門口擺着三輛汽車，陳宅的三條狼狗都面對汽車的大鼻子爬着，連車帶狗全一聲不出，都靜聽着院裏的歡笑。院裏很熱鬧；外院南房裏三個汽車夫，公安局長的武裝警衛，和陳廉伯自用的偵探，正推牌九。裏院晚飯還沒吃完。廉伯不是正式的請客，而是隨便約了公安局局長，衛生處處長，市政府秘書主任，和他們的太太們來玩一玩；自然，他們都知道了。道廉伯又置買了產業，可是只暗示出道喜的意思，並沒送禮，也就不好意思要求正式請客。菜是陳壽作的，由陳老先生外點了幾個，最得意的是個桂花翅子——雖然是個老菜，可是多麼迎時當令呢。陳壽的手藝不錯，客人們都喫得很滿意；雖然陳老先生不住的罵他混蛋。老先生的嘴能夠非常的雅，也能非常的野，那要看對誰講話。

老先生喝了不少的酒，眼皮下的肉袋完全紫了；每乾一盅，他用大手慢慢的攬兩把

鬍子，檢閱軍隊似的看客人們一眼。

「老先生海量！」大家不住的誇讚。

「哪裏的話！」老先生心裏十分得意，而設法不露出來，他似乎知道虛假便是涵養的別名。可是他不完全是個瘦弱的文人，他是文武雙全，所以又不能不表示一些豪放的氣概：「幾杯還可以對付，哈哈請請！」他又灌下一盅。

大家似乎都有點怕他。他們也許有更闊或更出名的父親，可是沒法不佩服陳老先生的氣派與神威。他們看出來，假若他們的地位低卑一些，陳老先生一定不會出來陪他們喫酒。他們懂得，也自己常應用，這種虛假的酬應方法，可是他們仍然不能不佩服老先生把這個運用得有聲有色，把儒者、詩人、名士、大將，所該有的套數全和演戲似的表現得生動而大氣。

飯撤下去，陳福來放牌棹。陳老先生不打牌，也反對別人打牌。可是廉伯得應酬，他不便干涉。看着牌棹擺好，他閉了一會兒眼，好似把眼珠放到肉袋裏去休息。而後，打了個長

的哈欠廉伯趕緊笑着問：

「老爺子要是——」

陳老先生睜開眼，落下一對大眼淚，看着大家，腮上微微有點笑意。

「老先生不打兩圈？兩圈？」客人們問。

「老矣，無能爲矣！」老先生笑着搖頭，彷彿有無限的感慨。又坐了一會兒，用大手運抹幾把鬍子，唧唧的啞了兩下嘴，慢慢的立起來：「不陪了。陳福，倒茶！」向大家微一躬身，馬上挺直，扯開方步，一座牌坊似的走出去。

男女分了組：男的在東間，女的在西間。廉伯和弟弟一手，先讓弟弟打。

牌打到八圈上，陳福和劉媽分着往東西屋送點心。廉伯讓大家喫，大家都眼看着牌，向前面點頭。廉伯再讓，大家用手去摸點心，眼睛完全用在牌上。衛生處處長忘了衛生，市政府祕書主任差點把個籌碼放在嘴裏。廉仲不喫，眼睛釘着面前那個沒用而不敢打出去的白板，恨不能用眼力把白板刻成個么筒或四萬。

廉仲無論如何不肯放手那張白板。公安局長手裏有這麼一對兒寶貝。廉伯讓點心的時節，就手兒看了大家的牌，有心給弟弟個暗號，放鬆那個值錢的東西，因為公安局長已經輸了不少。叫弟弟少贏幾塊，而討局長個喜歡，不見得不上算。可是，萬一局長得了一張牌而幸起去呢？賭就是賭，沒有謙讓。他沒通知弟弟。設若光是一張牌的事，他也許不這麼狠。打給局長，討局長的喜歡，局長，局長，他不肯服這個軟兒。在這裏，他自信得了點父親的教訓：應酬是手段，一往直前是陳家的精神；他自己將來不止於作公安局長，可是現在他可以也應當作公安局長。他不能退讓，沒看起那手中有一對白板的局長，弟弟手裏那張牌是不能送禮的。

又摸了兩手，局長把白板摸了上來，和了牌。廉仲把牌推散，對哥哥一笑。廉伯的眼把弟弟的笑整個的瞪了回去。

局長自從掄了白板，轉了風頭，馬上有了閒話：「處長，給你張衛生牌喫喫，」頂了處長一張九萬。可是，八圈完了，大家都立起來。

「接着來！」廉伯請大家坐下：「早得很呢！」

衛生處處長想去睡覺，以重衛生，可是也想報復，局長那幾張衛生牌頂得他出不來氣。什麼早睡晚睡，難道衛生處長就不是人，就不許用些感情？他自己說服了自己。

祕書長一勁兒謙虛，純粹爲謙虛而謙虛，不願撓頭兒繼續作戰，也不便主張散局，而只說自己打得不好。

只等局長的命令。「好吧，再來；廉伯還沒打呢！」

大家都遲遲的坐下，心裏頗急切。廉仲不敢坐實在了，眼睛溜着哥哥，心中直跳。一邊溜着哥哥，一邊鼓逗骰子，他希望廉伯還讓給他——哪怕是再讓一圈呢。廉伯決定下場，廉仲像被強迫爬起來的駱駝，極慢極慢的把自己收拾起來。連一句「五家來，作夢」都沒人說一聲！他的臉燒起來，別人也沒注意。他恨這羣人，特別恨他的哥哥。可是他捨不得走開。打不着牌，看看也多少過點癮。他坐在廉伯旁邊，看了兩把，他的茄子色慢慢的降下去，只留下兩小帖紅而圓的膏藥在額骨上，很傻而有點美。

從第九圈上起，大家的語聲和牌聲比以前加高了一倍。禮貌、文化、身分、教育，都似乎不再與他們相干，或者向來就沒和他們發生過關係。越到夜靜人稀，他們越粗暴，把細心全放在牌張的調動上。他們用最粗暴的語氣索要一個最小的籌碼。他們的臉上失去那層溫和的笑意，眼中射出些賊光，溜着別人的手而掩飾自己的心情變化。他們的唇被香煙燒焦，鼻上結着冷汗珠，身上放射着溼潮的臭氣。

西間裏，太太們的聲音並不比東間裏的小，而且非常尖銳。可是她們打得慢一點，東間的第九圈開始，她們的八圈還沒有完。毛病是在廉伯太太。顯然的，局長太太們不大喜歡和她打，她自己似乎也似乎不十分熱心的來。可是沒有她便成不上局，大家無法，她也無法。她打的慢，算和慢，每打一張她還得那麼抱歉的、無聊的、無可奈何的笑一笑，大家只看她的張子，不看她的笑；她發的張子老是很臭，嗅上的不感激她，嗅不上的責難她。她不敢發脾氣，也不大會發脾氣，她只覺得很難受，而且心中嘀嘀咕咕，惟恐丈夫過來檢查她——她打的不好便是給他丟人。那三家兒都是牌油子。廉伯太太對於她們的牌法如何倒不

大關心，她羨慕她們因會打牌而能博得丈夫們的歡心。局長太太是二太太，可是打起牌來就有了身分，而公然的輕看廉伯太太。

八圈完了，廉伯太太緩了一口氣，可是不敢明說她不願繼續受罪。劉媽進來伺候茶水，她忽然想起來，胖胖的一笑：「劉媽，二爺呢？」

局長太太們知道廉仲厲害，可是不反對他代替嫂子；要玩就玩個痛快，在賭錢的時節她們有點富於男性。廉仲一坐下，彷彿帶來一股春風，大家都高興了許多。大家都長了精神，可也都更難看了，沒人再管臉上花到什麼程度；最美的局長二太太的臉上也黃一塊白一塊的，有點像連陰天時的壁紙。屋中潮濕濕的有些臭味。

廉伯太太心中舒服了許多，但還不能馬上躲開。她知道她的責任是什麼，一種極難堪，極不自然，而且不被人欽佩與感激的責任。她坐在衛生處長太太旁邊，手放在膝上，向桌子角兒微笑。她覺到她什麼也不是，只是廉伯太太，這四個字把她捆在那裏。

廉仲可是非常的得意。「賭」是他的天才所在，提到打牌，推牌九，下棋，抽籤子，他都

不但精通，而且手裏有花活。別的，他無論怎樣學也學不會；一看就明白。這個，使他在家裏永遠得不着好氣，可是在外邊很有人看得起他，看他是把手兒。他恨陳老先生和廉伯，特別是在陳老先生說「都是你母親慣壞了你」的時候。他愛母親，設若母親現在還活着，他絕不會受他們這麼大的欺侮，他老這樣想。母親是死了，他只能跟嫂子親近，老嫂比母，他對嫂子十分的敬愛。因此，陳老先生更不待見他，陳家的男子都是輕看婦女的，只有廉仲是個例外，沒出息。

他每打一張俏皮的牌，必看嫂子一眼，好似小兒耍俏而要求大人誇獎那樣。有時候，他還請嫂子過來看看他的牌，雖然他明知道嫂子是不很懂得牌經的。這樣作，他心中舒服，嫂子的笑容明白的表示出她尊重二爺的技巧與本領，他在嫂子眼中是「二爺」，不是陳家的「喫累」。

快天亮了。涼風兒在還看不出一定顏色的雲下輕快的吹着，吹散了院中的桂香，帶來遠處的大聲。風兒雖然清涼，空中可有些潮溼，草葉上掛滿還沒有放光的珠子。牆根下處處蟲聲，急促而悲哀。陳家的牌局已完，大家都用噴過香水的熱毛巾擦臉上的油膩，跟着又點上香煙，燙那已經麻木了的舌尖，好似爲趕一趕內部的酸悶。大家還捨不得離開牌桌。可是嘴中已不再談玩牌的經過，而信口的談着閒事，談得而且很客氣，彷彿把禮貌與文化又恢復了許多；廉伯太太的身分在天亮時節突然提高，大家都想起她的小孩，而慇懃的探問。陳福和劉媽都紅着眼睛往屋裏端雞湯掛麵，大家客氣了一番，然後閉着眼睛，往口中吞吸，嘴在運動，頭可是發沈，大家停止了說話。第二把熱毛巾遞上來，大家纔把臉上的筋肉活動開，咬着牙往回堵送哈欠。

「局長累了吧？」廉伯用極大的力量甩開心中的迷忽。

「哪！哪！累！」局長用熱手巾搗着脖梗。

「陳太太，真該歇歇了，我們太不客氣了！」衛生處長的手心有點發熱渺茫的計畫

着應回家喫點什麼藥。

廉伯太太沒說出什麼來，笑了笑。

局長立起來，大家開始活動，都預備着說「謝謝」。局長說了；緊跟着一串珠似的「謝謝」。陳福趕緊往外跑，門外的汽車喇叭響成一陣，三條狼狗打着歡兒咬，全街的野狗家狗一致響應。大家仍然很客氣，過一道門讓一次，話很多而且聲音洪亮。主人一定叫陳福去找毛衣，一定說天氣很涼；客人們一定說不涼，可是都微微有點發抖。毛衣始終沒拿來，汽車的門唧唧關好，又是一陣喇叭，大家手中的紅香煙頭兒上下擺動，「謝謝！慢待！唧唧的響成一片。陳福扯開嗓子喊狗。大門雷似的關好，上了門。院中扯着幾個長而無力的哈欠，一陣桂花香，天上剩了不幾個星星。

草葉上的水珠剛剛發白，陳老先生起來了。早睡早起，勤儉與家，他是遵行古道的。四外很安靜，只有他自己的聲音傳達到遠處，他摔門、咳嗽、罵狗、念詩……四外越安靜，他越愛聽自己的聲音，他是警世的晨鐘。

陳老先生的詩念得差不多，大成——因為晚飯喫得不甚合適——起來了，起來就嚷肚子餓。老先生最關心孩子，高聲喊陳壽，想法兒先治大成的餓。陳壽已經一夜沒睡，但是聽見老主人喊他，他不敢再多遲延一秒鐘。熬了一夜，可是得了一頭兒錢一呢；他曉得這句是在老主人的嘴邊上等着他，他不必找不自在。他暈頭打腦的給小主人預備喫食，而且假裝不睏，走得很快，也很迷忽。

聽着孫子不再叫喚了，老先生纔安心繼續讀詩。天下最好聽的莫過於孩子哭笑與讀書聲，陳家老有這兩樣，老先生不由的心中高興。

陳壽餵完小主人，還不敢去睡，在老主人的屋外脚不出聲的來回走；他怕一躺下便不容易再睜開眼。聽着老主人的詩聲落下一個調門來，他把香片茶、點心端進去。出來，就手兒餵了狗，然後輕輕跑到自己屋中，閉上了眼。

陳老先生喫過點心，到院中看花草。他並不愛花，可是每遇到牠們，他不能不看，而且在自己家中是早晚必找上牠們去看一會兒，因為詩中常常描寫花草霜露，他可以愛

花，而不能表示自己不懂得詩。秋天的朝陽把多露的葉子照得帶着金珠，他覺得應當作詩，洩一洩心中的牢騷。可是他心中，在事實上，是很舒服、快活，而且一心惦記着那個新買過來的鋪子。詩無從作起。牢騷不能去掉，不管有詩沒有。沒有牢騷根本算不了個儒生、詩人、名士。是的，他覺得他的六十多歲是虛度，滿腹文章，未曾施展過一點。「不才明主棄」想不起來全句。老杜，香山，東坡……都作過官；饒作過官，還那麼牢騷抑鬱，況且陳老先生，慚愧、空虛。他想起那個買賣。兒子孝敬給他的產業，實在的，須用心經營的，經之營之……他決定到鋪子去看看。他看不起作買賣，可是不能不替兒子照管一下，再說呢，「道」在什麼地方也存在着。子貢也是賢人，書須活念，不能當書癡。他開始換衣服。剛換好了鞋，廉伯自用的偵探兼陳家的門房馮有才進來請示：

「老先生，」馮有才——四十多歲，嘴像鮎魚的似的——低聲的說：「那個，他們送來，那什麼，兩個封兒。」

「爲什麼來告訴我？」老先生的眼睛瞪得很大。

「不是那個，大先生還睡覺哪嗎？」鮎魚嘴試着步兒笑：「我不好，不敢去驚動他，所以——」

陳老先生不好意思去思索，又得出個妥當的主意：「他們天亮纔散，我曉得！」緩了口氣。「你先收下好啦，回頭交給大爺：我不管，我不管！」走過去，把那本詩拿在手中，沒看馮有才。

馮有才像從魚網的孔中漏了出去，脚不擦地的走了。老先生又把那本詩放下，看了一眼：「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君子——意——如——何——」老先生心中茫然，慚愧，沒補上過知縣，連個封兒都不敢接；馮有才，混蛋，必定笑我呢！送封兒是自古有之，可是應當什麼時候送呢？是不是應當直接的說來送封兒，如郵差那樣喊「送信」說不清，慚愧！文章經濟，自己倒底缺乏經驗，空虛——「意如何！」對着鏡子看了看：「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細看看鏡中的老眼有沒有淚珠，沒有；古人的性情，有不可及者！

老先生換好衣服，正想到鋪子去看看，馮有才又進來了：「老先生，那什麼，我剛纔忘

記回了：會長派人來送口信，請您今天過去談談。」

「什麼時候？」

「越早越好。」

老先生的大眼睛閉了閉，馮有才退出去。老先生翻眼回味着剛纔那一閉眼的神威，開始覺到生命並不空虛，一閉眼也有作用；假如自己是個「重臣」，這一閉眼應當有多麼大的價值？可惜只用在馮有才那混蛋的身上；白廢！到底生命還是不充實，儒者三月無君……

他決定先去訪錢會長。沒坐車，爲是活動活動腿腳。微風吹斜了長鬚，觸着一些陽光，鬚梢閃起金花。他端起架子，漸漸的忘記是自己的身體在街上走，而是一個極大極素美的鏡框子，被一股什麼精神與道氣催動着，在街上爲衆人示範——鏡框子當中是個活聖賢。走着走着，他覺得有點不是味兒：知道那兩封兒裏是支票呢，還是現款呢？交給馮有才！那個混蛋收着……不能，也許不能……可是，錢若是不少，誰保得住他不攜款潛逃！

道人心！他想回去，可是不好意思，身分，禮教，都不准他回去。然而這絕不是多慮，應當回去！自己越有修養，別人當然越不可靠，不是過慮。回去不呢？沒辦法！

#### 四

花廳裏坐着兩位，錢會長和武將軍。錢會長從前作過教育次長和鹽運使，現在卻願意人家稱呼他會長，國學會的會長。武將軍是個退職的武人，自從退隱以後，一點也不像個武人，肥頭大耳的倒像個富商，近來很喜歡讀書。

陳老先生和他們並非舊交，還是自從兒子升了偵探長以後纔與他們來往。他對錢子美錢會長有相當的敬意，一來因為會長的身分，二來因為會長對於經學確是有研究，三來因為會長沈默寡言而又善於理財——文章經濟。對武將軍，陳老先生很大度的當個朋友待，完全因為武將軍什麼也不知道而好向老先生請教。

三人打過招呼，錢會長一勁兒咕嚕着水煙，兩隻小眼專看着水煙袋，一聲不出。武將

軍倒想說話，而不知說什麼好，在文人面前他老有點不自然。陳老先生也不便開口，以保持自己的尊嚴。

坐了有十分鐘，錢會長的脚前一堆一堆的煙灰已經像個義塚的小模型。他放下了煙袋，用右手無名指的長指甲輕輕刮了刮頭。小眼睛從心裏透出點笑意，像埋在深處的種子頂出個小小的春芽。用左手小指的指甲剔動右手的無名指，小眼睛看着兩片指甲的接觸，笑了笑：

「陳老先生，武將軍要讀春秋怎樣？我以為先讀尙書，更根本一些；自然春秋也好，也好！」

「一以貫之，十三經本是個圓圈，」陳老先生手扶在膝上，看着自己的心，聽着自己的聲音：「從哪裏始，於何處止，全無不可！子美翁？」

武將軍看着兩位老先生，覺得他們的話非常有意思，可是又不甚明白。他搭不上嘴，只好用心的聽着，心中告訴自己：「這有意思，很深！」

「是的，是的！」會長又拿起水煙袋，揉着點煙絲，暫時不往煙筒上放。想了半天：「宏道翁，近來以甲骨文證尙書者，有無是處。前天——」

「那——」

會長點頭相讓。陳老先生覺得差點沈穩，也不好不接下去：「那，離經叛道而已。經所以傳道，傳道見道有深淺，詮釋乃有不同，而無傷於經；以經爲器，支解割裂，甲骨文乎哉！哈哈！」

「卓見！」咕嚕咕嚕。「前天，一個少年來見我，提到此事，我也是這麼說，不謀而合。」武將軍等着聽個結果，到底他應當讀春秋還是書經，兩位老先生全不言語了，好像剛鬪過一陣的倆老雞，休息一會兒，再鬪。

陳老先生非常的得意，居然戰勝了錢會長。自己的地位，經驗，遠不及錢子美，可是說到學問，自己並不弱，一點不弱。可見學問與經驗也許不必互相關聯？或者所謂學問全在嘴上，學問越大心中越空？他不敢決定，得意的勁兒漸次消散，他希望錢會長，哪怕是武將

軍呢，說些別的。

武將軍忽然想起來：「會長，娘們是南方的好，還是北方的好？」

陳老先生的耳朵似乎被什麼猛的刺了一下。

武將軍傻笑，脖子縮到一塊，許多層肉摺。

錢會長的嘴在水煙袋上，小眼睛擠咕着，唏唏的笑。「武將軍，我們談道，你談婦人，善

於報復」

武將軍反而揚起臉來：「不瞎吵，我真想知道哇。你們比我年紀大，經驗多，娘們，誰不

愛娘們？」

「這倒成了問題」會長笑出了聲。

陳老先生沒言語，看着錢子美。他真不愛聽這路話，可是不敢得罪他們；地位的優越，沒辦法。

「陳老先生？」武將軍將錯就錯，鬧哄起來。

「武將軍天真，天真！食色性也，不過——」陳老先生假裝一笑。

「等着，武將軍，等多啣咱們喝幾盅的時候，我告訴你；你得先背熟了春秋。」會長大笑起來，可依然沒有多少聲音，像狗喘那樣。

陳老先生陪着笑起來。講什麼他也不弱於會長，他心裏說，學問、手段……不過，他的確覺到他是跟會長學了一招兒。文人所以能駕馭武人者在此，手段。

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笑得很不自然。他也想到：假若他不在這裏，或者錢會長和武將軍就會談起婦女來。他得把話扯到別處去，不要大家楞着，越楞着越會使會長感到不安。

「那個，子美翁，有事商量嗎？我還有點別的……」

「可就是。」錢會長想起來：「別人都起不了這麼早，所以我只約了你們二位來。水災的事，馬上需要鉅款，咱先湊一些發出去，刻不容緩。以後再和大家商議。」

「很好。」武將軍把話都聽明白，而且非常願意拿錢辦善事。「會長分派吧，該拿多少！」

「昨天晚上遇見吟老，他拿一千。大家量力而爲吧。」錢會長慢慢的說。

「那麼，算我兩千吧。」武將軍把腿伸出好遠，閉上眼養神，彷彿沒了他的事。

陳老先生爲了難，當仁不讓，不能當場丟人。可是書生，沒作過官的書生，哪能和鹽運使與將軍比呢。不錯，他現在有些財產，可是他沒覺到富裕，他總以爲自己還是個窮讀書的；因爲感覺到自己窮，纔能作出詩來。再說呢，那點財產都是兒子掙來的，不容易，老子隨便揮霍——即使是爲行善——豈不是慷他人之慨？父慈子孝，這是兩方面的。爲兒子纔拉攏這些人，可是沒拉攏出來什麼，而先倒出一筆錢去，兒子的，怎對得起兒子？自然，也許出一筆錢，引起會長的敬意，對兒子不無好處；但是希望與拿現錢是兩回事。引起他們的敬意，就不能少拿，而且還得快說，會長在那兒等着呢！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常這麼說；可誰叫自己連個知縣也沒補上過呢！陳先生的難堪甚於顧慮，他恨自己。他擡了把鬍子，手微有一點顫。

「寒士，不過呢，當仁不讓，我也拿吟老那個數兒吧。唯賑無量不及破產哈哈！」他自

已聽得出哈哈中有點顫音。

他痛快了些，像把苦藥吞下去那樣，不感覺舒服，而是減少了遲疑與苦悶。

武將軍兩千，陳老先生一千，不算很小的一個數兒。可是會長連頭也沒擡，依然咕嚕着他的水煙。陳老先生一方面羨慕會長的氣度，一方面想知道到底會長拿多少呢。

「爲算算錢數，會長，會長拿多少？」

會長似乎沒有聽見。待了半天，仍然沒擡頭：「我昨天就匯出去了，五千；你們諸公的幾千，今天晌午可以匯了；走，大家還方便吧？若是不方便的話，我先打個電報去報告個數目，一半天再匯款。」

「容我們一半天的工夫也好。」陳老先生用眼睛問武將軍，武將軍點點頭。大家又沒的可說了。

武將軍又忽然想起來：「宏老，走上我那兒喫飯去！會長去不去？」

「我不陪了，還得找幾位朋友去，急賑！」會長立起來，「不忙，天還早。」

陳老先生願意離開這裏，可是不十分熱心到武宅去喫飯。他可沒思索便答應了武將軍，他知道自己心中是有點亂，有個地方去也好。他慚愧，爲一千塊錢而心中發亂；毛病都在他沒作過鹽運使與軍長；他不能不原諒自己。到底心中還是發亂。

坐上將軍的汽車，一會兒就到了武宅。

武將軍的書房很高很大，好像個風雨操場似的，可是牆上掛滿了字畫，到處是棹椅，棹上擠滿了擺設。字畫和擺設都是很貴買來的，而幾乎全是假古董。懂眼的人不好意思當着他的面說是假的，可是即使說了，將軍也不在乎。遇到陰天下雨沒事可作的時候，他不看那些東西，而一件件的算價錢，加到一塊統計若干，而後分類，字畫值多錢，銅器值若干，玉器……來回一算，他可以很高興的過一早晨，或一後半天。

陳老先生不便說那些東西「都」是假的，也不便說「都」是真的，他指出幾件不地道，而囑咐將軍：「以後再買東西，找我來；或是講明了，付過了錢哪時要退就可以退。」他可惜那些錢。

「正好，我就去請你，買不買的，說會子話兒！」武將軍馬上想起話來。這所房子值五萬家裏現在只剩了四個娘們，原先本是九個來着，裁去了五個，保養身體，修道。他有朝一日再掌兵權也不再多殺人，太缺德……

陳老先生搭不上話，可是這麼想：假若自己是宰相，還能不和將軍們來往麼？自己太褊狹，因為沒作過官；一個儒者，書生的全部經驗是由作官而來。他把心放開了些，慢慢的覺到武將軍也有可愛之處，就拿將軍的大方說，會長剛一提賑災，他就認兩千，無論怎說，這是有益於人民的……至少他不能得罪了將軍，兒子的前途——文王的大德，武王的功績，相輔而成，相輔而成！

僕人拿進一封信來。武將軍接過來，隨手放在福建漆的小桌上。僕人還等着。將軍看了信封一眼：「怎回事？」

「要將軍的片子，要緊的信！」

「找張名片去，請王先生來！」王先生是將軍的祕書。

「王先生喫飯去了，大概得待一會兒……」

將軍撕開了信封，抽出信紙，順手兒遞給了陳老先生：「老先生給看一眼，就是不喜歡念信那誰，抽屜裏有名片。」

陳老先生從袋中摸出大眼鏡，極有氣勢的看信：

「武將軍仁兄閣下敬啓者恭維

起居納福金體康寧爲盼舍姪之事前曾面託是幸今聞錢子美次長與

將軍仁兄交情甚厚次長與秦軍長交情亦甚厚如蒙

鼎助與次長書通一聲則薄酬六千二位平分可也次長常至軍長家中順便一說定奏成功無任感激心照不宣祇祝

鈞安

如小弟馬應龍頓首」

陳老先生的鬍子擋不住他的笑了。文人的身分，正如文人的笑的資料，最顯然的是來自文字。陳老先生永遠忘不了這封信。

「怎回事？」武將軍問。

老先生爲了難；這樣的信能高聲朗誦的給將軍念一過嗎？他們倆並沒有多大交情；他想用自己的話翻譯給將軍，可是六千元等語是沒法翻得很典雅的；況且太文雅了，將軍是否能聽得明白，也是個問題。他用白話兒告訴了將軍，深恐將軍感到不安；將軍聽明白了，只說了聲：

「就是別拜把子，麻煩！」態度非常的自然。

陳老先生明白了許多的事。

## 五

廉伯太太正在燈下給傻小子織毛襪子，嘴張着點，時時低聲的數數針數。廉伯進來。她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的低下頭去照舊作活。廉伯心中覺得不合適，彷彿不大認識她了。結婚時的她忽然極清楚浮現在心中，而面前的她倒似乎渺茫不真了。他無聊的，慢

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肯承認已經厭惡了太太，可也無從再愛她。她現在只是一堆肉，一堆討厭的肉，對她沒有可說的，沒有可作的。

「孩子們睡了？」他不願呆呆的坐着。

「剛睡，」她用編物針向西指了指，孩子們是由劉媽帶着在西套間睡。說完，她繼續的編手中的小襪子。似用着心，又似打着玩，嘴唇輕動，記着針數；有點傻氣。

廉伯點上枝香煙，覺到自己正像個煙筒，細長，空空的，只會冒着點煙。吸到半枝上，他受不住了，想出去，他有地方去。可是他沒動，已經忙了一天，不願再出去。他試着找她的美點，剛找到便又不見了。不想再看。說點什麼，完全拿她當個「太太」看，談些家長里短。她一聲不出，連咳嗽都是在嗓子裏微微一響，恐怕使他聽見似的。

「嗨！」他叫了聲，低，可是非常的硬，「啞吧！」

「啞！」她將針線按在心口上，「你吓我一跳！」

廉伯的氣不由的擡上來，把煙捲用力的摔在地上，蹦起一些火花。「別扭！」

「怎啦？」她慌忙把東西放下，要立起來。

他沒言語；可是見她害了怕，心中痛快了些，用脚把地上的煙蹂滅。

她呆呆的看着他，像被驚醒的雞似的，不知怎樣纔好。

「說點什麼，」他半惱半笑的說，「老編那個雞巴東西離冬天還遠着呢，忙什麼！」  
她找回點笑容來：「說冷可就也快說吧。」

他本來沒的可說，臨時也想不出。這要是擱在新婚的時候，本來無須再說什麼，有許多的事可以代替說話。現在，他必得說些什麼，他與她只是一種關係；別的都死了。只剩下這點關係；假若他不願斷絕這點關係的話，他得天天回來，而且得設法找話對她說！

「二爺呢？」他隨便把兄弟拾了起來。

「沒回來吧；我不知道。」她覺出還有多說點的必要：「沒回來喫飯，橫是又湊上了。」

「得給他定親了，省得老不着家。」廉伯痛快了些，躺在牀上，手枕在腦後。「你那次說的是誰來着？」

「張家的三姑娘，長得仙女似的！」

「啊，美不美沒多大關係。」

她心中有點刺的慌。她娘家沒有陳家闊，而自己在作姑娘的時候也很俊。

廉伯沒注意她。深感覺到廉仲婚事的困難。弟弟自己沒本事，全仗着哥哥，而哥哥的地位還沒達到理想的高度。說親就很難：高不成，低不就。可是即使哥哥的地位再高起許多，還不是弟弟跟着白佔便宜？廉伯心中有點不自在：以陳家全體而言，弟弟應當娶個有身分的女子，以弟弟而言，癡人有個傻造化，苦了哥哥慢慢再說吧！

把弟弟的婚事這麼放下，緊跟着想起自己的事。一想起來，立刻覺得屋中有點閉氣，他想出去。可是……

「說，把小鳳接來好不好？你也好有個伴兒。」

廉伯太太還是笑着，一種代替哭的笑：「隨便。」

「別隨便，你說願意。」廉伯坐起來。「不都爲我，你也好有個幫手；她不壞。」

她沒話可說，轉來轉去還是把心中的難過笑了出來。

「說話呀，」他緊了一板：「願意就完了，省事！」

「那麼不等二弟先結婚啦？」

他覺出她的厲害。她不哭不鬧，而拿弟弟來支應，厲害！設若她吵鬧，好辦；父親一定向着兒子，父親不能勸告兒子納妾，可是一定希望再有個孫子，大成有點傻，而太太不易再生養。不等弟弟先結婚了？多麼冠冕堂皇！弟弟算什麼東西！十幾年的夫婦，跟我掏帖壞他立起來，找帽子，不能再在這屋裏多停一分鐘。

「上哪兒這早晚！」

沒有回答。

## 六

微微的月光下，那個小門像圖畫上的，門樓上有些樹影。輕輕的拍門，他口中有點發

乾，恨不能一步邁進屋裏去。小鳳的母親來開，他希望的是小鳳自己。老媽媽問了他一句什麼，他只哼了一聲，一直奔了北屋去。屋中很小，很乾淨，還擺着盆桂花。她從東裏間出來：「你，你？」

老媽媽沒敢跟進來，到廚房去泡茶。他想摟住小鳳。可是看了她一眼，心中涼了些，聞到桂花的香味。她沒打扮着，臉黃黃的，眼圈有點發紅，好似忽然老了好幾歲。廉伯坐在椅上，想不起說什麼好。

「我去擦把臉，就來！」她微微一笑，又進了東裏間。

老媽媽拿進茶來，又閒扯了幾句，廉伯沒心聽。老媽媽的白髮在電燈下顯着很鬆很多，蓬散開個白的光圈。他呆呆的看着這團白光，心中空虛。

不大一會兒，小鳳回來了。臉上擦了點粉，換了件衣裳，年輕了些，淡綠的長袍，印着些小碎花。廉伯愛這件袍兒，可是剛纔的紅眼圈與黃臉仍然在心中，他覺得是受了騙。同時，他又捨不得走，她到底還有點吸力。無論如何，他不能馬上又折回家去，他不能輸給太太。

老媽媽又躲出去。

小鳳就是沒擦粉，也不算難看；擦了粉，也不妖媚。高高的細條身子，長臉，沒有多少血，白淨。鼻眼都很清秀，牙非常的光白好看。她不健康，不妖豔，但是可愛。她身上有點什麼天然帶來的韻味，像春霧，像秋水，淡淡的籠罩着全身，沒有什麼特別的美點，而處處輕巧自然，一舉一動都溫柔秀氣；衣服在她身上像遮月的薄雲，明潔飄灑。她不愛笑，但偶爾一笑，露出一些好看的牙，是她最美的時候，可是僅僅那麼一會兒，轉眼即逝，使人追味，如同看着花草，忽然一個白蝶飛來，又飄然飛過了牆頭。

「怎這麼晚？」她遞給他一枝煙，扔給他一盒洋火。

「忙！」廉伯舒服了許多。看着藍煙往上升，他定了定神，爲什麼單單愛這個貧血的女人？奇怪，自從有了這個女人，把尋花問柳的事完全當作應酬，心上只有她一個人，爲什麼從煙中透過一點濃而不厭的桂香，對她的味兒長遠！

「眼圈又紅了，爲什麼？」

「沒什麼，」她笑得很小，只在眼角與鼻翅上輕輕一逗，可是表現出許多心事。「有點頭疼，喫完飯也沒洗臉。」

「又吵了架？一定！」

「不願意告訴你，弟弟又回來了！」她皺了一下眉。

「他在哪兒呢？」他喝了一大口茶，很關切的樣子。

「走了，媽媽和我拿你吓嚇他來着。」

「別遇上我，有他個苦子喫！」廉伯說得極大氣。

「又把媽媽的錢……」她彷彿後悔了，輕輕嘆了口氣。

「我還得把他趕跑！」廉伯很堅決，自信有這個把握。

「也別太急了，他——」

「他還能怎樣了陳廉伯？」

「不是，我沒那麼想；他也有好處。」

「他？」

「要不是他，咱倆還到不了一塊，不是嗎？」

陳廉伯哈哈的笑起來：「沒見過這樣的紅娘！」

「我簡直沒辦法。」她又皺上了眉。「媽媽就有這麼一個兒子，恨他，可是到底還疼他，作媽媽的大概都這樣。只苦了我，向着媽媽不好，向着弟弟不好！」

「算了吧，說點別的，反正我有法兒治他！」廉伯其實很願聽她這麼訴苦，這使他感到他的勢力與身分，至少也比在家裏跟夫人對楞着強；他想起夫人來：「我說，今兒個我可不回家了。」

「你們也又吵了嘴，爲我？」她要笑，沒能笑出來。

「爲你；可並沒吵架。我有我的自由，我愛上這兒來別人管不着我！不過，我不願意這麼着；你是我的人，我得把你接到家中去；這麼着別扭！」

「我看還是這麼着好。」她低着頭說。

「什麼？」他看準了她的眼問。

她的眼光極軟，可是也對準他的：「還是這麼着好。」

「怎麼？」他的嘴唇併得很緊。

「你還不知道？」她還看着他，似乎沒理會到他的耍怒的神氣。

「我不知道！」他笑了，笑得很冷。「我知道女人們別扭。喫着男人，喝着男人，喫飽喝足了成心氣男人。她不願意你去，你不願意見她，我曉得。可是你們也要曉得，我的話纔算話！」他挺了挺他的水蛇腰。

她沒再說什麼。

因為沒有光明的將來，所以她不願想那黑暗的過去。她只求混過今天。可是躺在陳廉伯的旁邊，她睡不着，過去的圖畫一片片的來去，她沒法趕走牠們。牠們引逗她的淚，可是只有哭彷彿是件容易作的事。

她並不叫「小鳳」，宋鳳貞纔是她；「小鳳」是廉伯送給她的，爲是聽着像個「外家」。她是師範畢業生，在小學校裏教書，養活她的母親。她不肯出嫁，因爲弟弟龍雲不肯負起養活老母的責任。媽媽爲他們姐弟喫過很大的苦處，龍雲既不肯爲老人想一想，鳳貞彷彿一點不能推脫奉養媽媽的義務；或者是一種權利，假如把「孝」字想到了的話。爲這個，她把出嫁的許多機會讓過去。

她在小學裏很有人緣，她有種引人愛的態度與心路，所以大家也就喜歡她。校長是位四十多歲的老姑娘，已辦了十幾年的學，非常的糊塗，非常的任性，而且有一頭假頭髮。她有錢，要辦學，沒人敢攔着她。連她也沒挑出鳳貞什麼毛病來，可是她的弟弟說鳳貞不好，所以她也以爲鳳貞可惡。鳳貞怕失業，她到校長那裏去說：校長的弟弟常常跟着她，而且給她寫信，她不肯答理他。校長常常辭退教員，多半是因爲教員有了愛人。校長自己是老姑娘，不許手下的教員講戀愛；因爲這個，社會上對於校長是十二分尊敬的；大家好像是這樣想：假若所有的校長都能這樣，國家即使再弱，上十倍，也會甦醒一覺就夢似的。

強起來。鳳貞曉得這個，所以覺得跟校長說明一聲，校長必會管教她的兄弟。

可是校長很簡單的告訴鳳貞：「不准誣賴好人，也不准再勾引男子，再有這種事，

哼……」

鳳貞的淚全嚙在肚子裏。打算辭職，可是得等找到了別的事，不敢冒險。

慢慢的，這件事被大家知道了，都爲鳳貞不平。校長聽到了一些，她心中更冒了火。有一天朝會的時候，她教訓了大家一頓，話很不好聽，有個暴性子的的大學生喊了句：「管教管教你弟弟好不好！」校長哈哈的笑起來：「不用管教我弟弟，我得先管教我教員！」她從袋中摸出個紙條來：「看收了我弟弟五百塊錢，反說我兄弟不好。宋鳳貞我待你不錯，這就是你待朋友的法兒，是不是？你給我滾！」

鳳貞只剩了哆嗦。學生們馬上轉變過來，有的向她呸呸的啐。她不曉得怎樣走回了家。到了家中，她還不敢哭；她知道那五百塊錢是被弟弟使了，不能告訴媽媽；她失了業，也不能告訴媽媽。她只說不大舒服，請了兩天假；她希望能快快的在別處找個事。

找了幾個朋友，託給找事，人家都不太高興理她。

龍雲回來了，很懇切的告訴姐姐：

「姐，我知道你能原諒我。我有我的事業，我需要錢。我的手段也許不好，我的目的沒有錯兒。只有你能幫助我，正像只有你能養着母親。爲幫助母親與我，姐，你須捨掉你自己，好像你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似的。校長弟弟的五百元，你得替我還上；但是我不希望你跟他去。偵探長在我的背後，你能拿住了偵探長，偵探長就拿不住了我，明白姐？你得到他，他就會還那五百元的賬，他就會給你找到事，他就會替你養活着母親。得到他，替我遮掩着，假如不能替我探聽什麼，我得走了，他就在我背後呢！再見，姐，原諒我不能聽聽你的意見！記住，姐姐，你好像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

她明白弟弟的話，明白了別人，爲別人作點什麼，只有捨去自己。

弟弟的話都應驗了，除了一句——「他就會給你找到事。他沒給鳳貞找事，他要她陪着睡。鳳貞沒再出過街門一次，好似根本沒有生在世間過。對於弟弟，她只能遮掩，說他不

孝、糊塗、無賴；爲弟弟探聽，她不會作，也不想作，她只求混過今天，不希望什麼。

七

陳老先生明白了許多的事。有本領的人使別人多懂些事，沒有本事的人跟着別人學，慚愧！自己跟着別人學，但是不能不學，一事不知，君子之恥，活到老學到老，誰叫自己沒補上知縣呢！作官方能知道一切。自己的祖父作過道台，自己的父親可是只作到了二坊里德表，一連個功名也沒得到！父親在族譜上不算個數，自己也差不多；可是自己的兒子……不能全靠着兒子，自己應當老當益壯，假若功名無望，至少得幫助兒子成全了偉大事業。自己不能作官，還不會去結交官員嗎？打算幫助兒子非此不可！他看出來，作官的永遠有利益，鹽運使、將軍，退了職還有大宗的大款。官和官聲氣相通，老相互幫忙。盟兄弟、親戚、朋友，打成一片；新的官是舊官的枝葉，即使平地雲雷，一步登天，還是得找着舊官。宦人家求婚結友；一人作官，禍及三代。他明白了這個。想到了二兒子，平日，看二兒子是個

廢物，現在變成了寶貝。廉伯可惜已經結了婚，廉仲大有希望。比如說武將軍有個小妹或女兒，給了廉仲？即使廉仲沒出息到底，可是武將軍又比廉仲高明着多少？他打定了主意，廉仲必須娶個值錢的女子，哪怕醜一點呢，歲數大一點呢，都沒關係。廉伯只是個偵探長，那麼，醜與老便是折衝時的交換條件；陳家地位低些，可是你們的姑娘不俊秀呢！慚愧，陳家得向人家交換條件，無法，誰叫陳宏道懷才不遇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何等氣慨！老先生心裏笑了笑。

他馬上託咐了武將軍，武將軍不客氣的問老先生有多少財產。老先生不願意說，又不能不說，而且還得誇張着點兒說。由君子憂道不憂貧的道理說，他似乎應當這樣的回答——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即使這是瞞心昧己的話，聽着到底有些詩味。可是他現在不是在談道，而是談實際問題，實際問題永遠不能作寫詩的材料。他得多說，免得叫武將軍看他不起：

「詩書門第，不過呢，也還有個十幾萬；先祖作過道台……」想給兒子開脫罪名。

「廉伯大概也抓弄不少官不在大，缺得合適。」武將軍很親熱的說。

「那個，還好，還好！」老先生既不肯像武人那樣口直心快，又不願說倒了行市。

「好吧，老先生，交給我了；等着我的信兒吧！」武將軍答應了。

老先生吐了一口氣，覺得自己並非缺乏實際的才幹，只可惜官運不通；喜完不免又自憐，鬍子嘴兒微微的動着，沒念出聲兒來：「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哼！」武將軍用力拍了大腿一下：「真該揍，怎就忘了呢！寶齋不是有個老妹子？」他看着陳老先生，彷彿老先生一定應該知道寶齋似的。

「哪個寶齋？」老先生沒希望事來得這樣快，他渺茫的有點害怕了。

「不就是孟寶齋，頂好的人！那年在南口打個大勝仗，升了旅長。後來邱軍長倒戈，把他也連累上，撒了差，手中多也沒有，有個廿來萬，頂好的人。我想想看，他——也就四十一二，老妹子過不去廿五六，『老』妹子合適，就這麼辦了，我明天就去找他，頂熟的朋友。還真就是合適！」

陳老先生心中有點慌，事情太順當了，恐怕出毛病。孟寶齋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呢？婚姻大事，不是隨便鬧着玩的。可是，武將軍的善意是不好不接受的。怎能剛求了人家，又撒回手來呢？但是，跟個旅長作親——難道兒子不是偵探長？兒孫自有兒孫福，廉仲有命呢，跟再闊一點的人聯姻，也無不可；命不濟呢，娶個娥皇似的賢女，也沒用。父親只能盡心焉而已，其餘的……再說呢，武將軍也不一定就馬到成功，試試總沒什麼不可以的。他點了頭。

辭別了武將軍，他可是又高興起來，即使是試試，總得算是個勝利；假使武將軍看不起陳家的話，他能這樣熱心給作媒麼？這回不成，來日方長，陳家算是已打入了另一個圈子，老先生的力量，廉仲也不壞，有點傻造化，希望以後能多給他點好臉子看。

把二兒子的事放下，想起那一千塊錢來。告訴武將軍自己已有十來萬，未免，未免，不過，一時的手段；君子知權達變。雖然沒有十來萬，一千塊錢還不成問題。可是，會長與將軍的捐款不必自己掏腰包，一個買賣就回來三四千——那封信爲什麼自己應當白白拿

出一千呢？況且，焉知道他們的捐款本身不是一種買賣呢？作官的真會理財，文章經濟。大概廉伯也有些這種本領，一清早來送封兒，不算什麼不體面的事；自己不要，不過是便宜了別人；人不應太迂闊了。這一千塊錢怎能不叫兒子知道，而且不白白拿出去呢？陳老先生極用心的想，心中似乎充實了許多：作了一輩子書生，現在纔明白官場中的情形，纔有實際的問題等着解決。兒子盡孝是種光榮，但究竟是空虛的，雖然不必受之有愧，可是並顯不出爲父親的真本事。這回這一千元，不能由兒子拿，老先生要露露手段，兒子的孝心是兒子的，父親的本事是父親的，至少這兩回事——廉仲的婚事和一千元捐款——要由父親負責，也教他們年輕的看一看，也證實一下自己並不是酸秀才。

街上彷彿比往日光亮着許多，飛塵在秋晴中顯着特別的乾爽，高高的浮動着些細小金星。藍天上飄着極高極薄的白雲，將要同化在藍色裏，鷹翅下懸着白白的長絲。老先生覺得有點疲乏，可是非常高興，頭上出了些汗珠，依然扯着方步。來往的青年男女都換上初秋的新衣，獨行的眼睛不很老實，同行的手拉着手，或並着肩低語。老先生惡狠狠

的瞪着他們，什麼樣子，男女無別，混帳！老先生想到自己設若還能作官，必須斬除這些混帳們。愛民以德，齊民以禮；不過，亂國重刑，非殺幾個不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種男女便是妖孽。只有讀經崇禮，方足以治國平天下。

但是，自己恐怕沒有什麼機會作官了，頂好作個修身齊家的君子吧。「聖賢雖遠詩書在，殊勝鄰翁擊磬聲！」修身，自己生平守身如執玉；齊家，父慈子孝，俯仰無愧，耿耿此心，忘了街上的男女；我道不行，且獨善其身吧。

他想到新鋪子中看看，兒子既然孝敬給老人，老人應當在開市以前去看看，給他們出些主意，「爲商爲士亦奚異，」天降德於予，必有以用其才者。

聚元糧店正在預備開市，門匾還用黃紙封着，右上角破了一塊，露出極亮的一塊黑漆和一個鮮紅的「民」字。鋪子外卸着兩輛大車，一羣赤背的人往裏邊扛麵袋，背上的汗溼透了披着的大布巾，頭髮與眉毛上都掛着一層白霜。肥驢子在車旁用嘴偎着料袋，尾巴不住的掄打秋蠅。麵和汗味裹在一處，招來不少紅頭的綠蠅，帶着閃光亂飛。鋪子裏

面也很緊張，簽籬已擺好，都貼好紅紙簽，小夥計正按着標籤往裏倒各種糧食，糠飛滿了屋中，把新油的綠櫃蓋上一層黃白色。各處都是新油飾的，大紅大綠，像個鄉下的新娘子，盡力打扮而怪難受的。麵粉堆了一人多高，還往裏扛，軟軟的，印着綠字，像一些發腫的枕頭。最着眼的是懸龕裏的關公，臉和前面的一雙大紅燭一樣紅，龕底下貼着一溜米色的掛錢和兩三串元寶。

陳老先生立在門外，等着孫掌櫃出來迎接。夥計們和扛麵的都不答理他，他的氣要往上撞。「借光，別擋着道兒！」扛着兩個麵的，翻着眼瞪他。

「叫掌櫃的出來！」陳老先生吼了一聲。

「老東家！老東家！」一個大點兒的夥計認出來。

「老東家！老東家！」傳遞過去，大家忽然停止了工作，臉在汗與麵粉的底下露出敬

意。

老先生舒服了些，故意不睬不聞。擡頭看匾角露出的紅「民」字。

孫掌櫃胖胖的由內櫃扭出來，臉上的笑紋隨着光線的強度增多，走到門口，臉上滿是陽光也滿是笑紋。山東綢的褲褂在日光下起閃，腳下的新千層布底白得使人忽然冷一下。

「請吧，請吧，老先生。」掌櫃的笑向老東家放射，眼角擦着麵車，千層底躲着馬屎，腦瓢兒指揮小徒弟去沏茶打手巾。一點不忙，而一切都作到了，掌櫃的身分慢慢的向內櫃走，都不說話，掌櫃的胖笑臉向左向右，微微一擡，微微向後；老先生的眼隨着胖笑臉看到了一切。

到了內櫃，新油漆味，老關東煙味，後院的馬糞味，前面浮進來的糠味，拌成一種很重而得體的臭味。老先生入了另一世界。這個味道使他忘了以前的自己，而想到一些比書生更充實更有作爲的事兒。平日的感情是來自書中，平日的願望是來自書中，空的，都是空的。現在他看着牆上斜掛着一溜藍布皮的賬簿，桌上的紫紅的算盤，牆角放着的大錢櫃，鎖着放光的巨鎖，貼着「招財進寶」……他覺得這是實在的，可捉摸的事業；這個

事業未必比作官好，可是到底比向着書本發呆，或高吟「天生德於予」強的多。這是生命、作爲事業。即使不幸，兒子擱下差事，這裏，這裏！到底是有米有麵有錢，經濟！

他想起那一千塊來。

「孫掌櫃，比如說，閒談，咱們要是能應下來一筆賑糧；今年各處鬧災，大概不久連這裏也得收容不少災民；辦賑糧能賠錢不能請記住，這可是慈善事兒！」

孫掌櫃摸不清老東家的意思，只能在笑上努力：「賠不了，怎能賠呢？」

「閒談；怎就不能賠呢？」

又笑了一頓，孫掌櫃拿起長煙袋，劃着了兩根火柴，都倒插在煙上，而後把老玉的煙嘴放在脣間。「辦賑糧只有賺，弄不到手的事兒！」撇着嘴嚙了口很厚很辣的煙。「怎麼說呢，是這麼着：賑糧自然免稅，白運啊——」

「還怎着？」老先生閉上眼，氣派很大。

「誰當然也不肯專辦賑；白運，這裏頭就有伸縮了。」他等了等，看老東家沒作聲，纔

接着說：「趕到糧來了，發的時候還有分寸。」

「那可——」老先生睜開了眼。

「不必一定那麼辦，不必；假如咱們辦，實入實出；佔白蓮的便宜，不苦害難民，落個美名，正趕上開市，也好立個名譽。買賣是活的，看怎調動。」孫掌櫃叨着煙袋，斜看着白千層底兒。

「買賣是活的，」在老先生耳中還響着，跟作文章一樣，起承轉合……

「老先生，有路子嗎？」孫掌櫃試着步兒問。

「什麼路子？」

「辦賑糧。」

「我想想看。」

「運動費可也不小。」

「有人，有人；我想想看。」老先生慢慢覺得孫掌櫃並不完全討厭。武將軍與孫掌櫃

都不像想像的那麼討厭，自己大概是有點太板了；道足以正身，也足以殺滅生機，彷彿是要改一改，自己有了財，有了身分，傳道豈不更容易；湯武都是皇帝，富有四海，仍不失為聖人。拿那一千，再拿一二千去運動也無所不可，假如能由此買賣與隆起來，日進斗金……

他和孫掌櫃詳細的計議了一番。

臨走，孫掌櫃想起來：

「老先生，內櫃還短塊匾，老先生給選兩個好字眼，寫一寫；明天我親自去取。」

「寫什麼呢？」老先生似乎很尊重掌櫃的意見。

「老先生想吧，我一肚子俗字！」

老先生哈哈的笑起來，微風把長鬚吹斜了些，在陽光中飄着疏落落的金絲。

## 八

「大嫂！」廉仲在窗外叫：「大嫂！」

「進來，二弟。」廉伯太太從裏間匆忙走出來。「喲，怎麼啦？」廉仲的臉上滿是汗，臉蛋紅得可怕，進到屋中，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好像要昏過去的樣子。

「二弟，怎啦？不舒服吧？」她想去拿點糖水。

廉仲的頭在椅背上搖了搖，好容易喘過氣來。「大嫂」叫了一聲，他開始抽噎着哭起來，頭捧在手裏。

「二弟！二弟說話！我是你的老嫂子！」

「我知道。」廉仲掙扎着說出話來，滿眼是淚的，看着嫂子：「我只能對你說，除了你，沒人在這裏拿我當作人。大嫂你給我個主意。」他淨下了鼻子。

「慢慢說，二弟。」廉伯太太的淚也在眼圈裏。

「父親給我定了婚，你知道？」

她點了點頭。

「他沒跟我提過一個字；我自己無意中聽到了，女的，那個女的，大嫂，公開的跟她家裏的汽車夫一塊睡，誰都知道！我不算人，我沒本事，他們只圖她的父親是旅長，媒人是將軍，不管我……王八……」

「父親當然不知道她的……」

「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我不能受。可是，我不是來告訴你這個。你看，大嫂，」廉仲的淚漸漸乾了，紅着眼圈，「我知道我沒本事，我傻，可是我到底是個人。我想跑，窮死餓死，我認命，不再登陳家的門。這口飯難嚥！」

「咱們一樣，二弟！廉伯太太低聲的說。」

「我很想玩他們一下，」他見嫂子這樣同情，爽性把心中的話都抖落出來：「我知道他們的劣蹟，他們強迫買賣家給送禮——乾禮。他們抄來『白麵』用麵粉頂換上去，他們包辦賑糧……我都知道。我要是揭了他們的蓋兒，鎗斃，鎗斃！」

「嘔，二弟，別說了，怕人！你跑就跑得了，可別這麼辦哪！於你沒好處，於他們沒好處。我

呢，你得爲我想想吧！我一個婦道人家……」她的眼又向四下裏望了望，很害怕的樣子。

「是呀，所以我沒這麼辦。我恨他們，我可不恨你，大嫂；孩子們也與我無仇無怨。我不糊塗。」廉仲笑了，好像覺得爲嫂子而沒那樣辦是極近人情的事，心中痛快了些，因爲嫂子必定感激他。「我沒那麼辦，可是我另想了主意。我本打算由昨天出去，就不登這個門了，我去賭錢，大嫂你知道我會賭？我是這麼打好了主意：賭一晚上，贏個幾百，我好遠走高飛。」

「可是你輸了。」廉伯太太低着頭問。

「我輸了！」廉仲閉上了眼。

「廉仲，你預備輸，還是打算贏？」宋龍雲問。

「贏！」廉仲的臉通紅。

「不賭；兩家都想贏還行。我等錢用。」

那兩家都笑了。

「沒你缺一手。」廉仲用手指肚來回摸着一張牌。

「來也不打麻醬，沒那麼大工夫。」龍雲向黑的屋頂噴了一口煙。

「我什麼也陪着，這二位非打牌不可，專為消磨這一晚上。坐下！」廉仲很急於開牌。

「好吧，八圈，多一圈不來？」

三家勉強的點頭。「坐下！」一齊說。

「先等等，拍出錢來看看，我等錢用！」龍雲不肯坐下。

三家掏出票子扔在桌上，龍雲用手撥弄了一下：「這點錢玩你們的吧！」

「根本無須用錢；籌碼輸了的，明天早晨把款送到；賭多少的？」廉仲立起來，拉住龍

雲的臂。

「我等兩千塊用，假如你一家輸，輸過兩千，我只要兩千，多一個不要；明天早上清  
眼！」

「坐下你輸了也是這樣」廉仲知道自己有把握。

「那還用說，打座！」

八圈完了，廉仲只和了個末把，胖手哆嗦着數籌碼，他輸了一千五。

「再來四圈？」他問。

「說明了八圈一散。」龍雲在禪子上擦擦手上的汗：「明天早晨我同你一塊去取錢，等用！」

「你們呢？」廉仲問那二家，眼中帶着乞憐的神氣。

「再來就再來，他一家贏，我不輸不贏。」

「我也輸不多，再來就再來。」

「贏家說話！」廉仲還有勇氣，他知道後半夜能轉敗為勝，必不得已，他可以耍花活；似乎必得耍花活！

「不能再續，只來四圈；打座！」龍雲彷彿也打上穩來。

廉仲的運氣轉過點來。

「等會兒」龍雲遞給廉仲幾個籌碼。「說明白了，不帶花招兒的」

廉仲擰了下眉毛，沒說什麼。

打下一圈來，廉仲和了三把都不小。

「抹好了牌，再由大家隨便換幾對兒，心明眼亮；誰也別掏壞，誰也別喫虧」龍雲用自己門前的好幾對牌換過廉仲的幾對來。

廉仲不敢說什麼，瞪着大家的手。

可是第二圈，他還不錯，雖然只和了一把，可是很大。他對着牌笑了笑。

「脫了你的肥袖小褂」龍雲指着廉仲的胖臉說。

「幹什麼？」廉仲的臉緊得很難看，用嘴唇乾擠出這麼三個字來。

「不帶變戲法兒的，仙人摘豆，隨便的換，哎？」

嘩——廉仲把牌推了，「輸錢小事，名譽要緊，太爺不玩啦！」

「你你要打的；檢起來！」龍雲冷笑着。

「不打犯法呀！」

「好啦，不打也行，這兩圈不能算數，你淨欠我一千五？」

「我一個兒子不欠你的？」廉仲立起來。

「什麼？你以為還出得去嗎？」龍雲也立起來。

「綁票是怎着？我看見過！」廉仲想吓嚇吓嚇人，牌是不能再打了，抹不了自己的牌，換不了張，自己沒有必贏的把握。憑氣兒，他敵不住龍雲。

「用不着費話，我輸了還不是一樣拿出錢？」

「我沒錢！」廉仲說了實話。

「嗨，你們二位請吧，我和廉仲談談。」龍雲向那兩家說：「你不輸不贏，你輸不多；都算沒事，明天見。」

那兩家穿好長衣服，「再見。」

「坐下，」龍雲和平了一些，「告訴我，怎回事。」

「沒什麼，想贏倆錢，作個路費，遠走高飛。」廉仲無聊的，失望的，一笑。

「沒想到輸，即使輸了，可以拿你哥哥唬事，偵探長。」

「他不是我哥哥！」廉仲可是想不起別的話來。他心中忽然很亂：回家要錢，絕對不敢。最後一次利用哥哥的勢力，不行，龍雲不是好惹的。再說呢，龍雲是廉伯的對頭，幫助誰也不好；廉伯拿住龍雲，至少是十年監禁，龍雲得了手，廉伯也許喫不住。自己怎麼辦呢？

「你幹嗎這麼急着用錢？等兩天行不行？」

「我有我的事，等錢用就是等錢用；想法拿錢好了，你！」龍雲一點不讓步。

「我告訴你了，沒錢！」廉仲找不着別的話說。

「家裏去拿。」

「你知道他們不能給我。」

「跟你嫂子要！」

「她哪有錢？」

「你怎知道她沒錢？」

廉仲不言語了。

「我告訴你怎辦，」龍雲微微一笑，「到家對你嫂子明說，就說你輸了錢，輸給了我。我幹嗎用錢呢，你對嫂子這麼講：龍雲打算弄倆錢，把媽媽姐姐都偷偷的帶了走。你這麼一說，必定有錢。明白不？」

「你真帶她們走嗎？」

「那你不用管。」

「好啦，我走吧？」廉仲立起來。

「等等！」龍雲把廉仲攔住。「那兒不是張大椅子你睡上一會兒，明天九點我放你走。我不用跟着你，你知道我是怎個人。你乖乖的把款送來，好；你一去不回頭，也好；我不願打死人，連你哥哥的命我都不想要。不過，趕到氣兒上呢，我也許放一兩鎗玩！」龍雲拍了

拍後邊的禪袋。

「大嫂，你知道我不能跟他們要錢？記得那年我爲踢球挨那頓打？細在樹上！我想，他們想打我，現在大概還可以。」

「不必跟他們要，」廉伯太太很同情的說，「這麼着吧，我給你湊幾件首飾，你好歹的對付吧。」

「大嫂！我輸了一千五呢！」

「二弟！她嚙了口氣：「不是我說你，你的膽子可也太大了！一千五！」

「他們逼的我！我平常就沒有賭過多大的耍兒。父親和哥哥逼的我！」

「輸給誰了呢？」

「龍雲他……」廉仲的淚又轉起來。只有嫂子疼他，怎肯瞪着眼騙她呢？」

可是，不清這筆賬是不行的，龍雲不好惹。叫父兄知道了也了不得。只有騙嫂子這條

路，一條極不光明而必須走的路！

「龍雲，龍雲，」他把辱恥、人情，全嚥了下去，「等錢用，我也等錢用，所以越賭越大。」

「宋家都不是好人，就不應當跟他賭！」她說得不十分帶氣，可是露出不滿意廉仲的意思。

「他說，拿到這筆錢就把母親和姐姐偷偷的帶了走！」每一個字都燙着他的喉。

「走不走吧，咱們哪兒弄這麼多錢去呢？」大嫂緩和了些，「我雖然是過着這份日子，可是油鹽醬醋都有定數，手裏有也不過是三頭五塊的。」

「找點值錢的東西呢！」廉仲像坐在針上，只求快快的完結這一場。

「哪樣我也不敢動呀！」大嫂楞了會兒，「我也豁出去了！別的不敢動，私貨還不敢動嗎？就是他跟我鬧，他也不敢嚷嚷。再說呢，鬧我也不怕看他把我怎樣了！他前兩天交給我兩包『白麵』，橫是值不少錢，我可不知道能清你這筆賬不能？」

「哪兒呢？大嫂，快！」

九

已是初冬時節。廉伯帶着兩盆細瓣的白菊，去看「小鳳」。菊已開足，長長的細瓣托着細鐵絲，還顫顫欲墮。他囑咐開車的不要太慌，那些白長瓣動了他的憐愛，用腳夾住盆邊，唯恐搖動得太厲害了。車走的很穩，花依然顫搖，他呆呆的看着那些玉絲，心中忽然有點難過。太陽已壓山了。

到了「小鳳」門前，他就自搬起一盆花，叫車夫好好的搬着那一盆。門沒關着，一直的進去；把花放在階前，他告訴車夫九點鐘來接。

「怎這麼早？」小鳳已立在階上，「媽，快來看這兩盆花，太好了！」

廉伯立的花前，手插着腰兒端詳端詳小鳳，又看看花：「簾捲西風，人比黃菊瘦！大概有這麼一套吧！」他笑了。

「還真虧你記得這麼一套！」小鳳看着花。

「哎，今天怎麼直挑我的毛病？」他笑着問。「一進門就嫌我來得早，這又虧得我……」

「我是想你忙，來不了這麼早，纔問。」

「啊，反正你有的說；進來吧。」

桌上放着本展開的書，頁上放着個很秀美的書籤兒。他順手拿起書來：「喝，你還研究偵探學？」

小鳳笑了；他彷彿初次看見她笑似的，似乎沒看見她這麼美過。「無聊，看着玩。你橫是把這個都能背過來？」

「我就沒念過！」還看着她的臉，好似追逐着那點已逝去的笑。

「沒念過？」

「書是書，事是事；事是地位與威權。自要你鎮得住就行。好，要是作事都得拉着圖書館，纔是笑話！你看我，作什麼也行，一本書不用念。」

酒？」

「念念可也不喫虧？」

「誰管；先弄點飯喫喫。喲，忘了，我把車夫打發了。這麼着吧，咱們出去喫？」

「不用，我們有剛包好了的餃子，足夠三個人喫的。我叫媽媽去給你打點酒，什麼

「嗯——一瓶佛手露。可又得叫媽媽跑一趟？」

「出口兒就是佛手露、青醬肉、醉蟹、白梨、果子酒，好不好？」

「小飲賞菊好！」廉伯非常的高興。

喫過飯，廉伯微微有些酒意，話來得很方便。

「鳳，——他拉住她的手，「我告訴你，我有代理公安局局長的希望，就在這兩天！」

「是嗎，那才好。」

「別對人說！」

「我永遠不出門，對誰去說？跟媽說，媽也不懂。」

「龍雲沒來？」

「多少日子了。」

「誰也不知道，我預備好了！」廉伯向鏡子裏看了看自己。「這兩天，」他回過頭來，放低了聲音：「城裏要出點亂子，局長還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等事情鬧起來，局長沒了辦法，我出頭，我知底，一伸手事就完。可是我得看準了，他決定辭職，不到他辭職我不露面。我抓着老根；也得先看準了，是不是由我代理；不是我，我還是不下手！」

「那麼城裏亂起來呢？」她皺了皺眉。

「亂世造英雄，鳳！」廉伯非常鄭重了。「小孩刺破手指，媽媽就心疼半天，媽媽是婦人。大丈夫拿事當作一件事看，當作一局棋看；歷史是偉人的歷史！你放心，無論怎亂，也亂不到你這兒來。遇必要的時候，我派個暗探來。」他的嚴重勁兒又減去了許多。「放心吧？」

她點點頭，沒說出什麼來。

「沒危險，」廉伯點上支煙，煙和話一齊吐出來。「沒人注意我；我還不夠個角兒，」他冷笑了一下。「內行人纔能曉得我是他們這羣東西的靈魂；沒我，他們這個長那個員的連一天也作不了。所以，事情萬一不好收拾呢，外間不會責備我；若是都順順當當照我所計劃的走呢，局裏的人沒有敢向我搖頭的。」他聽了聽，外面有輛汽車停住了。「我叫他九點來，鐘慢了吧？」他指着桌上的小八音盒。

「不慢，是剛八點。」

院裏有人叫：「陳老爺！」

「誰？」廉伯問。

「局長請！」

「老朱嗎？」廉伯開開門，燈光射在白菊上。

「局長說請快過去呢，幾位處長已都到了。」

鳳貞在後面拉了他一下：「去得嗎？」

他退回來：「沒事，也許他們掃聽着點風聲，可是萬不會知底；我去，要是有人工夫的話，我還回來；過十一點不用等。」他匆匆的走出去。

汽車剛走，又有人拍門，拍得很急。鳳貞心裏一驚。「媽！叫門！」她開了屋門等着看是誰。

龍雲|三步改作一步的走進來。

「媽，姐，穿衣裳，走！」

「上哪兒？」鳳貞問。

媽媽只顧看兒子，沒聽清他說什麼。

「姐，九點的火車還趕得上，你同媽媽走吧。這兒有三百塊錢，姐你拿着；到了上海我再給你寄錢去，直到你找到事作爲止；在南方你不會沒事作了。」

「他呢？」鳳貞問。

「誰？」

「陳」

「管他幹什麼，一半天他不會再上這兒來。」

「沒危險？」

「婦女到底是婦女，你好像很關心他？」龍雲笑了。

「他待我不錯！」鳳貞低着頭說。

「他待他自己更不錯！快呀，火車可不等人！」

「就空着手走嗎？」媽媽似乎聽明白了點。

「我給看着這些東西，什麼也丟不了，媽！」他顯然是說着玩呢。

「哎，你可好好的看着！」

鳳貞落了淚。

「姐，你會爲他落淚，真羞！」龍雲像逗着她玩似的說。

「一個女人對一個男的，」她慢慢的說，「一個同居的男的，若是不想殺他，就多少

有點愛他！

「誰管你這一套，你不是根本就沒生在世間過嗎？走啊，快！」

十

陳老先生很得意。二兒子的親事算是定規了，武將軍的祕書王先生給合的婚，上等婚。老先生並不深信這種合婚擇日的把戲，可是既然是上等婚，便更覺出自己對兒輩是何等的盡心。

第二件可喜的事是賑糧由聚元糧店承辦，利益是他與錢會長平分。他自己並不像錢會長那樣愛財，他是爲兒孫創下點事業。

第三件事雖然沒有多少實際上的利益，可是精神上使他高興痛快。錢會長約他在國學會講四次經，他的題目是「正心修身」，已經講了兩次。聽講的人不能算少，多數都是坐汽車的。老先生知道自己的相貌、聲音，已足驚人；況且又句句出經入史，即使沒有人

來聽，說給自己聽也是痛快的。講過兩次以後，他再在街上閒步的時節，總覺得汽車裏的人對他特別注意似的。已講過的稿子不但在本地的報紙登出來，並且接到兩份由湖北寄來的報紙，轉載着這兩篇文字。這使老先生特別的高興：自己的話與力氣並沒白費，必定有許多許多人由此而潛心讀經，說不定再加以努力也許成爲普遍的一種風氣，而恢復了固有的道德，光大了古代的文化；那麼，老先生可以無愧此生矣！立德立功立言，老先生雖未能效忠廟廊，可是德與言已足不朽；他想像着聽衆眼中看他必如「每爲後生談舊事，始知老子是陳人」那樣的可敬可愛的老儒生、詩客。他開始覺到了生命、肉體的精神的，形容不出的一點像「西風白髮三千丈」的什麼東西！

「廉仲怎麼老不在家？」老先生在院中看菊，問了廉伯太太——拉着小妮兒正在檐前立着——這麼一句。

「他大概晚上去學英文，回來就不早了。」她眼望着遠處，扯了個謊。

「學英文幹嗎？中文還寫不通！小孩子！」看了孫女一眼，「不要把指頭放在嘴裏！」

順勢也瞪了兒媳一下。

「大嫂！」廉仲忽然跑進來，以爲父親沒在家，一直奔了嫂子去。及至看見父親，他立住不敢動了：「爸爸！」

老先生上下打量了廉仲一番，慢慢的，細細的，厲害的，把廉仲的心看得亂跳。看夠多時，老先生往前挪了一步，廉仲低下頭去。

「你上哪兒啦？天天連來看看我也不來，好像我不是你的父親！父親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說事情是我給你找的，憑你也一月拿六十元錢？婚姻是我給說定的，你並不配娶那麼好的媳婦！白天不來省問，也還可以，你得去辦公；晚上怎麼也不來？我還沒死進門就叫大嫂，眼裏就根本沒有父親！你還不如大成呢，他知道先叫爺爺！你並不是小孩子了；眼看就成婚生子；看看你自己，哪點兒像呢！」老先生發氣之間，找不到文話與詩句，只用了白話，心中更氣了。

「媽媽！媽媽！」小女孩輕輕的叫，連扯媽媽的袖子：「咱們上屋裏去！」

廉伯太太輕輕揉了小妮子一下，沒敢動。

「父親，」廉仲還低着頭，「哥哥下了監啦！您看看去！」

「什麼？」

「我哥哥昨兒晚上在宋家叫局裏捉了去，下了監！」

「沒有的事！」

「他昨天可是一夜沒回來！」廉伯太太着了急。

「馮有才呢？」問他就明白了。老先生還不相信廉仲的話。

「馮有才也拿下去了！」

「你說公安局拿的？」老先生開始有點着急了：「自家拿自家的人爲什麼呢？」

「我說不清，」廉仲大着膽看了老先生一眼：「很複雜！」

「都叫你說清了，敢情好了，胡塗！」

「爺爺就去看看吧！」廉伯太太的臉色白了。

「我知道他在哪兒呢？」老先生的聲音很大。他只能向家裏的人發怒，因為心中一時沒有主意。

「您見見局長去吧；您要不去，我去！」廉伯太太是真着急。

「婦道人家上哪兒去？」老先生的火兒逼了上來：「我去！我去！有事弟子服其勞，廢物！」他指着廉仲罵。

「叫輛汽車吧？」廉仲爲了嫂子，忍受着罵。

「你叫去呀！」老先生去拿帽子與名片。

車來了，廉仲送父親上去；廉伯太太也跟到門口。叔嫂見車開走，慢慢的往裏走。

「怎回事呢？二弟！」

「我真不知道！」廉仲敢自由的說話了。「是這麼回事，大嫂，自從那天我拿走那兩包東西，始終我沒離開這兒，我捨不得這些朋友，也捨不得這塊地方。我自幼生在這兒！把那兩包東西給了龍雲，他給了我一百塊錢。我就白天還去作事，晚上住在個小旅館裏。每

「一想起婚事，我就要走；可是過一會兒，又忘了。好在呢，我知道父親睡得早，晚上不會查看我。廉伯呢一向就不注意我，當然也不會問。我倒好幾次要來看你，大嫂，我知道你一定不放心。可是我真懶得再登這個門，一看見這個街門，我就連條狗也不如了，彷彿是我就這麼對付過這些日子，說不上痛快，也說不上不痛快，馬馬胡胡。昨天晚上我一個人無聊瞎走走，走到宋家門口，也就是九點多鐘吧。哥哥的汽車在門口放着呢。門是路北的，車靠南牆放着。院裏可連個燈亮也沒有。車夫在車裏睡着了，我推醒了他，問大爺什麼時候來的。他說早來了，他這是剛把車開回來接偵探長，等了大概有廿分鐘了，不見動靜。所以他打了一個盹兒。」

把小女孩交給了劉媽，他們叔嫂坐在了台階上，陽光挺暖和。廉仲接着說：

「我推了推門，推不開。拍了拍，沒人答應。奇怪！又等了會兒，還是沒有動靜。我跟開車的商議，怎麼辦。他說，裏邊一定是睡了覺，或是都出去聽戲去了。我不敢信，可也不敢再打門。車夫決定在那兒等着。」

「你那天不是說，龍雲要偷偷把她們送走嗎？」廉伯太太想起來。

「是呀，我也疑了心；莫非龍雲把她們送走，然後把哥哥誑進去……」廉仲不願說下去，他覺得既不應當這麼關心哥哥，也不應當來驚吓嫂子。可是這的確是他當時的感情，哥哥到底是哥哥，不管怎樣恨他，「我決定進去，哪怕是跳牆呢！我正在打主意，遠遠的來了幾個人，走在胡同的電燈底下，我看最先的一個像老朱，公安局的隊長。他們一定是來找哥哥，我想；我可就藏在汽車後面，不願叫他們或哥哥看見我。他們走到車前，就和開車的說開了話。他們問他等誰呢，他笑着說，還能等別人嗎？嘔，他還不知道，老朱說，你大概是把陳送到這兒，找地方喫飯去了，剛纔又回來？我沒聽見車夫說什麼，大概他是點了點頭。好了，老朱又說了，就用你的車吧。小鳳也得上局裏去說着，他們就推門了。推不開。他們似乎急了，老朱上了牆，牆裏邊有棵不大的樹。一會兒他從裏面把門開開，大家都進去。我乘勢就跑出老遠去，躲在黑影裏等着。好大半天，他們纔出來，並沒有她。汽車開了。我繞着道兒去找龍雲。什麼地方也找不着他，我一直找到夜裏兩點，我知道事情是壞了：『小鳳

也得去！這不是說哥哥已經去了嗎？他要是保護不了小鳳，必定是他已顧不了自己！可是我不敢家來，我到底沒得到確信。今天早晨，我給偵探隊打電，找馮有才，他沒在那兒。剛纔我一到家，他也沒在門房，我曉得他也完了。打完電，我更疑心了，可是究竟沒個水落石出。我不敢向公安局去打聽，我又不能不打聽，亂碰吧，我找了聚元的孫掌櫃去，他昨天晚上也被人抓了去，便衣巡警把着門，鋪子可是還開着，大概是爲免得叫大家大驚小奇，同時又禁止夥計們出來。我假裝問問米價，大夥計還精明，偷偷告訴了我一句：「汽車裝了走，昨天晚上！」

「二弟！廉伯伯太太臉上已沒一點血色，出了冷汗。」二弟你哥哥，她哭起來。

「大嫂，別哭！咱們等爸爸回來就知道了。大概沒多大關係！」

「他活不了，我知道，那兩包白麵！」她哭着說。

「不至於大嫂！咱們快快想主意！」

「傻小子大成拿着塊點心跑來了！」

「胖叔！你又欺侮媽哪？回來告訴爺爺，叫爺爺揍你！」

## 十一

要在平常日子，以陳老先生的服裝氣度，滿可以把汽車開進公安局的裏邊去；這天門前加了崗，都持鎗，上着刺刀；車一到就被攔住了。老先生要見局長，掏出片子來，巡警當時說局長今天不見客。老先生纔知道事情是非常嚴重了，不敢發作，立刻坐上車去找錢會長。他知道了事情是很嚴重，可是想不出兒子犯了什麼罪；兒子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大概是在局裏得罪了人，那麼，有人出來調停一下也就完了。設若仍然不行呢，花上點錢，送上些禮，疏通疏通總該一天雲霧散了。這麼一想，他心中寬了些。

見着錢會長，他略把他所知道的說了一遍：

「子美翁你知道，廉伯是個孝子；未有孝悌而好犯上者也。他不會作出什麼不體面的事來。我自己，你先生也曉得，在今日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有幾個？恐怕只是廉伯於無意

中開罪於人，那麼我想請子美翁給調解一下，大概也就沒什麼了。」

「大概沒多大關係，官場中彼此傾軋是常有的事。」錢會長一邊咕嚕着水煙，「我打聽打聽看。」

「會長若是能陪我到趙公安局纔好，因為我到底還不知其詳，最好能見見局長，再見見廉伯，然而再詳為計畫。」

「我想想看。」會長一勁兒點頭，「事情倒不要這麼急，想想看，總該有辦法的。」

陳老先生心中涼了些。「子美翁看能不能代我設法去見見公安局長，我獨自去，武將軍能不能——」

「是的，武將軍對地面的官員比我還接近，是的，找找他看。」

希望着武將軍能代為出力，陳老先生忽略了錢會長的冷淡。

見着武將軍，他完全用白話講明來意，怕將軍聽不明白。武將軍很痛快的答應與他一同去見局長。

在公安局門口，武將軍遞進自己的片子，馬上被請進去，陳老先生在後面跟着。局長很親熱的和將軍握手，及至看見了陳老先生，他皺了一下眉，點了點頭。

「剛纔老先生來過，局長大概很忙，沒見着，所以我同他來了。」武將軍一氣說完。

「啊，是的，」局長對將軍說，沒看老先生一眼，「對不起，適纔有點緊要的公事。」

「廉伯昨晚沒回去，」陳老先生往下用力的壓着氣，「聽說被扣起來，我很不放心。」

「嘔，是的，」局長還對着武將軍說，「不過一種手續，沒多大關係。」

「請問局長，他犯了什麼法呢？」老先生的腰挺起來，語氣也很冷硬。

「不便於說，老先生，」局長冷笑了一下，臉對着老先生，「公事，公事；朋友也有難盡

力的地方！

「局長高見，」陳老先生曉得事情是很難辦了。可是他想不出廉伯能作出什麼不規矩的事。一定這是局長的陰謀，他再也壓不住氣。「局長曉得廉伯是個孝子，老夫是個書生，絕不會辦出不法的事來。局長也有父母，也有兒女，我不敢強迫長官洩露機要，我只

以愛子的一片真心來格外求情，請局長告訴我到底是怎回事！士可殺不可辱，這條老命可以不要，不能忍受……」

「哎哎，老先生說遠了！」局長笑得緩和了些。「老先生既不能整天跟着他，他作的事你哪能都知道？」

「我見見廉伯呢？」老先生問。

「真對不起！」局長的頭低下去，馬上擡起來。

「局長，」武將軍插了嘴，「告訴老先生一點，一點，他是真急。」

「當然着急，連我都替他着急，」局長微笑了，下，「不過愛莫能助！」

「廉伯是不是有極大的危險？」老先生的腦門上見了汗。

「大概，或者，不至於；案子正在檢理，一時自然不能完結。我呢，凡是我能盡力幫忙的地方無不盡力，無不盡力！」局長立起來。

「等一等，局長，」陳老先生也立起來，臉上煞白，兩腮咬緊，鬍子根兒立起來。「我最

後請求你告訴我個大概，人都有個幸不幸，莫要趕盡殺絕。設若你錯待了個孝子，你知道你將遺臭萬年。我雖老朽，將與君周旋到底！」

「那麼老先生一定要知道好，請等一等！」局長用力按了兩下鈴。進來一個警士，必恭必敬的立在桌前。

「把告偵探長的呈子取來，全份！」局長的臉也白了，可是還勉強的向武將軍笑。

陳老先生坐下，手在膝上哆嗦。

不大會兒，警士把一堆呈子送在桌上。局長隨便推送在武將軍與老先生面前。將軍沒動手。陳老先生翻了翻最上邊的幾本，很快的翻過，已然得到幾種案由：強迫商家送禮；霸佔良家婦女；假公濟私，借賑私運糧米；竊賣賊貨……老先生不能往下看了，手扶在桌上，只剩了哆嗦哆嗦了半天，他用盡力量擡起頭來，臉上忽然瘦了一圈，極慢極低的說：

「局長，局長誰沒有錯處呢！他不見得比人家壞，這些狀子也未必都可靠。局長，他的命在你手裏，你積德就完了！你閉一閉眼，我們全家永感大德！」

「能盡力處我無不盡力武將軍，改天再過去請安！」

武將軍把老先生攙了出來。將軍把他送到家中，他一句話也沒說。那些罪案，他知道，多半都是真的。而且有的是他自己給兒子造成的。可是，他還不肯完全承認這是他們父子的過錯，局長應負多一半責任；局長是可以把那些狀子壓下不問的。他的怨怒多於羞愧，心中和火燒着似的，可是說不出話來。他恨自己的勢力小，不能馬上把局長收拾了。他恨自己的命不好，命給他帶來災殃，不是他自己的毛病，天命！

到了家中，他越想越怕了。事不宜遲，他得去爲兒子奔走。幸而他已交結了不少有勢力的朋友。第一個被想到的是孟寶齋，新親自然會幫忙。可是孟寶齋的大煙喫上沒完，雖然答應給設法，而始終不動彈。老先生又去找別人，大家都勸他不要着急，也就是表示他們不願出力。繞到晚上，老先生明白了世態炎涼，還不都是街上的青年男女鬧的！與他爲道義之交的人們，聽他講經的人們，也絲毫沒有古道。但是他沒心細想這個，他身上疲乏，心中發亂。立在鏡前，他已不認識自己了。他的眼陷下好深，眼下的肉袋成了些黏皮，像一

對很大的瘴臭蟲。他憤恨，渺茫，心裏發辣。什麼都可以犧牲，只要保住兒子的命。兒媳婦在屋中放聲的哭呢！她帶着大成去探望廉伯，沒有見到。聽着她哭，老先生的淚止不住了，越想越難過，他也放了聲。

他只想喝水，晚飯沒有喫。早早的躺下，疲乏，可是合不上眼。想起什麼都想到半截便忘了，迷亂，心中像老映着破碎不全的電影片。想得討厭了，心中仍不願休息，還希望在心的深處搜出一半個好主意。沒有主意，他只能低聲的叫，叫着廉伯的乳名。一直到夜中三點，他迷忽過去，不是睡，是像飄在雲裏那樣驚心吊膽的閉着眼。時時彷彿看見兒子回來了，又彷彿聽見兒媳婦啼哭，也看見自己死去的老伴兒……可是始終沒有睜開眼，恍忽像風裏的燈苗，似滅不滅，願不得再為別人照個亮兒。

## 十二

太陽出來好久，老先生還半睡半醒的忍着，他不願再見這無望的陽光。

忽然，兒媳婦與廉仲都大哭起來，老先生猛孤仃的爬起來。沒顧得穿長衣，急忙的跑過來，兒媳婦已哭背過氣去，他明白了。他咬上了牙，心中突然一熱，咬着牙把撞上來的一口黏的嚥回去。扶住門框，他吼了一聲：

「廉仲，你嫂子！」他蹲在了地上，顫成一團。

廉仲和劉媽，把廉伯伯太太揪巴起來，她閉着眼只能抽氣。

「爸，送信來了，去收屍！」廉仲的胖臉浮腫着，黃蠟似的流着兩條淚。

「好好！」老先生手把着門框想立起來，手一軟，蹲得更低了些。「你去吧，用我的壽材好了；我還得大辦喪事呢！哈哈！」他坐在地上狂號起來。

陳老先生真的遍發訃聞，喪事辦得很款式。來弔祭的可是沒有幾個人，連孟宅都沒有人過來。武將軍送來一個鮮花圈，錢會長送來一對輓聯；廉伯的朋友沒來一個。老先生隨着棺材，一直送到墓地。臨入土的時候，老先生拍了拍棺材：「廉伯，廉伯我還健在，會替

你教子成名」說完，他親手燃着自己寫的輓聯：

「孝子忠臣，風波於汝莫須有；

孤燈白髮，經史傳孫知奈何？」

事隔了許久，事情的真相漸漸的透露出來，大家的意見也開始顯出公平。廉伯的罪過是無可置辯的，可是要了他的命的罪名，是竊賣「白麵」——搜檢了來，而用麵粉替換上去。然而這究竟是個「罪名」，骨子裏面還是因為他想「頂」公安局長。又正趕上政府剛下了嚴禁白麵的命令，於是局長得了手。設若沒有這道命令，或是這道命令已經下了好多時候，不但廉伯的命可以保住，而且局長為使自己的地位穩固，還得至少教廉伯兼一個差事。不能鎗斃他，就得給他差事，局長只有這麼兩條路。他不敢撤廉伯的差，廉伯可以幫助局長，也可以隨時倒戈，他手下有人，能擾亂地面。大家所以都這麼說：廉伯與局長是半斤八兩，不過廉伯的運氣差一點，情屈命不屈。

有不少人同情於陳家：無論怎說，他是個孝子，可惜這個增高了陳老先生的名望。那對執聯已經膾炙人口。就連公安局長也不敢再趕盡殺絕。聚元的孫掌櫃不久就放了出來，陳家的財產也沒受多少損失。「經史傳孫知奈何？」多麼氣勢！局長不敢結世仇，而託人送來五百元的教育費，陳老先生沒有收下。

陳家的財產既沒受多少損失，親友們慢慢的又轉回來。陳老先生在國學會未曾講完的那兩講——正心修身——在廉伯死的六七個月後，又經會中敦聘續講。老先生瘦了許多，腰也彎了一些，可是聲音還很足壯。聽講的人是很多，多數是想看看被鎗斃的孝子的老父親是什麼樣兒，老先生上臺後，戴上大花鏡，手微顫着摸出講稿，長鬚已有幾根白的，可是神氣還十分的好看。講着講着，他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放在頭上，楞了半天，好像忘記了點什麼。忽然他摘下眼鏡，匆忙的下了臺。大家莫明其妙，全立起來。

會中的職員把他攔住。他低聲的，極不安的說：

「我回家去看看，不放心我的大兒子，孝子，死了。廉仲——雖然不肖——可別再跑

了！他想跑，我知道！不滿意我給他定下的媳婦，自由結婚，該殺！我回家看看，待一會兒再來講！我不但能講，還以身作則！不用攔我，我也不放心大兒媳婦。她死了丈夫，心志昏亂，常要自殺，胡鬧！她老說她害了丈夫，什麼拿走兩包東西咧，亂七八糟！無法，無法！幾時能『買蓑山縣雲藏市，橫笛江城月滿樓』呢？』說完，他彎着點腰，扯開不十分正確的方步走去。

大家都爭着往外跑，先跑出去的還看見了老先生的後影，肩膀上飄着些長鬚。

## 且說屋裏

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佔有的，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佔有過，現在還享受與佔有着，他有錢、有洋樓、有汽車、有兒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籍、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計聞上的官銜、有各色的朋友、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有壽數、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

設若他稍微能把心放鬆一些，他滿可以胖胖的躺在牀上，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即使就這麼死去，他的財產也夠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的，他的計聞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槓夫擡着他游街的。

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他有他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生活」不包含着什麼

主義、主張、政策、計劃與宗旨。他只有一個決定，就是他不應當閒着。他要是閒散無事，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他不能受這個。他認為自己所不能參與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他應盡力的去破壞。反之，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他都覺得不該放過機會。像一隻漁船，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調動他的帆，以便早些達到魚多的所在。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他只為自己的帆看風，不管別的。

看準了風，夠上了風，便是他的「政治生活」。夠上風以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他不願休息，也不肯休息；平白無故的把看風與用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太對不起自己。越到老年，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越覺出別人的幼稚；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況且他纔剛交六十；他知道，自要有口氣，憑他的經驗與智慧，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

他恨那些他所不熟識的後起的要人與新事情，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就是為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

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不論是誰，自要給他事作，他就應當去擁護。同樣，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他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寬宏大度，也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嫉妬與褊狹；這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態度。他十分自傲有這一個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得罪我與親近我，你隨便吧！」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着這個。

剛辦過了六十整壽，他的像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下面註着：「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看看自己的像，他點了點頭：「還得我來！」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這個新頭銜又能增多他的經驗，又增高了身分，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因將來的光榮與勢力，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有一二年他的像片沒這麼普遍的一致的登在各報紙上了；看到這回的，他不能不感到滿意；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別的政客的庸碌無能，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新人新事的確出來不少，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越老越綠。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包善卿

的辦法是唯一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他一點不反對「官僚」這兩個字；「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纔叫我官僚」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

看着自己的像片，他覺得不十分像自己。不錯，他的胖臉，大眼睛，短鬚，粗脖子，與圓木筒似的身子，都在那裏，可是缺乏着一些生氣。這些不足以就代表包善卿。他以幾十年的經驗知道自己的表情與身段是怎樣的玲瓏可喜，像名伶那樣曉得自己哪一個姿態最能叫好；他不就是這麼個短粗胖子。至少他以爲也應該把兩個姿態照下來，兩個最重要的，已經成爲習慣而仍自覺的利用着，且時時加以修正的姿態。一個是在面部：每逢他遇到新朋友，或是接見屬員，他的大眼會像看見個奇怪的東西似的，極明極大極傻的瞪那麼一會兒，腮上的肉往下墜；然後腮上的肉慢慢的往上收縮，大眼睛裏一層一層的增厚笑意，最後成爲個很嫵媚的微笑。微笑過後，他纔開口說話，舌頭稍微圍着些，使語聲圓柔而稍帶着點嬌憨，顯出天真可愛。這個，哪怕是個冰人兒，也會被他馬上給感動過來。

第二個是在脚部，他的脚很厚，可是很小，當他對地位高的人趨進或辭退，他會極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脚：細逗着步兒，彎着點腿，或前或後，非常的靈動。下部的靈動很足，給他一身肥肉以不少的危險，可是他會設法支持住身體，同時顯出他很靈利，和他的恭敬謙卑。

找到這兩點，他似乎纔能找到自己。政治生活是種藝術，這兩點是他的藝術的表現。他願以這種姿態與世人相見，最好是在報紙上印出來。可是報紙上只登出個遲重肥胖的人來，似乎是美中不足。

好在，沒大關係。有許多事，重大的事，是報紙所不知道的。他想到末一次的應用「脚法」：建設委員會的會長本來十之六七是給王莘老的，可是包善卿在山木那裏表現了一番。王莘老所不敢答應山木的，包善卿親手送過去：「你發表我的會長，我發表你的高等顧問。」他向山木告辭時，兩脚輕快的細碎的往後退着，腰兒彎着些，提出這個「互惠」條件。果然，王莘老連個委員也沒弄到手，可憐的莘老不論莘老怎樣固執不通，究竟

是老朋友，得設法給他找個地位！包善卿作事處處想對得住人，他不由的微笑了笑。

王莘老未免太固執！太固執！山木是個勢力，不應當得罪。況且有山木作顧問，事情可以容易辦得多。他閉上眼想了半天，想個比喻。想不出來。最後想起一個姨太太要東西的時候，不是等坐在老爺的腿兒上再說嗎？但這不是個好比喻。包善卿坐在山木的腿上？笑話！不過呢，有山木在這兒，這次的政治生活要比以前哪一次都穩當，舒服，省事。東洋人喜歡拿權，作事；和他們合作，必須認清了這一點；認清這一點就是給自己的事業保了險。奇怪，王莘老作了一輩子官，連這點還看不透！王莘老什麼沒作過？教育、鹽務、稅務、鐵道……都作過，都作過，難道還不明白作什麼也不過是把上邊交下來的，再往下交。把下邊呈上來的再呈上去，只須自己簽個押？爲什麼這次非拒絕山木不可呢？奇怪！也許是另有妙計？不能吧？打聽打聽看；老朋友，但是細心是沒過錯的。

「大概王莘老總不至於想塌我的臺吧？老朋友！」他問自己。他的事永遠不願告訴別人，所以常常自問自答。「不能，王莘老不能！」他想，會長就職禮已平安的舉行過；報紙

上也沒露骨的說什麼，委員們雖然有請病假的，可是看我平安無事的就了職，大概一半天內也就會銷假的；山木很喜歡，那天還請大家喫了飯，雖然飯菜不大講究，可是也就很難爲了一個東洋人過去的都很順當；以後的，有山木作主，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的。是的，想法安置好王幸老吧；一半因爲是老朋友，一半因爲省得單爲這個惡心。至於會裏用人，大致也有了個譜兒，幾處較硬的介紹已經敷衍過去，以後再有的，能敷衍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好在可以往山木身上推。是的，這回事兒真算我的老運不錯！

想法子給山木換輛汽車，這是真的，東洋人喜歡小便宜。自己的車也該換了，不先給山木換，自己何必忙在這一時！何不一齊換呢，真我是會長，他是顧問，不必，不必和王幸老學，總是讓山木一步好！

決定了這個，他這回的政治生活顯然是二帆風順，不必再思索什麼了。假如還有值得想一下的，倒是明天二姨太太的生日辦不辦呢？辦呢，她歲數還小，怕教沒喫上委員會的傢伙們有所借口，說些不三不四的。不辦呢，又怕臨時來些位客人，不大合適。一政治生

「活」有個討厭的地方，就是處處得用「思想」，不是平常人所能幹的。在很小的地方，正如在很大的地方，漏了一筆就能有危險。就以娶姨太太說，過政治生活沒法子不娶，同時姨太太能給人以許多麻煩。自然，他想自己在娶姨太太這件事上還算很順利，一來是自己的福氣大，二來是自己有思想，想起在哈爾濱作事時候的俄國姨太太——後來用五百元打發了的那個——他微笑了笑。再不要洋毛子，看着那麼白，原來皮膚更粗，處處帶着小黃毛。最難堪的是來月信的時候，只用紙捲個小笥一塞，他！不！喜！歡！看！外！國！電！影！片，多一半是因爲這個。連中國電影也算上，那些明星沒有一個真正漂亮的。娶姨太太還是到蘇杭一帶找個中等人家的雛兒，林黛玉似的又嬌又嫩。二姨太太就是這樣，比女兒還小着一歲，比女兒美得多。似乎應當給她辦生日，怪可憐的。況且，乘機會請山木喫頓飯也顯着不是故意的請客。是的，請山木首席，一共請三四桌人，對大家不提辦生日，又不至太冷淡了小姨太太，這是思想！

福命使自己騰達，思想使自己壓得住富貴，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有力

的證明。太太念佛喫齋，老老實實。大兒有很好的差事，長女上着大學。二太太有三個小少爺，三太太去年冬天生了個小女娃娃。理想的家庭，沒鬧過一樁滿城風雨的笑話，好容易！最不放心的的是大兒大女，在外邊讀書什麼壞事學不來！可是，大兒已有了差事，不久就結婚；女兒呢，只盼順順當當的畢了業，找個合適的小人嫁出去；別鬧笑話！過政治生活的原，不怕鬧笑話，可是自己是老一輩的人，不能不給後輩們立個好榜樣，這是政治道德。作政治沒法不講道德，政治舞臺是多麼危險的地方，沒有道德便沒有膽量去冒險。自己六十歲了，還取出肩重任，道德不充實可能有這個勇氣？自己的道德修養，不用說，一定比自己所能看到的還要高着許多，一定。

他不願再看報紙上那個像片，那不過是個短粗而無生氣的胖子，而真正的自己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才具有經驗有運氣的政治家！認清了這個，他心裏非常的平靜，像無波的秋水映着一輪明月。他想和姨太太們湊幾圈牌，爲是活動活動自己的心力，太平靜了。

「老爺，方委員，」陳升輕輕的把張很大的名片放在小桌上。

「請」包善卿喜歡方文玉，方文玉的委員完全仗着他的力量。方文玉來的時間也正好，正好二男一女——兩個姨太太——湊幾圈兒。

方文玉進來，包善卿並沒往起立，他知道方文玉不會惱他，而且會把這樣的不客氣認成爲親熱的表示。可是他的眼睛張大，而後漸漸的一層層透出笑意，他知道這足以補足沒往起立的缺欠，而不費力的牢籠住方文玉的心。搬弄着這些小小的過節，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有方文玉在這兒比着，他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經驗與資格。

「文玉坐，坐懶得很，這兩天夠我老頭兒……哈哈」他必須這樣告訴文玉，表示他並沒在家裏閒坐着，他最不喜歡忙亂，而最愛說他忙。會長要是忙，委員當然知道應當怎樣勤苦點了。

「知道善老忙，現在，我——」方文玉不敢坐下，作出進退兩難的樣子，唯恐怕來的時間不對而討人嫌。

「坐來得正好」看着方文玉的表演，他越發喜歡這個人，方文玉是有出息的。

方文玉有四十多歲，高身量，白淨子臉，帶着點烟氣。他沒別的嗜好，除了喫口大煙。在包善卿眼中，他是個有爲的人，精明，有派頭，有思想，可惜命不大強，總跳騰不起去。這回很賣了些力氣給他，弄到了個委員，很希望他能借着這一步而走幾年好運。

「文玉你來得正好，我正說湊幾圈，帶着硬的呢？」包善卿圍着舌尖，顯出很天真淘氣。

「伺候善老，輸錢向來是不給的！」方文玉張開口，可是不敢高聲的笑，露出幾個帶烟釉的長牙來。及至包善卿哈哈的笑了，他纔接着出了聲。

「本來也是，」包善卿笑完，很鄭重的說，「一個委員拿五百六，沒車馬費，沒辦公費，苦事！不過文玉你得會利用，眼睛別閉着；等山木擬定出工作大綱來，每個縣城都得安人；留點神，多給介紹幾個人。這些人都有縣長的希望，可不能只靠着封介紹信！這或者能教你手裏鬆動一點，不然的話，你得賠錢五百六，太損點，五百六！」他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小胖脚尖，不住的點頭。待了一會兒：「好吧，今天先記你的賬好了。有底沒有？」

「有小劉剛弄來一批地道的，請我先嘗嘗，烟倒是不壞，可是價兒也够賤的。」方文玉搖了搖頭，用燒黃的手指夾起枝「炮臺」來。

「我這也有點，也不壞，跟二太太要好了，她有時候喫一口，我不准她多喫，咱們裏院去吧？」包善卿想立起來。

他還沒站利落，電話鈴響了。他不愛接電話。許多電玩藝兒，他喜歡安置，而不願去使用。能利用電力是種權勢，命令僕人們用電話叫菜或買別的東西，使他覺得他的命令能夠傳達得很遠，可是他願自己去叫與接電話。他知道自己不是破命去坐飛機的那種政治家。

「勞駕吧，」他立好，小胖脚尖往裏一逗，很和藹的對方文玉說。

方文玉的長腿似乎一下子就邁到了電機旁，拿起耳機，回頭向包善卿笑着：「喂，要哪裏？包宅啊，什麼嘔，墨老是我，是的，跟善老說話啊，您也曉得善老不愛接電，啼啼，好，我代達……好，都聽明白了，明天見，明天見。」看了耳機一下，掛上。

「墨山？」包善卿的下巴往裏收，眼睛往前弩，作足探問的姿勢。

「墨山，」方文玉點了點頭，有些不大願意報告的樣子。「教我跟善老說兩件事，頭一件，明天他來給三太太賀壽，預備打幾圈。」

「記性是真好，真好！」包善卿喜歡人家記得小姨太太的生日。「第二件？」

「那什麼，那什麼，他聽說，聽說，未必真確，大概學生又要出來鬧事！」

「鬧什麼有什麼可鬧的？」包善卿聲音很低，可是很清楚，幾乎是一字一字的說。

「墨老說，他們要打倒建設委員會呢！」

「胡鬧嗎？」包善卿坐下，脚尖在地上輕輕的點動。

「那什麼，善老，」方文玉就着烟頭又點着了一枝新的，「這倒要防備一下。委員會一切都順利；不爲別的，單爲求個吉利，也不應當讓他們出來，滿街打着白旗，怪喪氣的好不好通知公安局，先給您這兒派一隊人來，而後讓他們每學校去一隊，禁止出入？」

「我想想看，想想看，」包善卿的脚尖點動得更快了，舌尖慢慢的舐着厚脣，眨巴着

眼。過了好大一會兒，他笑了：「還是先請教山木，你看怎樣？」

「好好。」方文玉把烟灰彈在地毯上，而後用左手捏了鼻子兩下，似乎是極深沈的搜索妙策。「不過，無論怎說，還是先教公安局給您派一隊人來，有個準備，總得有個準備。要便衣隊，都帶傢伙，把住胡同的兩頭。」他的帶烟氣的臉上露出青筋，離離光光的眼睛放出一些浮光。「把住兩頭，遇必要時只好對不起了，拍拍一排鎗。拍拍一排鎗，沒辦法！」

「沒辦法！」包善卿也掛了氣，可是還不像方文玉那麼浮躁。「不過總是先問問山木好，他要用武力解決呢，咱們便問心無愧。他主張和平呢，咱們更無須乎先表示強硬。我已經想好，明天請山木喫飯，正好商量商量這個。」

「善老，」方文玉有點抱歉的神氣，「請原諒我年輕氣浮，明天萬一太晚了呢？即使和山木可以明天會商，您這兒總是先來一隊人好吧？」

「也好，先調一隊人來，」包善卿低聲的像對自己說。又待了一會兒，他像不願說，而又不不得說，看了方文玉一眼，彷彿看準方文玉是可與談心的人，他張開了口：「文玉，

事情不這麼簡單。我不能馬上找山木去。爲什麼？你看，東洋人處處細心。我一見了他，他必先問我，誰是主動人？你想啊，一羣年幼無知的學生懂得什麼，背後必有人鼓動。你大概要說「××黨」？他看見方文玉的嘴動了。下。「不是不是！」極肯定而有點得意的他搖了搖頭。「中國就沒有××黨，我活了六十歲，還沒有看見一個××黨。學生背後必有主動人，弄點糖兒豆兒的買動了他們，主動人好上臺，代替你我——我——」他的聲音提高了些，胖臉上紅起來。「咱們得先探聽明白這個人或這些人是誰，然後纔不至被山木問住。你看，彷彿吧山木這麼一問，誰是主動人？我答不出好，山木滿可以掇着小黑鬍子說：誰要頂你，你都不曉得？這個，我受不了。怎麼處置咱們的敵人，可以聽山木的；咱們可得自己找出敵人是誰。是這樣不是？是不是？」

方文玉的長腦袋在細脖兒上繞了好幾個圈，心中「很」佩服，臉上「極」佩服，包善老。「我再活四十多也沒您這個心路，善老！」

善老沒答隨，眼皮一搭拉，接受對他的諛美。「是的，擒賊先擒王，把主動人拿住，學生

自然就老實了。這就是方纔說過的了。和平呢還是武力呢，咱們得聽山木的，因為主動人的勢力必定小不了。」他又想了想：「假如咱們始終不曉得他是誰，山木滿可以這麼說，你既不知道爲首的人，那就只好拿這回事當作學潮辦吧。這可就糟了，學潮，一點學潮，咱們還辦不了，還得和山木要主意？這豈不把亂子拉到咱們身上來？你說的不錯，拍拍一排鎗，準打回去，一點不錯，可是拍拍一排鎗不犯上由咱們放呀。山木要是負責的話，管他呢，拍拍一排開花炮也可以是不是，文玉，我說的是不是？」

「是極！」方文玉用塊很髒的綢子手絹擦了擦青眼圈兒。「不過，善老，就是由咱們放鎗也無所不可。即使學生背後有主動人，也該懲罰他們——不好好讀書，瞎鬧哄什麼呢！東洋朋友，中國朋友，商界，工界，農民，都擁護我們。除了學生，除了學生，不能不給小孩子們個厲害！我們出了多少力，費了多少心血，纔有今日，臨完他們砸打倒，善老？」看着善老連連點頭，他那點喫烟人所應有的肝火消散了點。「這麼辦吧，善老，我先通知公安局派一隊人來，然後咱們再分頭打電打聽打聽誰是爲首的人。」他的眼忽然一亮，「善老，好

不好召集全體委員開個會呢？」

「想想看，」包善卿決定不肯被方文玉給僱迷了頭，在他的經驗裏，沒有辦法往往是最好的辦法，而延宕足以殺死時間與風波。一先不用給公安局打電；他們應當趕上咱們來，這是他們當筆好差事的機會，咱們不能迎着他們去。至於開會，不必；一來是委員們沒都在這兒，二來委員不都是由你我薦舉的，開了會倒麻煩，倒麻煩。咱們頂好是先打聽爲首之人；把他打聽到，」包善卿兩隻肥手向外一推，「一股攏總全交給山木，省心省事，不得罪人！」

方文玉剛要張嘴，電話鈴又響了。

這回，包善卿沒等文玉表示出來願代接電的意思，他的小胖腳緊動慢動的把自己連跑帶轉的挪過去，像個着了忙的鴨子。摘下耳機，他張開了大嘴喘了一氣。「哪裏？馮秘書，近來好？啊，啊，局長呢？我忘了，是的，局長回家給老太太作壽去了，我的記性太壞了！那……：：：：請等一等，我想想看，再給你打電，好，謝謝，再見！」掛上耳機，他彷彿接不

上氣來了。一大堆棉花似的癱在大椅子上，閉了會兒眼，他低聲的說：「記性太壞了，那天給常局長送過去的壽幛，今天就會忘了，要不得！要不得！」

「馮秘書怎麼說？」方文玉很關切的問。

「哼，學生已經出來了；馮子才跟我要主意。」包善卿勉強着笑了笑。「我剛纔說什麼來着？咱們還沒教他們派人來呢，他們已經和我要主意；要是咱們先張了嘴，公安局還不搬到我這兒來辦公？跟我要主意，他們是幹什麼的？」

「可是學生已經出來了！」方文玉一樣的思想不出辦法，可是因為有嗜好，所以膽子更小一點。「您想怎樣回覆馮子才呢？」

「他當然會給常局長打電報要主意；我不掙那份錢，管不着那段事。」包善卿看着桌上的案頭日曆。

「您這兒沒人保護，可不行呀！」方文玉又善意的警告。

「那，我有主意，」包善卿知道學生已經出來，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全設法了。「文玉，

你給張七打個電，教他馬上送五十打手來，都帶傢伙，每人一天八毛，到委員會領錢，他們比巡警可靠！」

方文玉放了點心，馬上給張七打了電話。包善卿也似乎無可罣慮的了，躺在沙發上閉了眼。方文玉看着善老，不願再思索什麼，可是總惦記着馮秘書。善老真穩，怎麼不給馮回電呢？包善卿早把馮子才忘了，他早知道馮子才若是看事不妙，必會偷偷的跑掉，用不着替他擔憂，他心中正一一的數點家裏的人，自要包家的人都平安，別的都沒大關係。他忽然睜開眼，坐起來，按電鈴。一邊按一邊叫：「陳升！陳升！」

陳升輕快的跑進來。

「陳升，大小姐回來沒有？」他探着脖，想看桌上的日曆：「今天不是禮拜天嗎？」

「是禮拜，大小姐沒回家。」陳升一邊回答，一邊倒茶。

「給學校打電，叫她回來快！」包善卿十分着急的說。「等等再倒茶，先打電！」對於兒女，他最愛的是大小姐，最不放心的也是大小姐。她是大太太生的，又是個姑娘，所以他

對於她特別的慈愛，慈愛之中還有些尊重的意思。姨太太們生的小孩自然更得寵愛，可是止於寵愛；在大姑娘身上，只有在她身上，他彷彿找到了替包家維持家庭間的純潔與道德的負責人。她是「女兒」，她非得純美的像一朵水仙花不可。這朵水仙花供給全家一些人一些清香，使全家人覺得他們有個鮮花似的千金小姐，而不至於太放肆與胡鬧了。大小姐要是男女混雜的也到街上去打旗賭，包家的鮮花就算落在泥中了，因為一旦和男學生們接觸，女孩子是無法保持住純潔的。

「老爺，學校電話斷了！」陳升似乎還不肯放手耳機，回頭說完這句，又把耳機放在耳旁。

「打發小王去接！緊自摸着耳機幹什麼呀？」包善卿的眼瞪得極大，短鬍子都立起來。

陳升跑出去，門外汽車嘟嘟起來。緊跟着，他又跑回來：「老爺，張七帶着人來了。」

「叫他進來！」包善卿的手微微顫起來，「張七」兩個字似乎與禍亂與廝殺有同

一的意思，禍亂來在自己的門前，他開始害怕；雖然他明知道張七是來保護他的。

張七沒敢往屋中走，立在門口外。一包大人對不起您，我纔帶來三十五個人；今天大家都忙，因為鬧學生，各處用人，我把這三十五個放在您這兒，馬上再去找，誤不了事，掌燈以前，必能湊齊五十名。」

「好吧，張七。」包善卿開開屋門，看了張七一眼：「他們都帶着傢伙，哪好趕快去再找幾名來，錢由委員會領，你的我另有份兒賞。」

「您就別再賞啦，常花您的那麼，我走了，您沒別的吩咐了？」張七要往外走。

「等等，張七，汽車接大小姐去了，等汽車回來你再走，先去看看那些人，東口西口和門口分開了，站別都紮在一堆兒。」

張七出去檢閱，包善卿回頭看了看方文玉，「文玉，你看怎樣？不要緊吧？」關上屋門，他背着手慢慢的來回走。

「沒準兒了。」方文玉也立起來，臉上更灰暗了些。「毛病是在公安局，局長沒在這

兒馮子才大概『』

「大概早跑了」包善卿接過去。「空城計，非亂不可，非亂不可，這玩藝，這玩藝，咱們始終不知爲首的是誰，有什麼辦法呢？」

電話方文玉沒等請示，抓下耳機來。「誰？小王……等等」偏着點頭：「善老，車夫小王在街上借的電話。學生都出去了，大小姐大概也隨着走了，街上很亂，打上了」

「叫小王趕緊回來」

「你趕緊回來」方文玉很兇狠的掛上耳機，心中很亂，想燒口煙喫。

「陳升」包善卿向窗外喊：「叫張七來」

這回，張七進了屋中，很規矩的立着。

「張七，五十塊的賞，去把大小姐給找來！你知道她的學校？」

「知道，可是包大人，成千成萬的學生哪兒去找呢？我一個人，再添上倆，找到小姐也沒法硬拉出來呀！」

「你去就是了，見機而作，找了來，我另給你十塊。」方文玉看着善老，交派張七。

「好吧，我去碰碰。」張七不大樂觀的走出去。

「小王回來了，老爺。」陳升進來報告。

「那什麼，陳升，把帽子給我。」包善卿楞了會兒，轉向方文玉：「文玉，你別走，我出去看看，一個女孩子人家，不能——」

「善老。」方文玉抓住了善老的手，很涼。「您怎麼出去呢？讓我去好了。認識我的少一點，您的像片——」

二人同時把眼轉到桌上的報紙上。

「文玉，你也不能出去。」包善卿腿一軟，坐下了。「找山木想辦法行不行？這不能算件小事吧？我的女兒，他要是派兩名他的親兵，準能找回來。」

「萬一他不管，可不大得勁兒。」方文玉低聲的說。

「聽。」包善卿直起身來。

包宅離街不十分遠，平常能聽得見汽車的喇叭聲。現在，像夏日大雨由遠而近的那樣來了一片繼續不斷的，混亂而低切的吵嚷，分析不出是什麼聲音，只是那麼流動的，越來越近的一片。一種可怕的，像捲着什麼血肉的一團火，或一股怒潮，向前滾進。

方文玉的臉由灰白而慘綠，猛的張開口，嚥了一口氣。「善老，咱們得逃吧？」

包善卿的嘴動了動，沒說出什麼來，臉完全紫了。怒氣與懼怕往兩下處扯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學生！學生！一羣毛孩子！」他心裏說：「你們懂得什麼！懂得什麼！包善卿的政治生活非生生讓你們吵散不可！包善卿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混賬，一羣混賬！」

張七拉開屋門，沒顧得摘帽子：「大人，他們到了！我去找大小姐，恰好和他們走碰了頭！」

「西口把戲沒有？」包善卿好容易說出話來。

「他們不上這兒來，上教場去集合。」

「自要進來，開鎗，我告訴你！」包善卿聽到學生們不進胡同，強硬了些。

「聽」張七把屋門推開。

「打倒賣國賊」千百個嗓子同時喊出。

包善卿的大眼向四下裏找了找，好似「賣國賊」三個字像個風箏似的從空中落了下來。他沒找到什麼，可是從空中又降下一聲：「打倒賣國賊！」他看了看方文玉，看了看張七，勉強的要笑笑，沒笑出來。「七」「張」字沒能說利落：「大小姐呢？我教你去找大小姐！」

「這一隊正是大小姐學校裏的，後面還有一大羣男學生。」

「看見她了？」

「第一個打旗的就是大小姐！」

「打倒賣國賊！」又從空中傳來一聲。

在這一聲裏，包善卿彷彿清清楚楚的聽見了自己女兒的聲音。

「好好！」他的手與嘴唇一勁兒顫。「無父無君，男盜女娼的一羣東西！我會跟你算

賬，甭忙，大小姐別人家的孩子我管不了，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爸爸是賣國賊，好！

「善老善老」方文玉的癡已上來，強掙扎着勸慰：「不必生這麼大的氣，大小姐年輕，一時糊塗，不能是真心反抗您，絕對不能！」

「你不知道！」包善卿頓得更厲害了。「她要是想要錢，要衣裳，要車，都可以呀，跟我明說好了；何必滿街去嚷呢！瘋了？賣國賊，爸爸是賣國賊，好聽？混賬，不要臉！」

電話沒人去接。方文玉已經癡得不愛動，包善卿氣得起不來。

張七等鈴響了半天，搭訕着過去摘下耳機。「……等等。大人，公安局馮秘書。」

「掛上，沒辦法。」包善卿躺在沙發上。

「陳升陳升」方文玉低聲的叫。

陳升就在院裏呢，趕快進來。

方文玉向裏院那邊指了指，然後撇起嘴唇，像叫貓似的輕輕響了幾下。

陳升和張七一同退出去。

## 新韓穆烈德

有一次他稍微喝多了點酒，田烈德一半自嘲一半自負的對個朋友說：「我就是莎士比亞的韓穆烈德；同名不同姓，彷彿是。」

「也常見鬼？」那個朋友笑着問。

「還不止一個呢！不過，田烈德想了想，「不過，都不白衣紅眼的出來巡夜。」

「新韓穆烈德！」那個朋友隨便的一說。

這可就成了他的外號，一個聽到而使他微微點頭的外號。

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他非常的自負，非常的嚴重，事事要個完整的計劃，時時在那兒考慮。越愛考慮他越覺得凡事都該有個辦法，而任何辦法——在細細想過之後——都

不適合他的理想。因此，他很願意聽聽別人的意見，可是別人的意見又是那麼欠高明，聽過了不但沒有益處，而且使他迷亂，使他得順着自己的思路從頭兒再想過一番，纔能見着可捉摸的景象，好像在暗室裏洗像片那樣。

所以他覺得自己非常的可愛，也很可憐。他常常對着鏡子看自己，長瘦的臉，腦門很長很白。眼睛帶着點倦意。嘴大脣薄，能併成一條長線。稀稀的黑長髮往後攏着。他覺得自己的相貌入格，不是普通的俊美。

有了這個肯定的認識，所以洋服穿得很講究，在意。凡是屬於他的都值得在心，這樣纔能使內外一致，保持住自己的優越與莊嚴。

可是看看臉，看看衣服，並不能完全使他心中平靜。面貌服裝即使是沒什麼可指摘的了，他的思想可是時時混亂，並不永遠像衣服那樣能整理得齊齊楚楚。這個，使他常想到自己像個極雅美的磁盆，盛着清水，可是只養着一些浮萍與幾團絨似的綠苔！自負有自知之明，這點點缺欠正足以使他越發自憐。

## 二

寒假前的考試剛完，他很累得慌，自己覺得像已放散了一天的香味的花，應當斂上了瓣休息會兒。他躺在了牀上。

他本想出去看電影，可是躺在了牀上。多數的電影片是那麼無聊，他知道；但是有時候他想去看看完，他覺得看電影的好處只是爲證明自己的批評能力，幾乎沒有一片能使他滿意的。他不明白爲什麼一般人那樣愛看電影。及至自己也想去看看的時候，雖然自信自己的批評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可是究竟覺得有點不大是味兒，這使他非常的苦惱。「後悔」破壞了「享受」。

這次他決定不去。有許多的理由使他這樣下了決心。其中的一個是父親沒有給他寄了錢來。他不願承認這是個最重要的理由，可是他無法不去思索這點事兒。

二年沒有回家了。前二年不願回家的理由還可以適用於現在，可是今年父親沒有

給寄來錢。這個小小的問題強迫着他去思索，彷彿一切的事都需要他的考慮，連幾塊錢也在內！

回家不回呢？

### 三

點上支香煙，順着浮動的煙圈他看見些圖畫。

父親，一個從四十到六十幾乎沒有什麼變動的商人，老是圓頭圓臉的，頭剃得很光，不愛多說話，整個兒圓木頭墩子似的！

田烈德不大喜歡這個老頭子。絕對不是封建思想在他心中作祟，他以為；可是，可是，什麼呢？什麼使他不大愛父親呢？客觀的看去，父親應當和平常一件東西似的，無所謂可愛與不可愛。那麼，為什麼不愛父親呢？原因似乎有很多，可是不能都標上「客觀的」一簽兒。

是的，想到父親就沒法不想到錢，沒法不想到父親的買賣。他想起來：興隆南號，興隆北號，兩個果店；北市有個棧房；家中有五間冰窖。他也看見家裏，頂難堪的家裏，一家大小終年在那兒剝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於山查，都得剝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婦，一天到晚不識閒，老剝老煮。趕到預備年貨的時節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紅果，山查糕，溫下，玫瑰棗，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紅得和胡蘿卜一樣。到處是糊糖味，酸甜之中帶着點像燙糊了的牛乳味，使人惡心。

爲什麼老頭子不找幾個夥計作這些，而必定拿一家子人的苦力呢？田烈德痛快了些，因爲得到父親一個罪案——一定不是專爲父親賣果子而小看父親。

更討厭的是收蒜苗的時候：五月節後，蒜苗臭了街，老頭子一收就上萬斤，另爲牠們開了一座窖。天上地下全是蒜苗，全世界是辣蒿蒿的蒜味。一家大小都得動手，大摺兒改小摺兒，老的爛的都得往外剔，然後從新編籬兒。剔出來的搬到廚房，早頓接着晚頓，老喫炒蒜苗，能繼續的喫一個星期，和豬一樣。

五月收好，十二月開窖，蒜苗還是那麼綠，拿出去當鮮貨賣。錢確是能賺不少，可是一家子人都成了豬。不能再體面一些賺錢呢？

#### 四

把煙頭扔掉，他不願再想這個。可是，像夏日天上的浮雲，自自然然的會集聚到一處，成些圖畫，他彷彿無法阻止住心中的活動。他剛放下家庭與蒜苗，北市的棧房又浮現在眼前。在北市的西頭，兩扇大黑門，閤的下半截老掛着些馬糞。門道非常的髒，車馬出入使地上的土鬆得能陷腳；時常由蹄印作成個小湖，蓄着一汪草黃色的馬尿。院裏堆滿了荊簍、蓆筐與蔴袋，騾馬小驢低頭嗅着草料。馬糞與果子的香氣調成一種沈重的味道，掛在鼻上不容易消失。帶着氣癆瘵的北山客，精明而話多的西山客，都拐着點腿出來進去，說話的聲音很高，特別在驢叫的時候。驢叫人喚，車馬出入，棧裏永遠充滿了聲音；在上市的時候，棧裏與市上的喧嘩就打成一片。

每一張圖畫都含着過去的甜蜜，可是田烈德不想只惆悵的感嘆，他要給這些景象加以解釋。他想起來，客人住棧，驢馬的草料，和用一領破蓆遮蓋果筐，都須出錢。果客們必須付這些錢，而父親的貨是直接卸到家裏的窖中；他的棧房是一筆生意，他自己的貨又無須下棧，無怪他能以多為勝的賤賣一些，而把別家果店擠得走投無路。

父親的貨不從果客手中買，他直接的包山。田烈德記得和父親去看山園。總是在果木開花的時節吧，他們上山。遠遠的就看見滿山腰都是花，像青山上橫着條繡帶。花林中什麼聲音也沒有，除了蜜蜂飛動的輕響。小風吹過來，一陣陣清香像花海的香浪。最好看的是走到小山頂上，看到後面更高的山。兩山之間無疑的有幾片果園，分散在綠田之間。低處綠田，高處白花，更高處黃綠的春峯，倚着深藍的晴天。山溪中的短藻與小魚，與溪邊的白羊，更覺可愛，他還記得小山羊那種嬌細可憐的啼聲。

可是父親似乎沒覺到這花與色的世界有什麼美好。他嘴中自言自語的老在計算，而後到處與園主們死命的爭競。他們住在山上等着花謝，處處落花，舞亂了春山。父親在

這時節，必強迫着園主承認春風太強，果子必定受傷，必定招蟲。有這個借口，纔講定價錢；價錢講好，園主還得答應種種罰款：遲交果子，蟲傷，雹傷，水銹，都得罰款。四六成交賬，園主答應了一切條件，父親纔交四成賬。這個定錢是莊家們半年的過活，沒牠就沒法活到果子成熟的時期。爲顧眼前，他們什麼條件也得答應；明知道條件的嚴苛使他們將永成爲父親的奴隸。交貨時的六成賬，有種種罰項在那兒等着，他們永不能照數得到；他們沒法不預支第二年的定銀……

父親收了貨，等行市；年底下「看起」是無可疑的，他自己有窖。他是乾鮮果行中的  
一霸！

## 五

這便有了更大的意義；田烈德不是純任感情而反對父親的；也不是看不起果商，而是爲正義應當，應當，反對父親。他覺得應當到山園去宣傳合作的方法，應當到棧房講演

種種「用錢」的非法，應當煽動鋪中夥計們要求增高報酬而減輕勞作，應當到家裏宣傳剝花生與打山查酪都須索要工錢。

可是，他二年沒回家了。他不敢回家。他知道家裏的人對於那種操作不但不抱怨，而且覺得足以自傲；他們已經三輩子是這樣各盡所能的大家爲大家效勞。他們不會了解他。假若他一聲不出呢，他就得一天到晚聞着那種酸甜而膩人的味道，還得遠遠的躲着大家，怕濺一身山查湯兒。他們必定會在工作的時候彼此低聲的講論「先生」；他是在自己家中的生人！

他也不敢到鋪中去。那些老夥計們管他叫「師弟」，他不能受。他有很重要的，高深的道理對他們講；可是一聲「師弟」便結束了一切。

到棧房，到山上似乎就更難了。

啊！他把手放在腦後，微微一笑，想明白了。這些都是感情用事，即使他實地的解放了一兩家山上的莊家戶，解放了幾個小夥計與他自己的家人，有什麼用他所追求的是

個更大的理想，不是馬上直接與張三或李四發生關係的小事而是一種從新調整全個文化的企圖。他不僅是反對父親，而且反抗着全世界。用全力捉兔，正是獅的愚蠢，他用不着馬上去執行什麼。就是真打算從家中作起——先不管這是多麼可笑——他也得另有辦法，不能就這麼直入公堂的去招他們笑他。

暫時還是不回家的好。他從牀上起來，坐在牀沿上，輕輕提了提褲襠。褲袋裏還有十幾塊錢，將夠回家的路費。沒敢去摸。不回家關在屋中，讀一寒假的書。從此永不回家，拒絕承襲父親的財產，不看電影……專心的讀書。這些本來都是不足一提的事，但是爲表示堅決，不能不這麼想一下。放棄這一切腐臭的，自己是由清新塘水出來的一朵白蓮。是的，自己至少應成個文學家，像高爾基那樣給世界一個新的聲音與希望。

## 六

看了看窗外，從玻璃的上部看見一小片灰色的天，灰冷靜寂，正像臘月天氣。不由的

又想起家來，心中像由天大的理想縮到個針尖上來。他搖了搖頭，理想大概永遠與實際生活不能一致，沒有一個哲人能把他的入生哲理與日常生活完全聯結到一處，像鴛鴦身上各色的羽毛配合得那麼自然勻美。

別的先不說，第一他怕自己因用腦過度而生了病。想像着自己病倒在牀上，連碗熱水都喝不到，他怕起來。摸摸自己的臉，不胖；自己不是個粗壯的人。一個用腦子的不能與一個用笨力氣的相提並論，大概在這點上人類永遠不會完全平等。他想，他不能為全人類費着心思，而同時還要受最大的勞力，不能這不公平！

立起來，走在窗前向外看。灰冷的低雲要滴下水來。可是空中又沒有一片雪花。天色使人猶疑苦悶；他幾乎要喊出來：「爽性來一場大雪，或一陣狂風！」

同學們歡呼着，往外搬行李，毛絨圍脖的杪兒前後左右的擺動，像撒歡時的狗尾巴：「過年見了，張！」過年見了，李！」大家喊着，連工友們也分外的歡喜，追着賞錢。

「這羣沒腦子的東西！」他要說而沒說出來，呆呆的立着。他想同學們走淨，他一定

會病倒的；無心中摸了摸袋中的錢——不夠買換一點舒適與享樂的。他似乎立在了針尖上，不能轉身；回家彷彿是唯一平安的路子。

他慢慢的披上大衣，把短美的絲圍脖細心的圍好，尖端壓在大衣裏；他不能像撒歡兒的狗。還要拿點別的東西，想了想，沒去動。知道一定是回家麼？也許在街上轉轉就回來的；他選擇了一本書，掀開，放在桌上；假如轉轉就回來的話，一定便開始讀那本書。

走到車站，離開車還有一點多鐘呢。車站使他決定暫且作爲要回家吧。這個暫時的決定，使他想起回家該有的預備：至少該給妹妹們買點東西。這不是人情，只是隨俗的一點小小舉動。可是錢將夠買二等票的，設若勻出一部分買禮物，他就得將就着三等了。三等車是可愛的，偶爾坐一次總有些普羅神味。可是一個人不應該作無益的冒險，三等車的髒亂不但有實際上的危險，而且還能把他心中存着的那點對三等票階級的善意給剷除了去。從哪一方面看，這也不是完美的辦法。至於買禮物一層，他會到了家，有了錢，再補送的；即使不送，也無傷於什麼；俗禮不應該仗着田烈德去維持的。

都想通了，他買了二等票。在車上買了兩份大報；雖然賣報的強塞給他一全份小報，他到底不肯接收。大報，即使不看，也顯着莊嚴。

## 七

到了自家門口，他幾乎不敢去拍門。那兩扇黑大門顯着特別的醜惡可怕。門樞上紅油的「田寓」比昔日彷彿更紅着許多，他忽然想起佛龕前的大燭，爆竹皮子，壓歲錢包兒……都是紅的。不由的把手按在門環上。

沒想到開門來的是母親。母親沒穿着那個滿了糖汁與紅點子的圍裙。她的頭髮幾乎全白了，臉上很乾很黃，眉間帶着憂鬱。田烈德一眼看明白這些，不由的叫出聲「媽」來。

「喲，回來啦？」她那不很明亮的眼看着兒子的臉，要笑，可是被淚截了回去。隨着媽媽往裏走，他不知想什麼好，只覺得身旁有個慈愛而使人無所措手足的母

親一拐過影壁來，二門上露着個很俊的臉：「喲，哥哥來了！」那個臉不見了，往裏院跑了去。緊跟着各屋的門都響了，全家的人都跑了出來。妹妹們把他圍上台階，是嬉母與小孩們，祖母的臉在西屋的玻璃裏。妹妹們都顯着出息了，大家的純潔黑亮的眼都看着哥哥，親愛而稍帶着小姑娘們的羞澀，誰也不肯說什麼，嘴微笑的張着點。

祖母的嘴隔着玻璃緩緩的動。母親趕過去，高聲一字一字的報告：「烈德烈德來了！大孫子回來了！」母親回頭招呼兒子：「先看看祖母來！」烈德像西醫似的走進西屋去，全家都隨過來。沒看出祖母有什麼改變，除了搖頭瘋更厲害了些，口中連一個牙也沒有

了。

和祖母說了幾句話，他的舌頭像是活動開了。隨着大家的話，他回答，他發問，他幾乎不曉得都說了些什麼。大妹妹給他拿過來支蝙蝠牌的煙捲，他也沒拒絕，辣辣的燒着嘴唇。祖母，母親，妹妹們，始終不肯把眼挪開，大家看他的長臉，大嘴，洋服，都覺得可愛；他也覺得自己可愛。

他後悔沒給妹妹們帶來禮物。既然到了家，就得遷就着和大家敷衍，可是也應當敷衍得到家；沒帶禮物來使這齣大團圓缺着一塊。後悔是太遲了，他的回來或者已經是賞了她們臉，禮物是多餘的。這麼一想，他心中平靜了些，可是平靜得不十分完全，像曉風殘月似的雖然清幽而欠着完美。

八

奇怪的是爲什麼大家都不工作呢？他到堂屋去看了看，只在大案底下放着一盆山查酪，一盆。難道年貨已經早趕出來，拿到了鋪中去？再看妹妹們的衣裳，並不像趕完年貨而預備過年的光景，二妹的藍布褂大襟上補着一大塊補釘。

「怎麼今年不趕年貨？」他不由的問出來。

大妹妹搭拉着眼皮，學着大人的模樣說：「去年年底，我們還預備了不少，都剩下了。白海棠果五盆，擺到了過年二月，全起了白沫，現今不比從前了，錢緊！」

田烈德看着二妹襟上的補釘，聽着大妹的摹仿成人，覺得很難堪。特別是大妹的態度與語調，使他身上發冷。他覺得婦女們不作工便更討厭。

最沒辦法的是得陪着祖母喫飯。母親給他很下心的作了兩三樣他愛喫的菜，可是「樣就那麼一小碟；沒想到母親會這麼吝嗇。

「跟祖母喫吧，」母親很抱歉似的說，「我們喫我們的。」

他不知怎樣纔好。祖母的沒有牙的嘴，把東西扁一扁而後整吞下去，像隻老鴨似的！祖母的不住的搖頭，鐵皮了的皮膚老像糊着一層水鏽！他不曉得怎能喫完這頓飯而不都吐出來！他想跑出去嚷一大頓，喊出家庭的毀壞是到自由之路的初步！

可是到底他陪着祖母喫了飯。飯後，祖母躺下休息；母親把他叫在一旁。由她的眼神，他看出來還得殉一次難。他反倒笑了。

「你也歇一會兒，」母親親熱而又有點怕兒子的樣兒，「回頭你先看看爸去，別等他晚上回來，又發脾氣；你好容易回來這麼一趟……」母親的言語似乎不大夠表現心

意的。

「唉，」爲敷衍母親，他答應了這麼一聲。

母親放了點心。「你看，烈德，這二年他可改了脾氣！我不願告訴你這些，你剛回來；可是我一肚子委屈真……」她提起衣襟擦了擦眼角。「他近來常喝酒，喝了就鬧脾氣。就是不喝酒，他也嘴不識閒，老叨嘮，連軸在被窩裏還跟自己叨嘮，彷彿中了病；你知道原先他是多麼不愛說話。」

「現在，他在南號還是在北號呢？」他明知去見父親又是一個劫難，可是很願意先結束了目前這一場。

「還南號北號呢！」母親又要往上提衣襟。「南號早倒出去了，要不怎麼他鬧脾氣呢。南號倒出不久，北市的棧房也出了手。」

「也出了手，」烈德隨口重了一句。

「這年月不講究山貨了，都是論箱的來洋貨。棧房不大見得着人，那麼個大棧呀，纔

賣了一千五，跟白捨一樣」

## 九

進了興隆北號，大師哥秀權沒認出他來，很客氣的問，「先生看點什麼？」雙手不住的搓着。田烈德摘了帽子，秀權師哥又看了一眼，「師弟呀你可真夠高的了；我猛住了，不敢認，真不敢認！坐下！老人家出去了；來，先喝碗茶。」

田烈德坐在果筐旁的一把老榆木擦漆的椅子上，非常的不舒服。

「這一向好吧？」秀權師哥想不起別的話來，「外邊的年成還好吧？」他已五十多歲，還沒留鬚，紅臉大眼睛，看着也就是四十剛出頭的樣子。

「他們呢？」烈德問。

「誰啊，夥計們哪別提了——」秀權師哥把「了」字拉得很長，「現在就剩下我和秀山，還帶着個小徒弟。秀山上南城勻點南貨去了，眼看就過年，好歹總得上點貨，看

看。」他指着貨物，「哪有東西賣呀！」

烈德看了看，磁缸的紅木蓋上只擺着些不出眼的梨和蘋果；乾果篋籠裏一些栗子  
和花生；靠窗有一小盆蜜餞海棠，盆兒小得可憐。空着的地方滿是些罐頭筒子，藕粉匣子，  
與永遠賣不出去的糖精酒糖攪水的葡萄酒，都裝璜得花花綠綠的，可是看着就知道專  
爲佔個地方。他不願再看這些——要關市的鋪子都拿這些糊花紙的瓶兒罐兒裝門面。

「他們都上哪兒去了？」

「誰知道！各自奔前程吧！」秀權師哥搖着頭，身子靠着篋籠。「不用提了，師弟，我自  
幼幹這一行，今年五十二了，沒看見過這種事！前年年底，門市還算作得不離，可是一擡賬  
啊，虧着本兒呢。毛病是在行市上。咱們包山，錢貨兩清；等到年底往回叫本的時候，行市一  
勁往下掉。東洋橘子，高麗蘋果，把咱們頂得出不來氣。花生花生也掉盤，咱們也是早收下  
的。山查核桃什麼的倒有價兒，可是糖貴呀！你看。」他掀起藍布簾向對過的一個小鋪指  
着：「看，蜜餞的東西咱們現今賣不過他；他什麼都用糖精；咱們呢，山查看賺，可賠在糖上。」

這年月，人們過年買點果子和蜜餞當擺設，買點兒是個意思，不管好壞，價兒便宜就行。咱們的貨地道，地道有什麼用呢！人家賤，咱們也得賤，把貨鏟出去呢，混個熱鬧；賣不出去呢，更不用說，連根兒爛！」他嘆了口氣，又給烈德滿滿的倒了一碗茶，好像拿茶出氣似的。

「經濟的侵略與民間購買力的衰落！」烈德看得很明白，低聲對自己說。

秀權忙着想自己的話，沒聽明白師弟說的是什麼，也沒想問；他接着訴苦：「老人家想裁人。我們可就說了，再看一節吧。這年月，哪櫃上也不活動，裁下去都上哪兒去呢？到了五月節，賠的更多了，本來春天就永遠沒什麼買賣，老人家把兩號的夥計叫到一處，他說得慘極了：你們都沒過錯，都幫過我的忙。可是我實在無了法。大家抓鬮吧，誰抓着誰走。大家的淚都在眼圈裏頂義氣的是秀明，師弟你還記得秀明？他說了話：兩櫃上的大師哥，秀權，秀山不必抓。所以你看我倆現在還在這兒。我倆明知道這不公平，可是腆着臉沒去抓。四五十歲的人了，不同年輕力壯，叫我們上哪兒找事去呢？」共裁了三次，現在就剩下我和秀山。老人家也不敢上山了，行市賠不起，興隆改成零買零賣了。山上的人連三併四的

下來央求，老人家連見他們也不敢！南號出了手，棧房也賣了。我們還指望着蒜苗，哼，也完了！熱洞子的王瓜，原先賣一塊錢兩條，現在滿街吆喝一塊錢八條；茄子、東瓜、香椿，原先都是進貢的東西，現在全下了市，全不貴。有這些鮮貨，誰喫辣蒿蒿的蒜苗呢？我們就這麼一天天的耗着，三個老頭子一天到晚對着這些筐子發楞。你記得原先大年三十那個光景？買主兒擠破了門；銅子毛錢撒滿了地，沒工夫往櫃裏扔。看看現在，今到幾兒啦，臘月廿六了，你坐了這大半天，可進來一個買主？好容易盼進一位來，不是嫌貴就是嫌貨不好，空着手出去，還瞪我們兩眼，沒作過這樣的買賣！秀權師哥拿起抹布拚命的擦那些磁缸，似乎表示他仍在努力；雖然努力是白饒，但求無愧於心。

## 十

秀權的後半截話並沒都進到烈德的耳中去，一半因他已經聽膩，一半因他正在思索。事實是很可怕，家裏那羣，當夥計的那羣，山上種果子的那羣，都走到了路盡頭！

可怕可是他所要解放的已用不着他來費事了，他們和她們已經不在牢獄中了；他們和她們是已由牢獄中走向地獄去，鬼是會造反的。非走到無路可走，他們不能明白，歷史時在那兒犧牲人命，歷史的新光明來自地獄。

他不必鼻一把淚一把的替他們傷心，用不着，也沒用。這種現象不過是消極的一個例證，證明不應當存在的硬得死亡，不用別人動手，自己就會敗壞，像擱陳了的橘子。他用不着着急，更用不着替他們出力；他的眼光已繞到他們的命運之後，用不着動什麼感情。

正在這麼想着，父親進來了。

「喲，你！」父親可不像樣子了：臉因削瘦，已經不那麼圓了。兩腮下搭拉着些鬆皮，臉好像接出一塊來。嘴上留了鬍子，慘白，尖上發黃，向脣裏捲捲着。腦門上許多皺紋，眼皮下有些黑銹，腰也彎了些。

烈德吓了一跳，猛的立起來。心中忽然空起來，像電影片猛孤竹斷了，臺上現出一塊空白來。

十一

父親摘了小帽，腦門上有一道白印。看了烈德一會兒：「你來了好好！」

父親確是變了，母親的話不錯；父親原先不這麼叨嘮。父親坐下，哈了一聲，手按在膝上。又懶懶的擡起頭看了烈德一眼：「你是大學的學生，總該有辦法！我沒了辦法。我今兒走了半天，想周轉倆現錢，再幹一下子。弄點錢來，我也怎麼缺德怎辦，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裏紅湯，怎麼賤怎賣，可是連坑帶騙，給小分量，用報紙打包。哼，我轉了一早上，這不是！」他拍了拍胸口，「懷裏揣着房契，想弄個千兒八百的。哼！我明白了，再有一份兒房契，再走上兩天，我也弄不出錢來！你有學問，必定有主意；我沒有。我老了，等着一領破蓆把我捲出城去，不想別的。可是，這個買賣，三輩子了，送在我手裏，對得起誰呢！兩三年的工夫會賠空了，誰信呢？你叔叔們都去掙工錢了，那哪夠養家的，還得仗着買賣，買賣可就是這個樣！」他嘴裏還咕弄着，可是沒出聲。然後轉向秀權去：「秀山還沒回來？不一定能

勻得來！這年景，誰肯幫誰的忙呢！錢借不到，貨勻不來，也好，省事哈哈！」他乾笑起來，緊跟着咳嗽了一陣，一邊咳嗽還一邊有聲無字的叨嘮。

## 十二

敷衍了父親幾句，烈德溜了出來。

他可以原諒父親不給他寄錢了，可以原諒父親是個果販子，可以原諒父親的瞎叨嘮，但是不能原諒父親的那句話：「你是大學的學生，總該有辦法。」這句話刺着他的心。他明白了家中的一切，他早就有極完密高明的主意，可是他的主意與眼前的光景聯不到一處，好像變戲法的一手耍着一個磁碟，不能碰到一處；碰上就全碎了。

他看出來，他決定不能順着感情而拋棄自己的理想。雖然自己往往因感情而改變了心思，可是那究竟是個弱點；在感情的霧障裏見不着真理。真理使剛纔所見所聞的成爲必不可免的，如同冬天的雨點變成雪花。他不必爲雪花們抱怨天冷。他不用可憐他們，

也不用對他們說明什麼。

是的，他現在所要的似乎只是個有實用的辦法——怎樣馬上把自己的腳從泥中拔出來，拔得乾乾淨淨的。喪失了自己是最愚蠢的事，因為自己是最真理的保護人。逃，逃，逃！

逃到哪裏去呢？怎樣逃呢？自己手裏沒有錢！他恨這個世界，為什麼自己不生在一個供養得起他這樣的人的世界呢？

想起在本雜誌上看見過的一張名畫的複印：一溪清水，浮着個少年美女，下半身在水中，衣襟披浮在水上，長髮像些金色的水藻隨着微波上下，美潔的白腦門向上仰着些，好似希望着點什麼；胸上袒露着些，雪白的堆着些各色的鮮花。他不知道為什麼想起這張圖畫，也不願細想其中的故事。只覺得那長髮與玉似的腦門可愛可憐，可是那些鮮花似乎有點畫蛇添足。這給他一種欣喜，他覺到自己是有些批評能力的。

忘了怎樣設法逃走，也忘了自己是往哪裏走呢，他微笑着看心中的這張圖畫。

忽然走到了家門口，紅色的「田寓」猛的發現在眼前，他吓了一跳！

## 哀啓

五個亡國奴佔據了金紫良先生的一所三合瓦房。金先生是有個姓名的；作過公安局的科長，和其他機關中科長科員之類的官兒；頗剩下幾個錢，置買了幾所小房；現在就指着幾個房租，過着份不算不舒服的日子。因為官面上有不少朋友，房客們要是到日子拿不上租金，別管是有意搗蛋，還是實在手裏太緊，金先生會叫巡警們替他講話。在這一點上，金先生在「喫瓦片」的人們裏是很足以自豪，而被稱為人物的。

可是，五個「蝦仁」硬佔了他一所三合房。他不敢說「亡國奴」這三個字，所以每逢必須說到這個的時候，他把「××蝦仁」的上半截去掉，作成個巧妙而無危險的隱語——「蝦仁」。五個蝦仁佔了他的房之後，他很抱怨自己，爲什麼自己這樣粗心，房子空閒出來而教蝦仁們知道了呢？他覺得這幾乎全是他自己的錯兒，而蝦仁們——既是

蝦仁們——的橫行霸道似乎是分所當然的。

不過，自怨是無濟於事的。假如金先生在街上被蝦仁無緣無故的敲了一拳，或推了一交，那麼，說聲倒霉，或怨自己不小心，也就算了。白住房子可並不這樣簡單，不能就這麼輕輕的放過去，雖然一聲不出是極好的辦法。蝦仁們佔着他的房子，賣白麵，綁票兒，無所不爲。這未免太「那個」一點。倒不是金先生有意阻止蝦仁們幹這些營生，或是以爲這種營生有什麼不體面；他傷心的是既然他們經營着這些事業，爲什麼不給他房錢？他們要是沒有個營生，不拿房租也還有的可說；既是零整的發賣着白麵，又有隨時綁票的進款，怎麼對房租還一字不提呢，他以爲蝦仁們作事未免有點太過火。

他想去要房錢。當然他不便於親身去。他還是得託巡警們。這回的請託可是很柔和，與其說是請託，還不如說是商量個辦法。跟蝦仁們辦交涉，不比和中國人對付，他體諒到巡警們的難處。他根本沒希望巡警們能滿應滿許的馬到成功，只盼着有個相當的辦法，走到哪兒算哪兒，盡人事而後聽天命。假若萬幸朋友們真有個不錯的方法，要出房租彼

此平分也是好的；即使事情實在難辦，或者因為半份房錢的便宜，他們也能特別賣賣力氣。

他找了朋友們去。沒想到他們會根本拒絕，不但不願意給他辦理，彷彿連聽這種事也不喜歡聽。意在言外，他們都以為他是自討無趣似的。就是那半份房租的酬贈也沒招出半點熱心來。金先生心中未免有點不痛快。可是回到家中一想，他想過點味兒來：這不是朋友們不替他出力，而是他自己太沒見識。比方這麼說吧，他尋思着，萬一這件事傳到蝦仁們耳朵裏去，焉知他們不找上門來把他綁了走，或是一把火燒了他的房！「老金，你好不懂事！」他責備自己。再一想呢，蝦仁們佔據的房很多了，為什麼別人都一聲不出，偏老金長着三頭六臂？想到這兒，他很感激朋友們了，幸而他們多知多懂，沒給他出任何主意。真要遇上不三不四的朋友，胡說八道一陣，而被蝦仁們聽了去，那纔得喫不了兜着走呢！

不再想這所房子就完了，他下了決心。這種從容鎮靜使他想出妙法。他把其餘的幾

處房子都加高了租金。蝦仁們自住了我一所房，他細心的一打算盤，我教大家每月多拿一點；大家的損失有限，可是我既不惹蝦仁們生氣，又能不十分在錢上喫虧。對，對的！房客們要是反對，那好辦呀；我治不了蝦仁們，還治不了小蝌蚪們！他覺得這個比喻非常的聰明可喜，自己笑了半天。

有個洋車夫來見金先生。金先生想不起自己有過這樣的親友；即使真有過這樣的苦朋友，以他的身分說也不能接見，可是他又不見；在公安局混過差事，他曉得窮人中也有好漢，得罪不得。在他心中，所謂好漢就是胳膊粗，力氣大，蠻不講理。他怕這樣的人。他馬上出來接見這個洋車夫；從地位上說，他覺得自己太謙卑；從力氣上說，他以為自己是很精明。能夠用勢力壓人，和會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

一看到那個洋車夫，他後悔了。他簡直沒有看見過這麼襤褸，狼狽，洩氣的車夫。這個人有四十上下歲，不高的個兒，一張長瘦的臉，兩隻望天兒眼睛。上身穿着藍號坎兒，汗臉

有五分厚；褲子也是藍的，補着各色的破布，腿上還有兩三個窟窿。赤着脚，張了嘴的破鞋，用蔗繩兒綁着。手裏提着條和地皮同色的小毛巾，敞着懷，肋條一稜一稜的掛着些黏皮，皮上滋滿了多日的黑泥。

「幹嗎？」金先生堵上鼻子，心裏有一萬個不高興。

「先生！」洋車夫的眼向上翻着，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好像那裏刺着疼似的。

「說話！我不是專爲伺候你的！」金先生雖然是真生了氣，可是聽着自己的呼叱，心中覺出自己的偉大與身份，而把氣消滅了一兩分。他想，就是他和蝦仁們對了面，他們的呼叱也不會這麼雄厚有力。

「先生在板子胡同，你不是有所房子嗎？」拉車的翻着白眼等金先生來承認這件事；唯恐把事兒弄錯了。

聽到說自己的房子，金先生的心裏有些發亂。是吉是凶，無從猜到，他只好虛爲支應一下：「是我的怎樣，不是我的又怎樣呢？」

「先生！你就救救命吧！」車夫的眼向上緊翻，翻着翻着，落下淚來；一低頭，往前一撲，跪在金先生的脚前。跪下以後，又擡起頭來，滿臉是淚，嘴動了幾動，沒能說出話來。

「到底什麼事啊？你看快起來！」金先生要拉車夫一把，看他的衣服太髒，把手又縮了回去。「有什麼話起來說，真！」

車夫不知怎好的，一邊嘟囔着「救救命吧！」一邊往起立；立起來，深深的嘆了口氣。

「先說明白了，別耍這套『惡化』！」金先生坐下了。

「先生！」車夫的眼淚又從新流下來。「我是個窮人。老婆死了好幾年了。我就帶着大利——今年八歲了——窮混。一天到晚，我去苦叟，別的都是小事，到晚上我得給大利帶回兩個白麵的饅頭來。我是爲他活着呢。他是我媽家的一條根！白天我去拉車，他就跟着三姨——我老婆的缺心眼的老妹妹——一塊兒玩。每天我收了車，他和老姨兒總在胡同口上等着我，老遠的就叫爸爸，笑得像朵花似的接過饅頭或燒餅去。」他楞了一會兒，彷彿是聽聽有沒有大利的笑聲。「昨天，我收了車，也就是有四點鐘吧！買賣不錯，所以

早收了會兒，還給大利買了包醬肉——孩子老喫不着個葷腥兒；胡同口上沒有他，也許想不到我回來這麼早，我心裏說。到了家，老姨在屋裏哭呢。問她什麼，她只管搖頭。她自幼就缺心眼兒。我出來一問街坊們，他們誰也沒親眼看見，可是都說必定是教板子胡同的人們給綁了去。我不大信。他們綁小孩是真的，我知道；可是還沒聽說綁過大利這麼窮苦的孩子。你看，大利身上除了件破褲子，沒有別的東西；綁他幹嗎？瞎了眼？我不大信。可是我不能不去找他。和巡警們一打聽，他們有看見的，一點不錯，大利教兩個鬼子給架了走。他們當巡警的看見了，可是<sup>？</sup>不敢管；他們還怪我不好好的看着孩子呢！<sup>！</sup>車夫的嘴角堆起許多白沫，眼定住，嗓子好像堵住氣，用手抓了兩把。

「我找到板子胡同去，他們要二十塊錢；沒錢，他們撕——」車夫搗上了眼，手一動兒的哆嗦。過了一會兒，把手放下來，好像忘了一切，呆呆的立着。忽然，極慘的笑了一聲，彷彿悲苦怨恨已經到了極點，只好忽然把牠們變成一笑，像頂黑的夜裏的一條白閃。「廿塊<sup>？</sup>，我好幾年了，我就沒見過一塊現洋！我去見了巡長，給他磕了三個頭；沒用！他說我頂

好是湊廿塊錢，把大利贖回來。用得着他說！我上那裏湊錢去，我賣沒的賣，當沒的當。從板子胡同回來，我就張羅錢；連老姨身上的一件小褂都剝了下來；哼，先生，一共我弄出五塊錢來；實在想不出法兒來，我去給車廠子的掌櫃磕了頭。我拉過十年他的車了，沒欠過車份兒；我跟他開口借十五塊錢；以後每天還他一角，還給他出利錢。崔掌櫃還算不錯，給了我五塊錢。雖然我還差着十塊，可是不好意思再逼他。他說得明白，那五塊錢不要利錢，教我慢慢的還。他這麼夠朋友，我怎好再爲難他呢？」說到這裏，他彷彿暫時忘了痛苦，而天真的從腰間摸出兩張五元的票子來，像小孩子獻擺新玩藝似的，一手提着一張，給金先生看。

「到底你找我來幹嗎？」金先生已經猜到車夫的來意，可是願意明白車夫怎的想到了他。他不十分熱心去想是否應當幫助眼前這個苦人，假如車夫是來告幫，而一心的要曉得他自己在這件事中有什麼樣的地位與能力——說不定也許有點危險呢！

「是這麼回事，先生，」車夫極小心的把兩張鈔票收好。「崔掌櫃見我很爲難，給我

出了個主意：他說，老馮呀，你去求求金先生吧！板子胡同的那所房是金先生的。到了那兒，老馮你就應該說：金先生，你一來是個外場人，很講義氣；二來那所房是你的，萬一他們真撕了——我丟了兒子，你餓了房，都不是好事。這是崔掌櫃教給我的話，先生。我跟先生不認識，實在沒臉來求你，可是我真沒了法子。先生自當打牌多輸了幾塊，救救命再說，崔掌櫃說得也有理：萬一餓了房，先生也喫虧不小。」車夫用小毛巾擦了擦嘴，兩眼不錯眼珠的，看着金先生。

金先生爲了難：車夫是要十元錢，不錯，這很簡單。不過，萍水相逢，白給十元錢，不大像回事兒。再說，焉知車夫不是騙子呢？騙子都會鼻一把淚一把的裝模作樣。假如車夫說的是真話，的確是怪慘的：假若他是騙局呢？金先生豈不是成了冤大腦袋。作善積德，偶一爲之，原無不可；可是不能隨便被人騙了錢去。頂好是去打聽打聽，或是車夫自己拿出真憑實據；有了充足的證據，再拿錢纔妥當。雖然自己並沒有一定拿錢的責任。但是，爲這件事，金先生不使自己出馬去打聽好，巡警們都躲乾淨，自己又不是現任的地方官，幹嗎把新

鞋往泥塘裏踐，至於跟車夫要更充足的證據，也不十分妥當；假若這回事是千真萬確，而車夫一趙八跼的上這裏來，教蝦仁們知道了纔妙呢！乾脆把車夫打發走，別教他在這兒死膩，怎能打發他呢？大概是非給錢不可不給他錢，他也許再來，早晚是非被蝦仁們知道了不拉倒。況且，車夫的話若是不假，花幾塊錢省得髒了房也的確是個便宜好，真要把票兒撕在自己的房子裏，蝦仁們有搬走的那一天，而自己的產業永遠成了凶宅，那纔窩心！自然，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又是個車夫的兒子——就是遇了害，大概也不會鬧鬼。不過，到底不好聽，房子是吃不住人血的！算了吧，給他錢，打發他走就完了。說不定，爲這個善舉，感動了上天，還許教蝦仁們早些搬開呢！

金先生心中大致的有了這麼個決定。可是還不肯馬上執行，唯恐忙中有錯，作的不妥當。他挪挪茶碗，摸摸脖子，看看車夫……彷彿是希望在這些小動作中能得到意外的靈感。

再也不想不出高明的主意來，他極慢的，先轉過身去，掏出皮夾來。皮夾裏分類的裝着

兩張鈔票，一張十元的，一張五元的；一打兒毛票，大概有七八毛錢的樣子；兩毛缺角的舊票，和幾張名片在一塊兒。他細數了一遍，更整齊的從新按類放好。然後又拿起那張十元的，看了看，放下；把那張五元的提出來。

「五塊，拿去！」金先生的動作加快了許多。「別再來！別跟人說板子胡同的房是我們的！快走！」

車夫接過票子去，不知要說什麼好，他知道五塊錢不夠，可是要先謝謝金先生，而後再央求，央求也怪不好意思了，可是兒子的命——他心中非常的亂。

金先生把車夫一切的話都攔了回去：「拿了錢就走吧！還得等我央告你嗎？」

「先生，我真——」車夫心中更亂起來，一句話也找不到了。

「快走！」

快晌午了，老馮緊緊握着三張票子，到板子胡同去。他心中這麼想：錢是沒湊夠，可是

辦法已都想盡；再去跑上一天，也未必能有什麼好處；而大利是越早出來越好。好吧，就去交款吧。綁票的事是常有的，差不多聽說過的都是要三千五千，至少也得幾百。這回，一要纔要廿塊，那麼，交上十五，再央告央告，大概也就可以把孩子領出來了。情理，希望，和愛子的心切，都使老馮覺到事情很可以就這麼了結。有了大利，以後他還能高高興興的苦奔；等大利能自己掙飯喫，自己一閉眼也就放心了。這麼一想，他心中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覺到黑暗中還有不少的光明。他承認大利被綁是件事實，這件事能解決，快快的解決，便一天雲霧散；明天再說明天的，而且大利能平安的出來，明天還是很有希望的。他不想什麼法律，正義，民族，國家等問題。這些似乎永遠沒到他心中來過。就是這件事的對與不對，他似乎也不願去想，彷彿一個外國人綁去他的兒子是除了拿錢去贖，別無辦法的。他着急，可是不生氣，巡警們沒生氣，金先生沒生氣，老馮自己也不敢生氣。他只求快快解決了這樁事，越快越好；他腳底下加了勁，張着嘴的破鞋嘆嗒嘆嗒的像一對快要乾死的大魚。

到了板子胡同，他敲了敲門。出來一個金先生所謂的蝦仁。一見是老馮，蝦仁說了聲

「媽×」老馮知道蝦仁們的中國話是以這兩個字爲中心的，一點也不以爲新奇，更說不到生氣來。他掏出那三張票子來。蝦仁的眼睛亮了些，爲表示一點感情，又說了聲「媽×」。老馮留了個心眼：非見到大利，不能交錢；萬一錢交過去，而他們變了卦呢！他很規矩的，勉強的陪笑，說明了這個意思。蝦仁似乎聽清楚，又似乎沒聽清楚，走了進去，老馮也跟進去。到了院中，從屋裏又走出一對蝦仁來，都喪膽游魂的，臉上沒有什麼血色，彷彿是活膩了的樣子。

「爸爸！」屋門中探出個圓頭來，「爸爸！」

圓頭上挨了一拳，又縮了回去，可是還叫：「爸爸帶來燒餅了嗎？他們不給我飯喫！」說完，圓頭又伸了出來，雖然又挨了一拳，可是沒有退回去；大利一下子跑出來，抱住爸的腿：「爸爸你怎麼不早來呢！我餓！」

一個蝦仁想把大利揪過去，大利照準了手給了一口：「我爸爸來了，我一點不怕你！」蝦仁搗住了手，似乎生了氣，可是沒發作。老馮趕緊叱呼大利，同時笑臉相迎的把錢

遞給了頭一個蝦仁。

蝦仁接過錢去，數了數：「媽×，媽×，五塊少！」

「老爺！」老馮一手摸着大利的頭，一手作勢，幫助加重求憐的懇切：「老爺！苦人哪！以後再孝敬吧！」

蝦仁們嘀咕了一會兒。過來兩個，拉住大利的胳膊。

「爸爸！」大利本能的覺到危險，臉上登時沒了血色。「爸爸！別教他們打死我！我從此乖乖的，再也不淘氣！」

「五塊少，死媽×！」一個蝦仁用力拉了大利一下子。

「爸爸！」

老馮跪下了：「老爺們，善心吧！就是這麼一條根啊！」

屋裏又出來一對蝦仁，用眼神鼓勵了拉着大利的那兩個一下。那兩個一蹲身，一人抄住大利一條腿。大利哆哆嗦開了，眼睛冒着一股冷火。岔了音的喊了聲：「爸爸！」剛喊出

來，老馮眼前看見了一片紅！

老馮怎樣出來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向是望着天走路，現在他深深的低着頭。他看不見路，看不見人，看不見一切；眼前只有些紅光。紅光忽然結成一片，裏面是大利的上半身，向他張着口，無聲的喊爸爸。忽然紅光散成多少片，一片紅光包着大利的腸，另一片包着大利的胃，都鮮紅的，顫抖着，在空中上下飛動。上下左右還有許多片紅光與紅星，是大利的眼，手，脚指，都顫動着，都無聲的喊叫，哭泣，像肉店的肉塊五臟都忽然瘋了似的在空中亂飛，用力的眨一眨眼，他眼前的紅光散盡，彷彿大利就在他身旁呢，他用手去拉，忽然在老遠的來了一聲「爸爸」，大利又在紅光裏從遠處飛來，眼睜得很大，到了老馮面前，那雙眼睛就那麼閉了一閉，像刀在脖子上的時候的羊眼。老馮忽然的哭起來，哭不出聲，胸中發熱，從腹下抽起，抽到腮上，乾裂着嘴。

他就這樣恍恍惚惚的來到家中。老姨身上披着兩張舊報紙在炕上坐着呢。他沒說

什麼，她也沒發問。老馮像醉了似的在屋裏由這頭摸到那頭，自言自語的：「腸子！手！大利！大利！爸給你報仇！」摸了半天，他把菜刀摸到手中，用小毛巾包好，又走了出來。

出了門，他的眼前不那麼亂了，心中好似也清楚了些。着急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他想着給大利報仇。不用再求人，不用再想辦法，不用再說好話，手中有刀，刀會解決一切。殺一個夠本，殺兩個就有了賺頭，很簡單。他挺起瘦胸，眼望着天，看得清清楚楚，天上有幾塊白雲，時來時去，掩住又放開日光。他彷彿永未曾看見過這樣爽朗的天氣，他自己心中也永沒有這樣充實痛快過。他覺到自己是條漢子，再也用不着給誰磕頭請安，刀是天下最硬棒的東西。他一點也不懷疑自己的力量不足，或下不去手殺人；他已忘了自己，自己好似只是一口正氣，刀是正氣的脣舌。

非常從容的敲了兩下門，把刀上的小毛巾解了下來。一個蝦仁來開門，剛一露頭，刀正抹在氣嗓上，血濺出老遠，一聲沒出，便歪了下去。

老馮一直走了進去，大利兩腿岔得很寬的還在地上躺着。老馮只叫了聲：「大利，爸

來了！」一驚頭，走過去。拉開屋門，四個蝦仁都在屋中坐着吸烟呢，屋中滿是烟氣，噲得老馮嗽了一聲。他們看見老馮拿着刀，並不着慌，只彼此對看了看，好像是說：「有人殺咱們來了，怎辦？」大概是當亡國奴當慣了，所以拿挨殺當作理應如此的事。老馮沒顧得選擇，照準最前面的那個就是一刀。其餘的那三個，開始要想往外跑；害怕，可是還打不起精神逃命，寧可早送一會兒命，也不肯快走一步。他們也不想抵抗，好似天生成的一種動物，專找不抵抗的去欺侮，而遇着厲害的自己也就不抵抗。有一種癩狗就是如此。

老馮殺上了火來，見人就砍，不久，血已順着手往下流。他紅了眼，聽着刀碰肉咯哧咯哧的聲響，心中分外的痛快。他沒想到殺人是這麼容易的事，更沒想到蝦仁們能這麼容易殺。他們眼睛賊似的溜着他的刀，東奔西躲。他們越這樣賊滑，他越發怒：「給你們磕頭，你們把我的孩子劈了；太爺拿來刀，你們又不鬥，我×你們十八輩的祖宗！」他一邊罵，一邊往前走，刀落在他們身上，他們閉閉眼。砍倒了兩個，帶傷跑出去兩個。老馮在砍倒的兩個身上像剝菜似的砍了一陣。兩個斷了氣，老馮的刀再也拔不出來。他的汗已把衣裳溼

透，身上滿是血點。他努着最後的力氣，走到院中。看見大利的尸身，他忽然手脚全軟了，一頭撲在地上，摟着大利的圓頭，慟哭起來；他現在有了眼淚。

哭了不知多久，他收了聲，低聲的說：「大利爸爸給你報了仇！跟爸爸走吧，小子，我的寶貝！」一面說，一面把大利的腿併起來，而後到屋中找了條被子，把孩子包起來。「大利，走吧！」抱着孩子走到門口，一眼看見倒在那裏的那個蝦仁，他把大利的頭輕輕的拉出來：「大利大利看哪！爸爸給你報了仇，真的！」說完，他忽然心中一動，蹲下身去，在那個人身上摸了摸，摸到了那三張鈔票。「大利，你有了棺材嗜！」

走到胡同口上，遇見了本段上的巡長，老馮認識他。

「劉巡長，大利！」老馮指了指被子，「撕了！」

「你快別聲張！」巡長的臉色忽然變了。「老哥兒們了，別給地面上惹事！我告訴你什麼來着？教你湊錢，你作爲沒聽見！你得了，快走吧！」巡長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爲地而上的安全，不便於再多說，「快走吧！」

「巡長，我砍死他們三個！」

「什麼？」

「殺了三個，傷了倆！」

「得，馬蜂窩是抗了！全得沒命！」

「有什麼事我都接着！巡長要說我得到案，等我把大利埋了，就來，準來！我已經夠了本，殺，剛，都隨便！」

「馮大哥馮大叔！」巡長眼中差不多要溼了，「少說一句行不行？快把孩子埋了去；別對任何人說一句走吧！」

劉巡長一夜沒睡。他不敢把這件事——足以招出屠城的事，據他看——報上去。一呈報，別的先不提，他準被撤差。可是，他不去報，而由別處走漏了消息呢，還是沒他的好處。對於老馮，他也拿不定主意，把他看管起來吧，事情就弄明了；不管他吧，萬一上邊要人呢？

至於板子胡同擱着的三口尸，更沒辦法派個夥計去探聽，危險；就那麼放着，不像話！

不過，這還都是小事，要命的是十分之十，一兩天內準得出大亂子，不屠城也差不遠！一夜他沒合上眼，時時的起來，向板子胡同那邊望望——要屠城準得先放火，必先燒金先生的那所房。一夜並沒有任何動靜，他更怕了，大概是第二天一清早必動手，他猜摸着。

第二天一早兒，他穿着便衣找了金先生去。

「金科長，」劉巡長永遠記得誰作過什麼官，即使是民國元年的官職，他總愛稱呼着官銜，討人家喜歡。「金科長，板子胡同出了事！」

「是不是撕了票？」金先生暗恨自己爲什麼偏偏要省那五元錢。「昨天一個姓馮的車夫來——」

「撕票還是小事呀，」劉巡長沒等科長說完，便把話接了過來，「金科長，那個混蛋車夫殺了三個，傷了倆！」

金先生嚥了口氣，半天沒說出話來。呆了好久，他的氣順開一點：「這小子怎麼混到

家了呢！有什麼動靜沒有呢？」

「沒有嗎！反正還小的了，這個樓子！」

「那什麼，」金先生想好了主意，可是又不願說出來，「那什麼，咱們都打聽着點吧，謝謝巡長來送這個信！」

巡長見科長也沒主意，心中更亂了，強掙扎着說：「科長可先別聲張啊！」

「那自然！一定放心吧！」金先生急於把巡長支走。

劉巡長前脚出了門，金先生後脚上了車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那所房子是他的呀！過了三天，還沒動靜，劉巡長下着一萬個小心，探了探板子胡同的消息。大門開着，半天也沒個人出來。他派了個夥計進去看了看，房子已然空了，南牆根的土有些發鬆，像是新掘過的，正房的牆上有許多血點。

他找了老馮去。老馮病倒在家裏，只告訴了巡長一句話：「巡長，咱們要是早就硬硬的，大利還死不了呢！」

